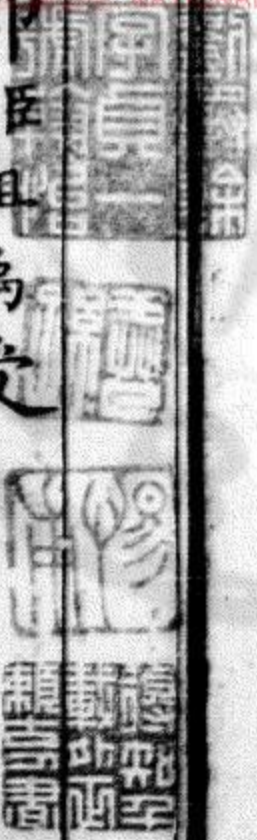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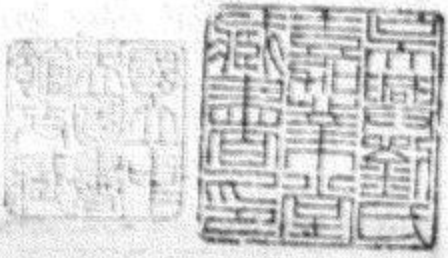


唐鑑序

承議郎著作佐郎臣祖禹受

詔與臣光修資治通鑑臣祖禹分職唐史

得以考其興廢治亂之所由昔隋氏窮兵
暴斂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
高祖以一旅之衆取關中不半歲而有天
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壞故也以
治易亂以寬易暴天下之人歸往而安息



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萬物

前王

陵傳宰相下此其所由興也及其子孫忘

前人之勤勞天厭於上人離於下宇內圯

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其治未嘗不

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

記中庸文武之顯不可揜然則今所宜監

莫近於唐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

可不監于有商

書召臣

謹采唐得失之迹

善惡之效上起高祖下終昭宣凡三百六

篇爲十二卷名曰唐鑑唐之事雖不能徧

舉而其大畧可睹矣

臣謹上

唐 歷 代 傳

高祖

楚王元曉
 魯王元爽
 鄧王元裕
 霍王元軌
 韓王元嘉
 周王元方
 黃王元昌
 衛王元吉
 太子元成
 荆王元景
 曹王元爽
 徐王元禮
 彭王元則
 道王元慶
 舒王元名
 江王元祥
 滕王元嬰
 魏王元鳳

太宗

趙王元福
 江王元慎
 越王元貞
 許王元幹
 齊王元僖
 蜀王元愔
 廣人元裕
 魏王元泰
 楚王元寬
 太子元幹
 紀王元慎
 曹王元明
 代王元簡
 則天后

高宗

睿宗

中宗

許王元節
 澤王元金
 原王元孝
 燕王元忠
 章懷太子賢
 考故皇帝弘
 瑒王元休
 燕王元福
 節太子重俊
 懿德太子重潤
 讓皇帝憲
 惠帝太子瑊
 忠文太子範
 忠宣太子業
 隋王元暹

玄宗

肅宗

汴王元曉
 涼王元瑒
 懷王元瑑
 儀王元璣
 夏王元一
 魯王元瑒
 光王元琚
 鄂王元瑑
 太子元瑛
 奉天皇帝琮
 肅宗
 靖恭太子瑒
 懷王元敏
 永王元璘
 延王元珣
 齊王元璣
 信王元瑒
 義王元瑒
 陳王元瑒
 豐王元瑒
 恒王元瑒

元 之 圖

順宗	憲宗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哀帝
永貞一	元和十五	長慶四	寶曆三	太和九 開成五	會昌六	大中十三	咸通十四	乾符六 光啓四	龍紀一 光化二	三

廣明一	文德二	大順二	天復三	景福二	天祐一	乾寧四	中和四	景福二	天祐一	乾寧四
-----	-----	-----	-----	-----	-----	-----	-----	-----	-----	-----

年我不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歷
墜厥命我不敢知曰不敢知曰有股受天命惟
年我不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歷
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惟日陳於前皆所
以進哲德而養聖功也 臣祖禹誠惶誠懼
頓首頓首 臣昔在

先朝承乏書局典司載籍實董有唐嘗於
紬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迹折以義理緝成
一書思與庶人傳言百工執藝書胤征工
諫獻之

先帝庶補萬分比 臣赴職不幸

先帝遽揚末命伏遇

皇帝陛下嗣膺

大統

睿智日躋

詳延耆儒

啓沃

聖學書說命者乃監於前代唐諸遠良傳

前代以為元龜宜莫如唐儀刑

祖宗之典則詩周頌儀式刑文四方承式

萬世永賴書大禹謨帝曰萬臣之此書雖

不足以發揮

德業廣助

聰明拳拳之忠不能自已苟有所得不敢

不告輒以狂愚塵玷

日月罪當誅死伏惟

清閒之燕少賜

省覽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

上進以

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元祐元年二月十八日奉旨即行抄書省著作佐郎鄭都對賜辨魚袋臣范祖禹上表

又上 太皇太后表

臣祖禹言臣聞觀古所以知命章往所以

察來易繫辭夫易所唐於

本朝如夏之於商商之於周也厥監不遠
著而易見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
頃在書局多歷年所書君不勤而祿無補
聖世

神宗皇帝明燭幽遠一物不遺特垂
誤恩

擢置秘省臣比及赴職不幸

先帝違豫遽棄群臣不獲一覩

清光螻蟻之志無所復伸臣嘗於職事之
餘討論唐史揆其行事緝成一書妄以私
意而發明之可以
稽參得失

監觀成敗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母臨萬國

天覆群生

酌于民言以美

聖政臣區區之忠既無及於

先帝思報之於

陛下是以冒昧自竭不敢隱默古者史為

書瞽為詩百工獻藝庶人傳語左襄十四年史為書

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思不出

職交修于上冀以塵露仰裨

崇深臣職文史敢忘斯義竊惟治亂興廢

皆起細微言之於已然不若防之於未然

慮之於未有不若視之於既有故曰前事

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史鄭世家云其唐鑑十二

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

上進以

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馬騁魚袋是范祖禹表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一

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駙都尉賜緋魚袋

臣范祖禹撰 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

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臣呂祖謙註

隋大業十三年

煬帝年號

高祖爲太原留守領晉陽

宮監時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賊起高祖子世

民

太宗

知隋必亡陰結豪傑謀舉大事懼高祖不

聽與副監裴寂謀寂因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

乃以大事告之世民因亦入白其事五月以詐

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遂起兵遣劉文靜使突

厥約連和使去聲

臣祖禹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

重也况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啓之

乎啓開導也太宗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脅

同協下高祖昵裴寂之邪昵近也質切受其宮女而

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倚依也何以示

後世矣夫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治孝聖

其氏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聲孔安國尚書傳影

虛言不尤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世人主無正

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亂昔舜典蠻夷猾夏

盖高祖以此始也或曰太宗苟不為此則高

祖或終不從而突厥將為後患將如二者權

以濟事也後王霸傳光武謂官屬曰臣竊以

為不然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不為也孟公孫丑上行一不義殺一

宗恐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為患終守臣節

可也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為歟此

而可為則亦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唐本紀書生見太宗曰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虞世南傳太宗自謂三五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也

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拔之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也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間史周紀武王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間封

比干之墓又書武成戮蜚廉惡來於海隅史秦紀蜚廉惡來

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顯善除惡如

恐不及何哉使民知嚮方示以征伐之本意也故海內莫不革心易慮荀儒效四海之內莫不革心易慮以

化順以聽上之所為去商之汙俗被周之美化如水之走下孟離婁下水之民之乾下草之從風

也語類淵君子之德風小人太宗始起兵而

戮一佞人民知所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為忠而不為佞宜其成王業之速也德儒使於

隋而戮於唐為佞者果何利哉

高祖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為盟主復書

曰復如字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成

陽秦王殪商辛於牧野殪音高祖得書曰密妄

矜大非折簡可致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

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

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

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弟早膺圖籙以軍

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

密得書甚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臣祖為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孔子譏之問晉

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當是時李密方圍洛邑高

祖乘虛席卷入關席卷猶言奄有也密進則前有太

原之敵後有東都之師是以聚兵洛口而不

能西其勢亦可見矣然則高祖何賴於密而

招之以納侮書說命中無及其自欲為盟主

也又何憚於密而驕之以行詐哉且始舉兵

而勸進於叛人非所以為名也臣以為此

出於諛諛者所為故繁文偽飾有所不行亦
可謂不自欺者矣然以兵取而必為之文曰
受禪於隋禪切時是亦未免襲衰世之迹也雖
不能正其名實如三代之王而優於晉魏則
遠矣

五月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
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
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臣祖禹曰詩曰高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

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大雅文王

麗數也鄭氏云商之孫子其數不億億多令

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侯於周之中

無常者善則就武王數紂曰昏棄厥遺王父

母弟不迪故致討焉惟書牧誓王曰今商王受

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之公義也况其父

兄宗族乎自晉魏以來彊臣篡奪除君之權

而代其位以非道得之亦非道失之易姓之

禍如循一軌傳四君以此始亦必以此終信矣

唐高祖始即位而錄隋之子孫

唐本紀武德元年五月

皇帝位奉隋帝為鄰國公詔前隋恭王智積等子孫皆選用之

由漢以來

為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過

惡烏故切

亡天下宜易其覆轍

易音亦音

務盡下情人君

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鵠

鵠者

鵠音

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

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

襦音

擬五月五日玄

武門遊戲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又言太子諸王

參僚宜謹擇其人帝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為

治書御史賜帛三百匹頒示遠近

臣祖禹曰國將興必賞諫臣國將亡必殺諫

臣

國晉語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

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

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

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

孟序正

而後能存

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

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

塞則亂治亂者繫乎言路而已高祖鑒隋之

所以古王業初基庶事草創而首闢言路以
通下情可謂知所先務矣是以海內聞風如
熱者之得濯廢者之得起民知上之憂已而
疾痛將有所赴愬也孟天下有疾其君唐室
之興不亦宜乎

十一月徐世勣降賜姓李氏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左隱八年天子

以建德因生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也自

三代之衰稱姓者或以國如風俗通姓篇序

也衛是或以族族謂或或以地如高氏出齊太公
氏或以官漢倉氏庚氏其祖本主倉庚之官
是也氏庚氏子孫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漢高祖
賜婁敬姓為劉鄙陋無稽前漢婁敬傳而唐
世人主遂以為法非其親者附之屬籍或加
於盜賊夷狄以逆族異類為同宗如唐李勣
李附宗正籍屬是也然則古之賜姓者別
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夫惟天親不可以
人為而強欲同之豈理者乎上瀆其姓下忘

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為後世法也

二年閏二月隋宇文士及封德彝來降降下帝

與士及有舊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上儀同

帝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

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帝帝悅尋拜內史舍

人俄遷侍郎

臣祖禹曰高祖以女寵進士及責德彝之諂

巧既斥之矣復悅其計策而驟用之甚矣佞

人之難速也速去聲自古君子易疏易音異下

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

耻於自售售鬻也而戚於不見知戚哀也其進也

無所不至人君一為所惑不能自解解九買切釋也

鮮有不至禍敗者也鮮上聲

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

衣老父謂善行曰為我語唐天子偽切吾為老

君吾而祖也詔於其地立廟

臣祖禹曰商祖契史殷姓子氏周祖后稷史

紀周后稷名皆本其功德所起不可誣也唐

之出於老子

老子名聃

由妖人之言而誦說者

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宗明皇扇其風又用

方士詭誕之說躋老子於上帝

唐高宗二年二月

已木如亳州祠老子追謚玄元皇帝早天誣祖悖道甚矣

悖青

與王莽稱王子喬爲皇祖叔父何以異哉

四年十月趙郡王孝恭李靖圍江陵蕭銑降

銑

典切降帝數之

過也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

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爲罪無所逃死竟

斬於都市

亞祖禹曰蕭銑故梁子孫唐本傳銑後屯難

之世難去民思其主銑因隋亂保據荆楚欲

復其考之業雖僭大號唐本傳義寧二年非唐

之叛臣也唐師伐而取其地執其主亦足矣

而銑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完府庫奉

圖籍而歸之唐同上武德四年高祖詔李靖

都詰軍門降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

高祖誅之淫刑甚矣我太祖太宗削平

四方僭偽之國係繫其主致之闕下勅

孟子傳纘雖無道如劉錕拒命如繼元特借

者窮天下之力而後取之不誅一人皆死

下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此所以祈天永命

者歟書召誥析天命

五年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共傾秦王世民

樹黨友也植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與切說太子

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

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

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

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

可自安太子乃請行帝許之

臣祖禹曰立子以長社不以有功以德不以

有叅古之道也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

里克入而諫君出見太子而勉之以孝二年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申生視君曰

太子申生視君曰

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夫帥師專行謀

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

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

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

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以輔導東宮為

東官太
子之稱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王則
儲位安矣儲則也太子秦王有定天下之功
高祖苟欲立之能為秦伯不亦善乎史吳
伯秦伯弟仲雍皆周太王子而王季歷之兄
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曰太王欲立季歷秦伯
仲雍二人葬之荆蠻文身斷髮示不且建成
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
既為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使之
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
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為建成
謀猶如此况庸人乎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一

大明弘治十年六月 日

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刑部員外郎徐紘校正

繕書秀才陳立甫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

高祖下

七年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尚書
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
太常至太府爲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
策上將府次十四衛東宮置三師至十率府音率
帥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爲京職事
官州縣鎮戍爲外職事官自開府至將仕郎二
十八階爲文散官自驃騎至陪戎三十一階爲

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為勳官

臣祖禹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書周官

太傅太保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前百

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尉

掌武蓋古者大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

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之官也同上冢宰

司馬司寇司空是為六卿或說司馬自漢以

來失之矣唐不能革正而復因之是以官名

之紊莫甚於唐且既有太尉司徒司空唐百

大制司徒司空各一品而又有尚書省同上尚

尚書令一人正二品掌典百官其屬有六是政

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而又有九寺太常寺

衛尉寺宗正寺太僕寺大理寺是政出於三也

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地官冢宰

春官司憲夏官司馬天下萬事備盡如此如

網之在綱綱有條而不紊表之挈領雖百世

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語十三

苟捨周官臣未見其可也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調去聲下同丁中之民給田一

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

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

所宜綾絹絕布純音施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

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

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六

以上免調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貨業分為九

等資音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

保在城邑者為坊在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母

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仕伍男女始生為

黃四歲為小十六歲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

歲造計帳三歲造戶籍

臣祖禹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猶有

在官之田也唐食貨志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

其後租庸調法壞而為兩稅給田之制因

不復見同上天寶以來疆君昏主姦吏邪取濟一時屢更其制由是財利之

益少矣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前食貨志秦

興歎歎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無井租庸之法壞而為兩稅

壞井田開阡陌註云南北後世未有能制民

之產孟梁惠王賢君制民之產使仰足以事

不足以事父母俯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

也同上是使民養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

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

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歛重而

力役繁也為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

可以省盡亦反其本矣同上盡亦反其本矣

昔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曰盡

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

必徹而後可也職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

盡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

岐曰什一而稅謂後之為治者三代之制雖

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歛孟盡心上易

稅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

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

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

於治哉

太子建成欲圖秦王世民擅募驍勇為東宮

士號古號長林兵又密使幽州突騎三百騎未

置東宮諸坊使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送長

安帝幸仁智宮建成居守使即將尔朱煥等以

甲遺文幹將去聲尔與煥等去幽州上變告太

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應帝遣宇文穎召文

幹穎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

臣祖禹曰建成為太子而擅募兵甲於東宮又使楊文幹反於外以危君父此天下之惡

也惡如罪孰大焉高祖不以公義廢之乃外

惑於姦臣之計內牽於妃嬪之請嬪音至使

兄弟不相容於天下前淮南王傳孝文即位

厲王長在而厲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

法上寬赦之後終得罪廢處蜀嚴道邛都王

乃不食而死上聞之悲哭兄弟一人不相容

此高祖不明之過也

八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汗平遣使請昏使去

帝問裴矩矩對曰今此虜方彊為國家今日計其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數

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帝從之

臣祖禹曰自漢以女嫁匈奴而後世習為故

常結昏戎狄不以為耻前匈奴傳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使劉敬結

和親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以為畏之邪與耶同則是

以天下之大而畏人至於納女耻也以為謀

之邪則是以女為間間去而欲奪人之國亦

耻也高祖不謀於眾賢而問諸亡國之臣宜

其不知耻也且西突厥不若頡利之強弱者

猶許其昏則彊者何以制之此不足以示威

又適足取侮於四夷而已其後太宗以女分妻

諸夷酋長如唐蠻夷薛延陀使請婚帝許以新興公主下嫁之類妻去

聲長力中宗以後皆嫁公主於蕃國如蠻夷西突厥

傳中宗以金城公主妻贊普而紇傳肅夫匹

士庶人求配偶猶各以其類况王姬公族而

棄之遠裔變華為夷豈不哀哉而終唐之世

人君行之不以為難也其臣亦不以為非高

祖太宗實啓之是中國與夷狄無異也

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
立世民為皇太子詔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
子處決處上八月高祖傳位於太子

臣祖禹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

藩王也太子君之貳國晉語太子君之貳也宋務光傳太子君之貳

本國也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

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

天下孟萬章下伊尹弟雖齊聖不先於兄父

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

蔡史周公世家周公乃奉臣竊以為不然昔

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弟

象曰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封之有庠出孟子管蔡啓商以叛周周

公為相也則誅之相去其迹不同而其道一

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

喜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並孟子象得罪

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書金縢武王既

弟乃流言於國曰將危周公以間王室間去

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

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
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
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
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
所以同歸於道也若夫建成元吉亦得罪於
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已之
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爲使建成爲
天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
人守死而不爲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

爲子不孝爲弟不弟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
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爲唐史者書曰秦王世
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
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初洗馬魏徵

洗馬魏徵

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

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

衆爲之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早從

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

引爲詹事丞簿亦召王珪韋挺於雋州

均皆

以為諫議大夫

臣祖禹曰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

不死又相桓公以霸何哉語十四子路曰桓

既之管仲不死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

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為世子也桓

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

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

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

小白入於齊桓小白名齊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

也納於子糾齊小白入於齊又曰齊人取子

糾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同上九月齊人

是以管仲不得終讎桓公而得以之為君今

建成為太子且兄也秦王為藩王又弟也王

魏受命為東宮之臣魏王魏則建成其君也豈

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且以弟殺

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

可也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讎篡

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

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質於人國楚語委質為臣無有二心質擊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九月太宗引諸衛將卒將去聲習射於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帝親臨試中去聲多者賞

以弓刀布帛其將帥加以上考群臣多諫帝皆不聽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臣祖禹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前主父偃曰天下雖安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事

殿庭非其所也苟將士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夫以萬乘之主唐段干寶傳天子為而為卒伍之師禮地官小司徒五人為

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始即位不以教化禮樂為先務而急於習射志則陋矣雖士勵兵彊



征伐四克

揚先

威加海外非帝王之盛節亦

不足貴也

十一月太宗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
帝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
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廉耻耳朕當去奢省費
音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
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
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

臣祖禹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語十

信哉斯言也蓋

君者本也民者末也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本

正則末正源清則流清矣

荀君道君子養源

則流是以先王之治必反求諸已

孟雖難行

皆反求已正而物莫不應矣夫重法以止盜

法繁而盜愈多則有之矣未見其能禁也去

奢省費輕徭薄賦此清源正本止欲之道也

前用法志清太宗行之其效如此君人者無

以迂言為難行迂也而以峻法為足恃則知

致治之方矣

右高祖在位九年傳位於太宗貞觀九年崩年
七十一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三

太宗一

貞觀元年帝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音好弓矢

耗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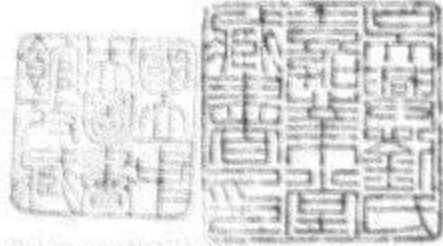
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

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鄉者辨之

未精也鄉讀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

况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

更宿中書內省更切數延見數音問以民間疾



苦及政事得失

臣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

足其亡也若有餘卷見上太宗因識弓之未精

而知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

用皇皇者華詩周爰咨詢周爰咨謀此其所以興也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帝問佞臣為誰偽為切對曰

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群臣言或

揚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

者佞臣也帝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

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
手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
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卿策雖善朕不取
也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

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物之衆苟不以至

誠與賢而役其獨智南有嘉魚詩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以先

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

人君必清心以蒞之晉荀勗傳省虛已以待

之如鑑之明

莊天道聖人之心

如水之止

言不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

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

曲直者唯其正也

記經解權衡誠懸而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而不可

直可欺音玄我以其正彼以其頗平聲也我以其

真彼以其偽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而

必行詐以試之哉一為不誠則心且蔽矣邪

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

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

恐其不動也况不誠而能動物乎

孟緝未有不

也動者夫為君而使左右前後之人皆莫測其

所為雖欲不欺不可得也唯能御以至誠則

忠直者進而憚邪者無自入矣

險音

帝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為無道武

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

人心則異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

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

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

故也瑀謝不及

臣祖禹曰太宗於是失言易曰湯武革命順

乎天而應乎人卦易革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

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

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後世或以湯武征伐為

逆取楊朱知湯武桓公征伐四克前而不知

征伐之順天應人所以為仁義也太宗曰取

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謂之逆矣則無時而可

也

二年正月帝謂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

暗對曰兼聰則明偏聰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

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

驩兜不能蔽也共音恭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

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

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

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

帝曰善

臣祖禹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可謂

得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為耳目故聰明

守目貴明耳貴聰以天下之目為目視之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為耳聽之無不聞也

庸君以近習為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惟在

於遠近大小而已矣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請入朝帝謂侍臣曰曷者

突厥之彊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

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

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

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等宜不惜

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臣 祖禹曰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否卦九五云

書曰儆戒無虞書大禹謨益曰夫戒所以勵

善而進德也太宗親突厥入朝而知懼如此

其能致貞觀之治宜哉貞觀太宗年號

死刑二十九人共致刑情

帝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

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

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

不便者皆應論執應平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臣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禮天官太宰惟王

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非徒使上下相從

欲交修其所不逮也書同命穆王命伯同故

書曰百官修輔書厥后惟明修苟取克位而

奉行上令則是胥史而已不明之君自以無

過惡人之言惡鳥切是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

敕責而使之言雖欲不治不可得也

四年滅突厥四夷君長詣闕長上聲請帝為天

可汗汗音寒下同帝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

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

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臣祖禹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亡也以其無君臣之禮也語三子曰夷狄之

亡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為夷狄之君不耻

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師古書職時惟建事學

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不足為後世法也
古以克承世匪說仗開
要上不可法於後世
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突厥部落分散其降唐者降平尚十萬口詔羣
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宜悉徙之河南充豫
之間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為農民顏師
古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
以為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為君長不相臣
屬國分勢敵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竇靜
以為宜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妻去分

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為羈制温
彥博請準漢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降下使
為中國扞蔽魏徵以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
留之中國帝卒用彥博策置四都督府六州以
處降衆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
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
安者近萬家

臣祖禹曰先王之制戎狄蕞服夷不亂華家
相魯商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孔子美

齊桓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四語子十

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匡天下民到于聖人

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之懲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戎入

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朝廷

苟欲冠帶四夷聲冠去以夸示天下而音誇大也

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不胥而為

夷也幾音機胥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

非太宗之所啓乎

詔自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

啓委太子裁決若仍不服然後聞奏時太子年十二歲

臣祖禹曰太子之職在於視膳問安左閔二

曰太子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記文王止子文

王之為世子也朝夕朝於王季日三鷄初為而衣

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古之教者必以禮

樂記王制樂以詩書王太子四教春秋教以禮

而置師保以輔翼之記文王世子必以禮

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立太師而

傳以養之入則有深出則有師是以教諭而

此者慎其身而輔翼之以事歸諸德也保苟

問學明而德性成

性記中庸尊德性道問學

何患乎不能

聽訟也且年十二而使之裁決國事不已早乎若其才則將不學而能不才則官臣必教之以欺其君父非所以養德也

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惡切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帝謂玄素

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帝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祖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

孟勝文公上

好者下必有甚焉好去聲太宗虛己以來直言故群臣爭救其失唯恐其言之不切太宗不惟悅而從

之又賞以勸之此人君之所難能也夫如是
何患於有過乎

帝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
帝勤於爲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
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
帝曰公得其一未得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
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
任群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復
以豈能一一中理中群臣既知主意惟取決

同類作長
作司

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
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同天下
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
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
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不便者
皆應執奏毋得阿從無母音不盡己意

臣祖禹曰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
舜臯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書益稷帝庸作

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
照哉卑陶拜乎稽首騰言曰念哉率作興事
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
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崇
哉萬事墮哉夫君以知人為明唐劉蕡傳君
知人則任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
賢去邪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
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
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
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
舜之時禹平水土書舜典帝曰咨禹汝稷播
百穀帝曰稷播時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

契敷五教帝曰契汝作司徒皋陶明五刑帝
皋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
五宅三居惟明克允並又大禹謨帝曰皋陶
於五刑明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舜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帝曰夔典樂帝曰
汝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為虞帝曰虞
敷垂作共工帝曰咨岳汝虞工之事舜不知
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
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
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

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能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帝之初即位也嘗與群臣語及教化帝曰今承

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

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

則易化易音異下同譬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也帝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

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

之而不欲邪耶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

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易

亦昔黃帝征蚩尤高陽征九黎湯放桀武王伐

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

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
矣媚音人主安得而治之帝卒從徵言元年關
中飢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帝
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
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
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
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焉帝謂長孫無
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
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

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安四夷自服朕用其
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長丁大切並帶刀宿衛皆襲
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
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
力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稱去聲則其
功豈獨在朕乎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捨矣前賈誼傳

取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
封德彝刑罰之言也欲拂天下之性而治之

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
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拂矣故治天下在
順之而已拂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太宗從
魏徵而不從德彛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
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
前申公傳為治
顧力行何如耳孰不可為太宗乎及其成功
復歸美於下此近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四

太宗二

五年初帝令群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以爲封建不便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今于間以州縣雜錯而居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勲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至十一年六月詔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長孫無忌等十四人刺史皆令世襲無忌等皆不願之國

上表固讓其明年詔停襲封刺史

臣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

勢也柳封建命德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

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欲去之也蓋自上

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故制其爵位

之等爲之禮命之數合之以朝覲會同離之

以帥長牧伯而後可治也周室旣衰併爲十

二列爲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以詐力一

天下剗滅方國以爲郡縣秦罷諸侯立郡三

代之制不可不復矣後世唯知周之長久有周

天下三十七世八百六十七年故云長久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

其德不獨以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

則不足以藩屏屏音強則必至於僭亂此後

世封國之弊且堯舜有天下猶不能私其子

堯舜以天况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

使之繼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

何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

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

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爲盛哉

康國求內附帝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倘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臣祖禹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而不爲然以兵克者則郡縣置之其疲勞百姓也亦多矣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歟然其不受康國則足以爲後世法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貶哉

六年初群臣表請封禪帝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

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
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
其誠敬乎群臣請不已帝亦欲從之魏徵獨以
為不可乃止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巡狩至于方岳書周官
巡考制度于四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
諸侯各朝于方岳懷柔百神也詩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時邁
薄言震之莫不震疊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
懷柔百神及河喬岳諸儒之諂諛者為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善音

實自秦始皇古無有也

史秦紀始皇東行郡縣

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乃遂上且三代

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人君不法三代而

法秦以為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

多賢臣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

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其後顏師古議其

禮房喬載定之徵亦預焉唐禮樂志唐太宗

豐群臣言封禪者不奉命類師古集當時名

儒博士雜議不能決於是房玄齡魏徵傅採
上之議奏正觀之末屢欲東封以事而止正觀

十五年將東幸行至洛陽以望星見乃止高宗明皇遂踵行之上同高宗乾封天子封泰山玄宗開元十二年有事泰山為玉冊玉匱石碣皆如高宗之制終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禪為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並見本傳云則其餘無足恠也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帝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無備不可用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書說命惟治亂在庶官不及其能惟其能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左文年高陽氏有才于八人蒼舒廣敬構戲大臨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于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翬共音頌數五才切歸音悲戲音演履莫江切降

切下江 周公制禮作樂記明堂位周公朝諸孔

子以為才語曰如有周美然則古之所謂才者

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辨給以禦

人語五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音趨利

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

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

也易師卦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

既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既

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

之迷亂王者創業垂統孟公孫丑君子創敷

求哲人以遺後嗣書伊訓敷求哲人故能長

世也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

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

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無

備之人乎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道其

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九年十一月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

預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

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
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
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臣祖禹曰太宗以蕭瑀無貳心於己而嘉之

可謂能知臣矣且太子在而私於藩王者明

君之所甚惡也惡鳥切或誘以利或脅以死而

從之者不亦多乎惟瑀介然自立有隕無貳

太宗所以知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評八臨

而不可奪也君子人君以此取於人豈不得

忠正之士也

十年八月帝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
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為
是者以讒人罪之

臣祖禹曰太宗欲開直言而惡告訐

陰訟居列切不惟聖讒而又罪之書舜典帝

聖音即可謂至明且遠矣語十二可謂明也

矣此為君為長之道也長切

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葬昭陵帝念后不已於苑

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
熟視曰孰與同臣昏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臣

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

為毀觀偽為切下

臣祖禹曰魏徵可謂能以義正君矣造次不

忘納之於善造七切恐其薄於孝而厚於愛也

孟子曰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孟離六若魏

徵近之矣

十一年二月帝自為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

於帝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

丘壠勞費天下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葬

帝復為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為

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

本志亦復如是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

中乃為己有今因九峻山為陵峻祖鑿石之工

繞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

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沒無累當

使百世子孫奉以為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

陵免子孫蒼猝勞費

蒼猝未樂反作倉沒反

又志在儉葬恐

子孫從俗奢靡於是自爲終制因山爲陵容棺

而已

臣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

金玉於山陵是爲盜積而標示其處也豈不

殆哉

殆危也

是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陵

謂盜發其

塚後之人主知其有害無益而姑爲之賈禍

賈音古招也

迹相接而莫之或戒也太宗雖爲終

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

文德皇后姓長孫前葬昭陵

亦

不爲儉及唐之末不免暴露之患豈非高宗之過乎

帝幸洛陽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待有被譴者

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待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

異日民不聊生死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

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

陛下所親見柰何欲效之乎帝驚曰非公不聞

此言因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儻

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臣祖禹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

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唐段

傳天子萬四海之富而猶以為不足何哉忘

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以高宗舊勞

于外爰暨小人及其即位卒為賢君書無逸

勞于外爰暨小人文王早服即康功田功上

作其即位暨音洎文王早服即康功田功上

孔安國曰文王節儉早其衣服以就安人之

田功以就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

之艱難而驕逸也同上周公作無逸曰嗚呼

稼之艱難乃選孔安國曰漢文有言曰朕能任

衣冠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唯恐煩之鳴

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

不亦賢乎

三月帝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

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日悉為我有正由

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

故也可不戒哉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不忘戒矣觀隋之宮苑

而以諂諛掩蔽戒群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
圖我之所以存而不敢怠也此三王之所由
興也

八月馬周上疏其畧曰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
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
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
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管不急之務故也自古
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
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

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有
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
後收之不可強歛以資寇強去聲敵夫儉以息人
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
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長久之謀不必遠求上
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臣祖禹曰紂積鉅橋之粟史殷紀紂有鉅橋

倉名許慎曰鉅鹿水武王發之書武成發鉅
之大橋有曹粟也
於四海孔安國云紂所積人主不務德而務

聚斂者民散而國亡太宗在位寢久將外事
四夷內治宮室聚財積穀欲以有爲馬周先
事而諫欲如初年之節儉可謂將順其美而
救其惡矣其美經事君章將順
十二年九月帝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
對曰草昧之初與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
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
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
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

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
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
與諸公慎之

臣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

之者多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

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書無逸相小人厥父

不知稼穡之艱難相視也去聲孔安國云視

勞故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然非特創業

之君守成爲難其後嗣守成尤難也可不慎

哉

十三年五月旱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爲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爲比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帝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匹

臣祖禹曰有國者不憂百姓之貧而疑其財

之有餘取之不已不恤百姓之勞也恤憂而疑

其力之有餘使之不已此二者亡之道也人

主曷不反諸己己欲富而惡貧惡烏故則富

者民之所欲也已欲逸而惡勞則逸者民之

所欲也前是錯傳對文帝兼人情莫不欲逸與其所欲

去其所惡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梁惠王然

之有也以太宗之明而養民不及其初宜魏

徵以爲漸不克終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四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五

太宗三

貞觀十四年帝大徵天下名儒爲儒官數幸國
子監使之講論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
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
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
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
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臣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序

國有學

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序遂

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士脩之於家而後

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

於天子其教之有素其養之有漸故成人有

德小子有造

忍齊詩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此叙言大夫士皆有德小子皆有所成造

賢才不可勝用

平由此道也後世鄉里之

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而烏合

於京師如鳥聚學者衆多眩耀一時而已非

有教育之實也唐之儒學惟正觀開元為盛

唐儒學傳太宗文治煥然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經籍大備又稱開

元其人才之所成就者亦可觀矣孟子曰學

所以明人倫也

孟勝文公學則三代共無學

則人倫不明故有國者以為先

記學記夫古

君民教如不復三代之制臣未知其可也

八月侯君集滅高昌帝欲以高昌為州縣魏徵

諫曰陛下初即位高昌王文泰夫婦首來朝其

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

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加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為州縣州縣則常須千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十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帝不從九月以其地為西州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於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東西九千五百里南北一萬九百

一十八里

臣祖禹曰魏徵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之智豈不足以知之惟其好大而喜遠矜功而徇名唐本紀贊太宗好遠不能以義制心書仲虺之誥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故忠言有所不從而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

十一月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音齊

從之音齊嫡子婦服朞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

臣祖禹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
於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既遠
矣則服有時而絕先王之意豈以服盡而親
絕乎而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益之或損之出
於私意不足以爲法也嫂叔無服古之人豈
於其嫂獨無恩乎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
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至
於嫂不可以爲母則無屬乎妻道者也故推
而遠之以明人倫加之而無義不若不加之

爲愈也

防

凡喪服從先王之禮則正矣

言高祖從禮官

奏加服不喻先王之禮制

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爲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
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
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
輕疑其所重將以致治其可得乎帝納之

臣祖禹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獻公

故失國出奔獻公奔齊在且大臣之所

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以遠

謀近此人君偏聽之蔽鮮有不敗事者也鮮先

切

帝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易音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

臣祖禹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大書

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又曰無輕民事惟艱大書

克艱厥后臣政乃又孔子曰為君難語十三子

無安厥位惟危艱夫知所難而後可

也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

以有為也傳曰君以為易則其難也將至矣

君以為難則其易也將至焉太宗知守之之

難所以能有終也

言事者多請帝親覽表奏以防壅蔽帝以問魏

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

唯廟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臣祖禹曰人主之職在於任賢得賢則萬事

治何憂乎壅蔽而防之哉苟知其非賢而姑

用之姑也既用而復疑之以一人之聰明而

欲周天下之務則君愈勞而臣愈惰也息此治

功所以不成也此言人君當誠信待賢不可少有疑慮且君臣

日與相處而眇眇然防其欺蔽之不暇眇眇相

視孟子使民則同是左右前後皆不可信也

然則誰與為治乎

十五年帝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使去聲

八月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其山川風

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遺去聲吾雅好

山川好去聲此有勝處去聲吾欲觀之守者喜道之

遊歷無所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

隋末從軍沒於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錯居錯雜

也殆相半也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給之曰給徒切

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

徧於郊野大德言於帝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

詭候之勤加於常數帝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

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

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

東州縣彫瘵未復不欲勞之耳

臣祖禹曰大德出使絕域當布宣德澤以懷

遠人使聲教所及書大禹謨朔南暨聲無思

不服文工有聲詩自西自東此其職也而以

賂遺覘其險阻遺去聲覘覘也庶詭詐誘其民

人以為竒能藉口歸報啓人主征伐之志罪

之大者也且天子之使四夷之所想望而為

謀於外國音謀間也失使之職豈不辱乎

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

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

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臣祖禹曰太宗樂而不忘憂喜而不忘懼可

謂能持盈守成矣子先能持盈守成夫惟憂於

未然懼於無形故卒無憂懼也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天子常兼將相之事

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

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群臣誠不足望清

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群臣校

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帝甚善之

臣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

宗一言之失而其臣必救正之惟能親賢以

自輔董仲舒策求聽諫以自防洪漢詩有文

規諫以防所以爲美也雖過庸何傷乎

十六年四月帝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

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

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

之也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

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
記天下亦皆記之帝曰誠然

臣祖禹曰人君善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衆

皆觀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

雖莫下舜爲法於莫若自脩而已矣何畏乎

史官之記而必自觀之邪劉洎以爲天下亦

皆記之斯言足以儆其君心而全其臣職矣

八月帝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

方無虞唯太子諸王有定分最急帝曰此言是

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群臣曰有疑
議帝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群臣忠直無踰
魏徵我遺傳太子絕天下之疑九月以徵為太
子太師時徵有疾小愈當詣朝表辭帝手詔諭
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
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
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臣祖禹曰魏徵之於太宗知無有不言言無
有不盡君臣之際人莫得而間也當是時太

子魏王方爭群臣有黨徵不知之是不明也
知而不言是隱情也且君使之為太子師倚
其正直以重太子也外不聞告其君以嫡庶
之別內不聞訓太子以禍敗之戒受君之託
而無補救處父子兄弟疑危之際依違而已
小其詩辨之其滅則其是豈其疾而老乎卒
建深之不滅則其是依之身沒而見疑讒人得以間之惜哉間則也

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其地褚遂良上
疏曰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

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補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蜂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腹心高昌者他人之手足也柰何糜敝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之

高昌獨不得與爲此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唐臣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帝弗聽及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臣祖禹曰有國者喪師之禍小而或以霸去聲秦穆公越王句踐是也句音得地之禍大音而或以亡楚靈王齊湣王是也音是故廣

地不若廣德

后臧傳王務

強兵不若強民先王

患德之不足而不患地之不廣患民之不安

而不患兵之不強封域之外聲教所不及者

唐蠻夷傳荒服之外不以煩中國也

淮南子

教不遠及也太宗不從忠諫卒自咎

悔况不若太宗之強盛而可為乎

帝嘗指殿下樹愛之殿中監宇文士及從而譽

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遠去我

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

謝

臣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大

苗謨禹曰能哲而惠何憂乎矍兪何憂乎有

言靜言庸遠孔子曰佞人殆語十五子曰遠

也危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

殆何也從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

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

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我狄則親我

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之於君

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所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况於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况於他人乎臣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鮮同上註又語一巧言令色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弑君亡國者皆始之諛說順從者也是故堯舜畏之以比書有苗唯書有苗堯何畏乎舜何畏乎禹何畏乎湯何畏乎伊何畏乎呂何畏乎霍何畏乎亂何畏乎也

王孔子以為殆語十五子人君可不遠之乎

十七年二月帝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臣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為其能止亂於未然閑邪於未形也易有乾卦閑邪若其已然則衆

人之所知也何賴於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
能信而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
乎諫之難入也今有人康強而無疾或告之
以多言之損氣多食之致死彼愛其身者聞
之必惕焉兢兢而不忘小是詩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則疾疢何自而生矣彼恃其強者聞之不惟
不信而又艱然艱音弗不悅貌孟公孫是人
也不病則已病則忽焉而死雖欲救無及矣
從諫之與拒諫者何以異於是故聖主能從

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者
斯為下矣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
中君也多諫其已然事闇君也闇與暗同救
其橫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如龍逢比干之屬唐虞
之時群聖聚於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憂戒
其所當戒而已故常有傲懼之言其慮患豫
也至於後世令主其賢臣多諫其已然而防
其未然太宗求諫於群臣其有意於防未然
者乎

帝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
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姦與同或以嗜慾
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
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祖禹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去聲偏好者姦

邪之所趨而讒賊之所入也姦與同書曰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書大禹謨舜命禹曰人心惟

厥中夫如是則衆莫得而攻之矣

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

逼高麗帝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
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增戍兵不若脩文德其言

豈不美哉然非能行之直以辨折其臣下而

已直猶言其始不欲增戍而卒親征之太宗親身

代高麗高麗蠻不為其小而為其大豈大者

足以勝德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書說

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太宗之謂矣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六

太宗四

初帝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帝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代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疏諫帝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定爲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帝見書殺建成元吉



事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臣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如下守君相不與焉相去聲與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

於崔杼而卒不沒其罪史齊世家崔杼弑齊

復我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此奸臣賊

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曰文史

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蓋止於執簡記事記事

直書其實而已非春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

杜預左傳序春秋後之爲史者務褒貶而忘

事實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

史事與讀則善惡庶乎其信也

十八年正月帝欲伐高麗褚遂良諫李世勣追

欲魏徵諫討薛延陀帝欲自征高麗遂良上疏

以爲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

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命猛將

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帝不聽

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爲賊臣所弑爲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如突厥其險遠不過於高昌吐谷渾
皆蠻夷此三國者皆命將帥以偏取之遂墟其國也墟荒何獨至於高麗而欲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

之言雖伐而不克亦未失也

八月帝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謂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順之不暇又何過乎可言帝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帝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卽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辨捷善和解人

事

解上

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

行純和自無愆失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

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常據經遠

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

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其性貞正論

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

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

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臣祖禹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者也

禮記

運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先王以群臣為友有朋友之

義非徒以上下之分相使而已太宗欲聞過

於無忌而無忌納諂以悅之君好直而臣不

忠報好切其罪大矣而太宗論群臣之得失其

言皆中於理哉中褚遂良直道事君犯顏

諫爭爭去聲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而譬之

飛鳥依人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十九年帝親伐高麗六月車駕至安市城進兵

攻之高麗北部釋薩延壽真帥高麗靺鞨兵十

五萬救安市帝謂侍臣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
兵直前連安市城爲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
粟縱棘韜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猝骨切欲歸
則泥濘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
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
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
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群雄外服
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
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

久分遣竒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
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進戰大敗遂

來降

下江切

臣祖禹曰傳曰國無小不可易也易輕也蓋

雖小國必有智者爲之謀勇者致其死則雖
以天下之大百萬之衆未可恃以爲必勝也
高麗對盧之謀正合於太宗所謂上策使延
壽而能聽用唐師豈不殆哉

高麗既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

數百里無復人煙帝驛書報太子與高士廉等

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

臣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

富兵力之彊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

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

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踴躍喜於用兵擊鼓

如馮婦搏虎孟盡心晉人有馮婦者善

不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孟告子理義中和以

之悅我心

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所

貴於勇敢強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

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

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

記聘義有行謂之有義有義謂之勇敢故所

貴於勇敢者貴其能立義也所貴於立義

者貴其行也所貴其行禮義也故勇敢也

事則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天下有

事則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天下有



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於禮義而惟以戰勝
為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
戰而克也克勝也自以為功矜其智能夸示臣下

夸大也其器不亦小哉

凡征高麗拔玄菟等十城菟音免徙遼蓋巖三州

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

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三千人幾音機戰馬

死者什七八帝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

君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

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勞去聲

臣祖禹曰太宗北擒頡利西滅高昌兵威無

所不加四夷震懾而玩武不已親擊高麗以

天下之衆困於小夷無功而還意折氣沮親

見煬帝煬音陽以勤遠亡國而襲其所為臣以

為太宗之征高麗無異於煬帝但不至於亂

亡耳惟不能慎終如始書仲虺之誥慎日新

其德易大畜剛健萬實而欲功過五帝地廣

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

自悔此所以爲賢也

二十年六月詔江夏王道宗等擊薛延陀又遣李世勣圖其諸部帝手詔自詣靈州招撫鐵勒八月道宗擊延陀破之鐵勒諸部皆請入朝車駕至浮陽回紇各遣使入貢帝大喜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切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畧已滅延陀鐵勒百萬餘戶散處北漠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爲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

帝仍頒示溥天九月帝至靈州敕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帝爲詩序其事曰雪耻酬百王除凶報千古明年詔以回紇等諸部爲府及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及刺史諸酋長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遺謂之參天可汗音寒道置六十六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帝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西

旅獻弊

書於弊西旅獻弊太保作旅弊旅底弊

貢厥弊太保乃作旅弊用訓于王曰嗚呼明

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

食器用太保召公也弊音教大犬也太保作

西戎遠夷貢大犬故作此書以戒之

訓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

簣同上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惟乃世王孔氏傳云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

成一實猶末為山故曰功虧一實是以聖人

慎乾乾終始因事而戒恐其驕也太宗不得志

於東夷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

之如疾風振槁枯木左任之民惟傑也夷狄

惟鮮辨內附辨結自以為開闢以來未之有

也昔之有天下者莫不以冠帶四夷為盛德

大業何哉易繁盛德大故嘗試論之曰中國

之有夷狄如書之有夜陽之有陰君子之有

小人也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先王所以御

之者亦可得而畧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

率服書舜典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書大禹謨無荒四夷來

王後此即盛成然則欲其率服莫若難任

人欲其來王莫若無怠荒柔遠能邇治內安
外而殊俗之民嚮風慕義前宣帝紀百蠻不
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欲附者則撫之
不欲者不強致也強去故不勞民不費財至
於後世之君或以讐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
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夷狄
亦猶中國之民也趨利避害欲生惡死豈有
異於人乎古夷狄雖非中國之人同惡鳥故切
王者於天地之間無不養也鳥獸草木猶當

愛之况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况不
能勝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爲也爲之
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
語不通嗜欲不同記王制五方之民言得其
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爲州縣是崇
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旣以爲功則失之
必以爲耻其失不在於己則在於子孫故有
征討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
隋煬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

曷若無得無失修其禮樂政刑

記樂四禮而刑政

以惠養吾民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

孟公

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兵革不試以致太平

記樂記兵革不試諸侯賓

不亦帝王之盛美乎故有求於外如彼其

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

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

新不入於秦則入於隋雖不至於亡而常與

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

書旅葵不矜細行太終累大德累去聲

宗矜其功能好大無窮

窮兵於遠好呼報切

華夷中外欲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

之道

遺也

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慕也

言當

宗為戒不可慕其所為

二十一年二月帝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為高麗

依山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

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大半

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亦使彼疲

於奔命釋未入堡保音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

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帝從之三月

以牛進達李世勣為大總管伐高麗

臣祖禹曰太宗以蓋蘇文弒其君故舉問罪

之師當誅其賊臣弔其國人置君而後去之

則德刑舉矣而唐師入境貪其土地虜其民

人使其父兄子弟流為餓殍且弒君者蓋蘇

文也彼高麗之民何罪豈王者之師乎伐而

不克益發忿兵乃更欲撓其疆場害其耕稼

則是利於為寇非禦寇也

唐高麗傳太宗時蓋蘇文當國立建武弟之子藏為王自為莫文離身國帝拜歲

東郡王將討蓋蘇文羣臣勸母行帝曰吾

知之矣去本而就末舍高而取下釋近而之

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弒君戮

大臣以是國人延頸待我讖者固未亮耳朕

必勝有五以大擊小以順討逆以安乘危以

逸敵勞以悅當怨渠憂不克邪今天下大定

唯遠東未賓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誓師

八月立皇子明為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

也有寵於帝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以為后魏

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柰何以辰羸自累乃

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臣祖禹曰太宗手殺兄弟成元吉建曹不愧

耻而復納元吉之妃惡莫大焉苟非用魏徵之言過而遂之立以為后何以視天下之人

乎視見也云云以明繼元吉後是章其母之

為弟婦也明之彰其瀆人倫亦甚哉

二十二年六月帝以高麗困弊議明年發三十

萬眾一舉滅之或以為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

糧非畜乘之所能載宜具舟艦音艦為水運隋

末劔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劔南復不預

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帝從之七月遣

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於劔南伐木造舟艦大

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

抵江揚趨萊州偉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

眉三州獠反音獠九月遣張士賢梁建方發隴

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

或乞輸直顧潭人造船帝許之州縣督迫嚴急

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劔外騷

然帝聞之遣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

蜀人脆弱不耐勞劇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

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復徵庸絹
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帝乃敕潭州船
庸皆從官給

臣祖禹曰昔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

乃班師振旅書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

師曰濟濟有衆罔暇朕命茲有苗昏迷不

失得慢自新及淫於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罪而苟一不濟其力其有勳三旬苗民逆命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兹有苗

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誅敷文德舜

干羽于兩階夫以舜禹征伐猶無功故用兵

七旬有苗格

非美事也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老子道

不得已而用之太宗之伐高麗其不得已而不

已者乎聖人有不能服則反求諸己故舜舞

干羽而格有苗未聞以苗民逆命為忿也太

宗不能反已而耻其無功欲傾天下之力逞

志於遠夷何其迷而不復也夫天下如人之

一身四方猶四支也師役四支之病也以高

麗之役不及於蜀而必欲疲是一支病而使

別支皆被其痛此豈愛身之道乎

二十三年四月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戮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為豐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世祖為太宗以李世勣為何如人哉以為

愚也則不可以託孤幼而寄天下矣

尺之孤可以託白里之命臨大節以為賢也

當任而勿疑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

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之邪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黥彭之徒黥布祖詐之術也楊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祖詐咸詐之術也伯讀豈堯舜親賢之道乎五伯之所不為也伯讀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孟萬軍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以天下弗顧

也繫馬千太宗豈得而用之哉

右太宗在位二十四年崩年五十三

臣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勝音升語十三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其材畧優於漢高而規

模不及也前高紀其規恭儉不若孝文而功

烈過之矣前梅福傳孝文迹其性本強悍勇

不顧親而能畏義而好賢報切呼屈已以從諫

唐段平仲傳聖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此所以

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唐本紀贊至

出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歷

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豈不

難得哉人主之所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

其時不可得而辨也故凡太宗之行事其善

與不善臣皆舉其大畧矣老子曰善人者不

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老子道云人君

擇其善者而從之語七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

得師其不善者戒之足以為資矣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七

高宗

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
有司以爲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言
漢文立制本爲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葬
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帝從
之

臣祖禹曰君喪三年古未之改也漢文率情
變禮雖欲自損以便人而不知使人入於夷



狄也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爲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忘父子之親固不可矣然如漢文之制志寧之議是亦有父子而無君臣也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爲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衆著於君臣之義矣

三年正月梁建方大破虜月朱邪孤注御史劾

奏建方逗留不進高德逸敕令市馬自取駿者帝以建方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取之馬筋力異常請實中廐帝謂侍臣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意豈朕行事不爲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欲黜道裕耳二月甲寅帝御安福門樓觀百戲觀去乙卯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爲聲樂朕聞胡人善爲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群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

所為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易音異冀杜胡人窺
望之情亦因以自誠

臣祖禹曰高宗即位之初日引刺史問民疾
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有正觀
之風唐長孫無忌傳初無忌與借遠良悉心
正觀之風帝不寵禮察道裕希旨而自責行
己之不足取信觀胡人進戲而知所好之不
可不慎率是道也豈不足為賢君哉不數年
而悖謬昏惑忠臣不可諫骨肉不相保雖享

國之日久卒成武氏之篡何哉同上臣
受卒以廢讓自是政初親賢後用佞也書曰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書洛誥孺子其朋
告火始談談厥周公所以戒成王也况高宗
手攸灼叙弗其絕

五年九月帝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
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
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臣祖禹曰太宗嘉納直言導群臣以諫爭唐

相繼也後嗣承其餘烈以高宗之闇而求言於臣下如此由其祖宗爲之法也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文王有聲詩豈水有苞武王

太宗之謂矣

帝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餘極驩后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中散大夫無忌以眼無忌

無忌對以它語竟不順旨帝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祈請無忌終不許衛尉卿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后而立妾故官無忌妾子又重賂以悅之誘之以利非德賞也而無忌受其官與賜豈未之思乎夫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不足以爲重矣無忌苟辭其官反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

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

書同命繩愆糾

而

益見憚矣

憚忌也

無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怨

其受賜而不助已姦臣得以入其謀高宗無

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六年九月帝召大臣欲廢皇后立武昭儀李勣稱疾不入褚遂良以死爭帝大怒長孫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韓瑗涕泣極諫又上疏諫來濟上表諫帝皆不納他日李勣獨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

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

孔安國書傳臨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

爲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

成之孽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

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勣爲忠託以

幼孤而大節如此

見上

書曰知人則哲惟帝

其難之

書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在安則

信矣

麟德二年二月帝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

拒諫而亡朕常以為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

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群臣無得而諫

臣祖禹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惡又諂

以悅之君有求諫之心而臣無納忠之志其

罪大矣勣本群盜不學無識可為將而不可

為相唐本質人業未習讓勣年以輔少主

帝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

居伊

周之地伊尹輔成王非其任矣

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於五車帝避正殿減常

膳撤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見

現高麗將滅之兆也帝曰朕之不德謫見于天

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猶朕之百姓也不

許戊辰彗星滅

見祖禹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天垂象

三辰之青三辰日月星天所以警戒人君

也昔齊景公欲禳彗星晏子曰彗所以除穢
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昭左
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
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誦不貳其命苦之何
穢之日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
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君無違德方國
將至何患於彗若德而亂民將流而許敬宗
六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諂諛人主歸咎高麗豈不矯誣上天乎高宗
庸昏而猶能出人君之言其至誠足以動天
矣然則自古失道之君未必其身親為不善
也夫漢之臣納之於惡者蓋多矣亦可以為

戊戌

二十八月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
多以為未宜遊幸帝聞之御延福殿召五品以
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故朕欲巡視遠俗
若果以為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何也自
宰相以下莫敢對詳刑大夫來公敏獨進曰巡
守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新平餘寇尚多西邊
經畧亦未息兵隴右戶口彫弊鑿與所至供億
百端誠為未易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

群臣不敢陳論耳帝善其言為之罷西巡未幾
擢公敏為黃門侍郎

臣祖禹曰自褚遂良韓瑗來濟之逐唐本傳

武后遣使殺之卒韓瑗長孫褚遂良

無忌之死唐本傳無忌詔削天下以言為諱

又矣而高宗責群臣之不言若賢主之所為

何哉蓋親見太宗孜孜求諫聽受直言於心

不忘而欲慕其名是以時亦為之及其弱於

所愛不顧禮義則雖以元舅之親無忌高祖

命之臣遂良長孫無忌受太宗遺詔遂良傳

帝寄在光劉備托諸亮朕今以先帝遺言

爭之確乎其不可入也易乾卦確乎涼州之

不行得非武后之意乎何其從諫之易也音

異且不從其大而從其細雖曰能聽諫而謹

其細行書亦不免溺於大惡也也

十一月李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

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蕩覆無餘吾有子孫今

悉付汝我死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
類者皆先搃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

臣祖禹曰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

之家必有餘殃易坤卦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臣弒

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所由來者漸矣由辨而不早辨也君子如

欲澤及其子孫世守其門戶則莫若積善以

遺之而已矣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

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

而廢母后立孽豎殺忠臣唐本傳帝欲立武
昭儀為皇后畏大

臣

臣

臣

臣

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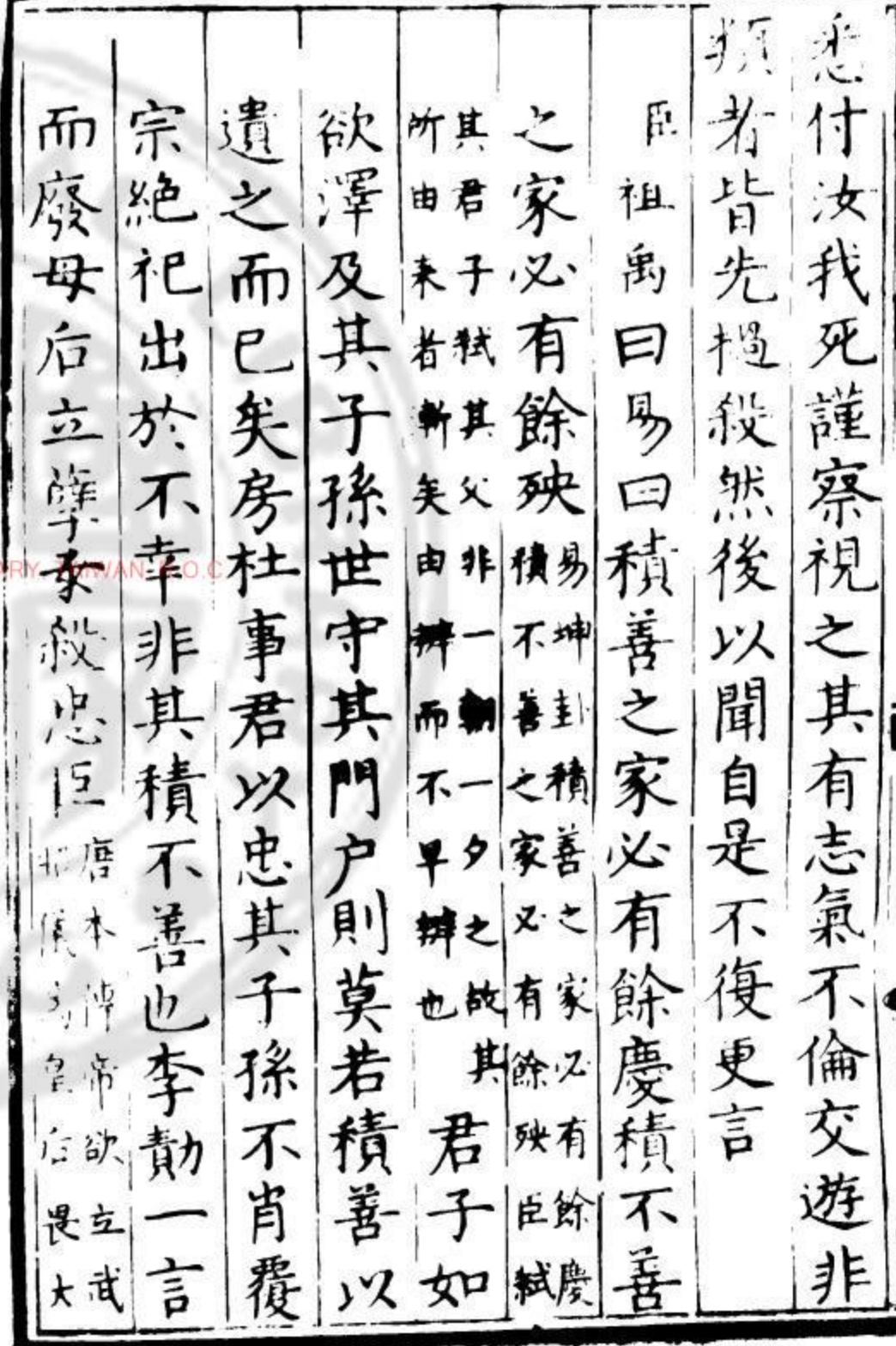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除屬籍而勦之將死乃以房杜為戒可謂不

豈非餘殃哉唐李敬業傳敬業勦子震之子
誅戮天下憤

為辭而希覲非望之福戮及父祖剖棺暴尸

下幸矣至於其孫率群不逞以起兵以興復

武氏其後無忌遠良韓瑗罪不容誅得死牖

武氏其後無忌遠良韓瑗罪不容誅得死牖

武氏其後無忌遠良韓瑗罪不容誅得死牖

武氏其後無忌遠良韓瑗罪不容誅得死牖

武氏其後無忌遠良韓瑗罪不容誅得死牖

武氏其後無忌遠良韓瑗罪不容誅得死牖

武氏其後無忌遠良韓瑗罪不容誅得死牖

武氏其後無忌遠良韓瑗罪不容誅得死牖

武氏其後無忌遠良韓瑗罪不容誅得死牖

武氏其後無忌遠良韓瑗罪不容誅得死牖

武氏其後無忌遠良韓瑗罪不容誅得死牖

武氏其後無忌遠良韓瑗罪不容誅得死牖

武氏其後無忌遠良韓瑗罪不容誅得死牖

能省己者矣古者父子之間不責善孟子離婁父子之

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骨肉之親無絕也而有

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遽使殺之殘忍無親

何異於夷貊乎人貊也非所以為訓也

上元二年四月太子弘薨五月下詔朕方欲禪

位禪音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

可謚為孝敬皇帝

臣祖禹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苟無其位非所以為贈謚也父没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

尊其子豈禮也哉李泌以為武后欲謀篡國

醜太子弘蓋高宗不之知而後復加之尊名

以掩其迹是時政出於后高宗尸位而已通鑑

考異曰新書本紀云天后殺皇太子新傳云

從幸合璧宮遇醜薨唐曆云弘仁孝英果深

為上所鍾愛以請嫁三公主失愛於天后不

以壽終實錄補傳皆不言弘遇醜按李泌對

肅宗云考成皇帝為太子監門仁明堂弟天

官方圖麟朝乃醜殺立無王賢為太子新書

明皇追謚寧王憲唐讓皇帝憲傳帝以憲推

不下代宗追謚建寧王倓唐承天皇帝

曆元年有詔以侯當艱難時首定大謀
以此
掛眾議於中國有功乃追謚承天皇帝
為故事皆不正之禮不可以後世法也

弘道元年二月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
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舊墓帝聞之怒曰義
琰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琰聞之
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義琰為銀青光
祿大夫致仕

臣祖禹曰高宗責義琰為宰相而陵其母家
不可以率天下斯言當矣然已以讒殺元舅

高宗欲立武昭儀無忌固
州卒出本傳而不自知惡何以責臣下之
薄於母黨乎由此觀之高宗內牽嬖陰外劫
讒言以無忌之親一旦誅斥祚移后家哀哉
右高宗在位三十三年崩年五十六

中宗

開聖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赦天下帝欲以
皇后父韋玄貞為侍中宰相裴炎固爭帝怒曰
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曰太

后二月戊午廢帝爲廬陵王幽之立豫王旦爲
皇帝政事皆決於太后豫王居別殿不得有所
預立永平玉成器爲皇太子赦天下改元文明
秋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光宅己巳追尊武氏
祖考皆爲王妣皆爲妃冬十月柳州司馬李敬
業舉兵於揚州以匡復爲辭太后遣李孝逸李
知本率兵三十萬討之復敬業姓徐氏十一月
敬業爲其黨王那相所殺

二年春正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垂拱三月丙辰

遷帝於房州

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冬十月有山出于新豐
縣太后改新豐爲慶山

四年秋九月魏州人楊初成自稱即將募人迎
帝於房州太后殺之

五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
夏五月太后加號曰聖母神皇秋八月琅邪王
冲舉兵於博州太后遣丘神勣率兵拒之冲爲
其下所殺越王貞舉兵于豫州九月太后遣麴

崇裕岑長倩率兵拒之削貞冲屬籍改其姓爲
虺氏貞自殺冬十二月太后殺霍王元軌江都
王緒大殺唐宗室流其幼者於嶺南改明堂爲
萬象神宮

六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享於萬象神宮赦
天下改元永昌追尊考曰皇妣曰后夏四月殺
汝南王煒鄱陽公譚等宗室十二人秋七月流
紀王慎于巴州改其姓爲虺氏冬十月殺嗣鄭
王璿等六人流嗣滕王循琦等六人于嶺南十

一月太后大赦改元載初以十一月爲元年正
月十二月爲臘月來歲正月爲一月除唐宗室
屬籍

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殺梁郡公
孝逸秋七月流舒王元名於和州殺豫章郡王
豐澤王上金許王素節八月殺南安郡王穎等
宗室十二人九月壬午太后改國號曰周大赦
改元天授加尊號曰聖神皇帝以豫王爲皇嗣
賜姓武氏永平王爲皇孫立武氏七廟追尊祖

考皆曰皇帝妣皆曰皇后武氏親屬皆爲王女
皆爲公主冬十月殺許王素節之子瑛等八人
十一月改置社稷納武氏主於太廟改唐太廟
爲享德廟乙酉日南至祀昊天上帝于明堂以
武氏祖配

八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九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赦天下改
元如意秋九月赦天下改元長壽更以九月為
江冬十二月殺豫王妃劉氏德妃竇氏

十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赦天下
改元延載十一月赦天下改元證聖萬象神宮
火

十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秋九月太后合祭天
地于南郊赦天下改元天冊萬歲十二月封於
神岳赦天下改元萬歲登封禪於少室

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三月太后復作明堂
改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冬十一月

享於通天宮族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作九鼎秋七月享於通天宮赦天下改元神功冬十一月甲子享於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聖曆

十五年春正月戊午帝至自房州冬十一月太后以豫王旦爲相王

十六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十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月太后復以正

月爲十一月廿月爲正月赦天下

十八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太后改元大足冬十

月太后如京師赦天下改元長安

十九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祀南

郊赦天下

二十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如東

都

二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神龍元年春正月癸卯張柬之崔玄暉敬暉桓

彦範袁恕己李湛薛思行趙承恩楊元琰李多祚崔泰之朱敬則冀仲甫翟世言王同皎率左右羽林兵迎帝於東宮誅張易之張昌宗張同休張昌儀張景雄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復於位徙太后於上陽宮二月甲寅復國號曰唐

臣祖禹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

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

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

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杜預云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於陽州齊

魯境上邑孫音遜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下邳二十七年同二十八年公如晉次於乾侯在魏郡斥立縣晉境內邑二十九年春公在乾侯自乾侯告于邾三十一年正月公在乾侯自乾侯自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自二十五年至三十八年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為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於本紀其於紀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元貞不得為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不列於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著

其惡也臣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武后以無罪而廢其子是絕先君之世也况其革命乎中宗曰我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此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為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前幸董賢傳哀帝即位賢隨太子官為即二歲餘賢傳滿在殿下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由是寵愛日甚為附馬都尉侍中司日問賞累鉅貴振朝廷常與上出後上置酒問其賢父子親為宴飲王閑兄弟中常侍皆例天下乃高祖天

下非陛下之有也統業至重天其臣亦可廢

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

史孔子世家吳楚之君天下者唐之天下也

武氏豈得而間之故臣復係嗣聖之年黜武

氏之號以為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

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二年四月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官

掖必為逆亂帝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固

執不奉詔蘇珣等音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

時令令去聲

帝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

曉廣州都督周仁執斬之

臣祖禹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

愚闇闇與同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

人心天命未厭唐也故禍及其身而已矣

景龍四年四月定州人即笈上言韋后宗楚客

將為逆亂韋后白帝杖殺之五月許州司兵參

軍燕欽融復上言燕平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

楚客樂公之武廷方宗楚客圖危宗社帝

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帝默

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

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帝雖不窮問意頗快

快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臣祖禹曰易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

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姤之初六陰柔之始

也以剛德制之則得貞吉繼之以往則無所

不凶若羸豕之孚無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

人放而不制扶音其惡必至於滔天弑父與

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中宗一怏怏不悅
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

右中宗即位之明年爲武后所廢凡二十二年
而復位復位六年爲韋后及安樂公主馬秦客
楊均所毒而崩年五十五

米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七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八

睿宗

景雲元年十二月帝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爲女官以資天皇天后之福

臣祖禹曰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語爲未聞以女子爲女

官而可以資福於其親者也天子之女天下之所取則也不從先王之禮而從方士之言襲非法之服奉不享之祠以是爲孝非所以

率天下也夫古之人豈不欲捨其子而厚其親若其可爲則先王爲之矣不待後世而始能行也至于明皇亦以女追福於睿宗皆廢人倫蔑典禮不可爲後世法也

二年正月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東都城南立廟京師號儀坤廟

臣祖禹曰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葬所以藏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

無體魄則立廟以祀之而已魂氣不可得而葬也夫棺槨所以掩形也墓所以藏棺槨也其形氣既無有矣而必爲之陵墓不亦虛乎右睿宗在位四年傳位於玄宗開元四年崩年五十五

玄宗上

開元元年七月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不用事

中宗時嬖幸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
衣緋者尚寡帝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
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
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緋
紫者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臣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
變祖宗之舊也更音羹創業之君其得之也
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
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群臣之表

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
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

漸

易坤卦初六履霜堅冰陰始疑也

而輕變太宗之

制崇寵宦者增多其負自是以來浸干國政

其原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

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書說命傅
說吉高宗

曰監于先王成
憲其永無愆

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十月姚崇爲相嘗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視殿室
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諫曰陛

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
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
即更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
中爲崇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
體

臣祖禹曰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後王崇

勞於求賢古者疇咨僉諧書堯典帝典疇咨

逸於任人前武紀贊然後用之孟梁惠上見

疇咨海內舉其俊茂然後用之賢焉然後用

之苟得其人則任而無疑書大禹謨任賢乃

可以責成功明皇旣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
其能致開元之治不亦宜乎

二年正月并州長史薛訥奏請擊契丹帝亦以
冷陁之役欲討之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
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群臣乃不敢言

臣祖禹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爲是邪音契
當成之爲非邪當爭之不可微諫而止也

去明皇旣不聽諫又益甚之遂相薛訥而
使之將兵相將崇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

可以威脅群臣而遂其非也然則君有大過

孟子君有將何以止之夫人臣諫而不聽則

當去位苟不能強諫而視其君之過舉強去

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

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謗以歸

其君此不忠之大者也使君驕其臣而輕於

用武天下不勝其弊勝平崇之罪也

帝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

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

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

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更平謂之五王帳宋王成

器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

之故讒間之言間去無自而入

臣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王季文故友於兄

弟思齊詩刑於寡妻至睦於太姒太姒文故

慈於子孫及其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

被其澤者推其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

友友而不慈者也至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

則不能於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為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孟梁惠言舉斯明皇

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而能辭位以授之

唐讓皇帝憲傳木名成器睿宗為皇帝故憲立為皇太子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當

為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以不定憲辭曰儲嗣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

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因涕泣固辭時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且聖庶抗嫡

不宜更議帝嘉憲讓遂許之立故明皇之心楚王為皇太子玄宗始封楚王

篤於兄弟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

也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間之言無自入焉

嗚呼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孟盡心

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至於為人父則以讒殺其

子為人夫則以嬖黜其妻為人君則以非罪

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孟滕文公

其類也苟不能充其類則其為善豈不出於利心

哉

三年十二月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

選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帝命召尚書省官議之

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况天下

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臣祖禹曰姚崇之辨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

未為得也夫天子者擇一相而任之

荀正伯而論一相者擇十使而使之

使上去聲而無率之下使如字使置者十使同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舉

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有

一汨則有十使有十使則有刺史縣令矣何

患乎不得其人哉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

者相之職也察使者使之責也郡縣之度守

令之衆焉得人人而擇之

焉苟則委之擇大吏而已矣吏非其人則是相之

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為刺史

縣令不可徧擇豈宰相之體乎

四年姚崇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月帝將

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將

軍楊思勗迎之璟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

素貴幸歸訴於帝帝嗟嘆良久益重璟

臣祖禹曰昔申棖以愆不得為剛語五子曰

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愆焉得剛焉於慶切宋璟所以能剛其唯

無愆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

宋璟為相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

盱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

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

徼倖報切呼痛抑其賞逾年始授即將靈荃慟哭

而死

臣祖禹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

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懲人主之好武為天下

患之深也其後明皇卒以黷武至於大亂何

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

姚宋相繼為相二人每進見帝輒為之起去則

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

禮遇殊卑薄矣

臣祖禹曰三公坐而論道禮考工記坐而

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孟萬章弗與

職也治天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

堯舜至於三代尊禮輔相亮相悉切詩書著矣漢

承秦敝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

為起在與為下王前翟方進傳丞相進見王所

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前賈誼傳所以

節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

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群

下唐張九齡傳贊開元間勦精求治元老舊

推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志滿意彼小人者惟

利是就不顧國體巧言令色書臯陶謨何憂

王語一巧言令色足恭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

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

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十年四月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張說

兼朔方軍節度使

臣坦為曰宰相之職無不總統前百官公卿

太得是為三公蓋參天而兼節制一道此開

元之亂制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語上三子

先子而為政子持矣夫宰相百官之首也王荀

伯相者論列百官之長名且不正則何以正百官矣自古官制之紊未有如開元者然則後世何所法乎

六月制增太廟為九室

臣祖禹曰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一書成有

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天子七廟記王制天子七

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其祖

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而韋元成

相宗有功德宗有德元成奏商之三宗商三宗中

甲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

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為九廟過其

制矣夫禮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三代之禮所

以為後世之法者盡矣唐制何所取乎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

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畧盡百姓苦之張說建

議請募壯士充宿衛不問等色優為之制逋逃

者必爭出應募帝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

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臣祖禹曰唐制諸衛府有爲兵之利而無養
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蔽於民秦孝公用商
君廢井田開
阡後世最爲近古有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
其法寢隳非其法不善蓋人失之張說不究
其所以而輕變之說書悅
下同兵農旣分其後卒
不能復古則說之爲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
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
補其弊而已前董仲舒傳先王之道必有偏
其偏者以補
其弊而已矣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爲一

切苟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
之務常患於議臣之好改舊章此所以多亂
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八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九

玄宗中

開元十三年初隋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
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
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
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
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
後馬潛耗太半帝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
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



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帝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群望之如雲錦帝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

臣祖禹曰詩美術文公曰秉心塞淵騶牝三

千定之方中詩秉心塞淵騶牝三千東裸也馬七尺曰騶騶馬與牝馬也鄭氏云

六塞充實淵深也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十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四種

而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無邠鄘而有富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城而後興與從而能

於禮制同人美之非夫塞故能誠淵故能通誠

於已而通於人所以致物之多也唐之國馬

惟得一能臣而掌之不數十年而其多過於

二百倍由其任職之專也傳曰冀之北土馬

之所生左昭二年冀之士北馬之所夫馬必

生於邊隅而養於苦寒之地北地故稍遷之

中國則莫能壯也三代諸侯之國雖皆有馬

以春秋之時考之未若晉之強也左昭四年

多鄭之小駟出於河南故不可乘也左昭四年

其水土而不知其人志今乘其產以從成事及

而所納之無不如其志今乘其產以從成事及

周旋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唐養馬於隴右非
獨就其水草之美蓋置之西戎之地以求其
絀也凡欲制事得其人而善其法豈有不勝
者乎

十四年四月岐王範薨贈謚惠文太子

臣祖禹曰太子君之貳國語士焉曰太子

傳太子君之將以付畀宗廟社稷之重非官
爵也而以爲贈何哉雖親愛其弟欲以厚之
然不正之禮不足爲後法也

十七年八月帝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源
乾曜張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爲
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
節

臣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勅

勞之日也參義詩東事父乾曜等乃以人主

生日爲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
之候不可爲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
皇享國既久驕心寢生乾曜說不能以義正

君每為諂首以逢迎之後世猶謂說等為名臣不亦異乎

十九年正月王毛仲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為帝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吾寢則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力士即決之勢傾內外

臣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前石顯傳石顯弘恭皆少坐腐刑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直帝時任顯為僕射元帝即位顯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以無外黨情專可信任遂委

以政事無小大以顯自決貴幸傾朝皆敬事顯巧慧能探人主微指內陰賊持詭辨以中傷人公卿以下畏顯重足 至使省決章奏

以萬機之重委之閹寺失君道甚矣其後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唐李林甫傳武南因高力士出三思家迹其禍亂所從來者武清以林甫代為相 漸矣傳曰存亡在所任前劉向傳治亂禁人君可不慎其細哉

二十四年武惠妃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瑒帝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陛下踐

祚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柰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悅

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帝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爲之動色爲切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劾明年將廢太子帝召宰相謀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

臣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

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為仇讐孝經九父子之

性道也天置相可不慎哉

二十五年四月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

才引讖書為證帝怒甚命左右擗於殿庭絕而

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瀘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

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貶九齡荊州長史

臣祖禹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

為之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

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於此而異也始誅韋氏

抑外戚唐肅宗紀景靈元年六月壬午

韋氏安樂公主鄭厚曰韋后與安樂公主

合謀於解頤中進藥中宗崩奪宗方為相王

子臨滿王誅樓如雪微服與劉幽求等入向

可失乃攻白獸門斬關初入韋后走入飛騎

營有飛騎斬其首安樂公主方照鏡盡圍軍

士斬之捕索皆斬之焚珠玉錦繡唐本紀

中及后親族皆斬之詆神僊禁言祥瑞唐本紀

三年七月乙未焚錦詆神僊禁言祥瑞唐本紀

三年九月丙寅豈不正哉其終也惑女寵極奢

侈求長生悅機祥唐楊貴妃傳開元二十四

意者或言妃姿質天挺宜克振庭召号太真

得幸遂專房宮中號于殿與皇太后等又

天竇九載寶真符命張均等性求得之時帝
傳通教葉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群臣奏表
無靈曰本紀贊云自高宗中宗再降女禍
氏遂以族滅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
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幾致太平及侈心
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以為樂而溺其所甚
愛忘其所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以一
考其終始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如此以
人之身而前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
故也可不戒哉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為庶人尋賜死七
月大理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
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鳥雀不栖今有鵲

巢其樹於是百官以樂致刑措樂平上表稱賀
帝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幽國
公

臣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林甫以刑措
受賞讒諂得志天理滅矣安得久而不亂乎
二十七年二月群臣上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
皇帝

臣祖禹曰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豈
其德不足歟名號一而已矣及燕皇帝之號

史秦始皇紀秦初并天下廷尉斯等與博士
議曰古有天皇地皇有天皇有秦王泰王最貴臣等
昧死上尊號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曰
稱曰朕王曰夫泰著皇來上古帝位號号曰
皇帝他如議制曰固已僭矣後世因而不改
可朕為始皇帝

以為法後王也漢哀惑於妖讖太初始有陳

聖劉太平之號前哀帝太初元年號國陳聖

德周宣驕恣自稱天元北後周宣帝高宗稱

天皇武后稱天后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壬

尊號之興盖本於開元之際主驕臣諛遂

著以為故事使其臣子生而加謚於君父豈

不悖哉

二十九年正月帝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

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

宮相見帝遣使求得於盤屋音庚式樓觀山間

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命畫玄元真容分置

諸州開元觀

臣祖禹曰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記中庸誠

則化則明則動則變變揚雄曰人心其

神矣乎揚問神篇人心其神人之有夢也蓋

神矣乎揚問神篇人心其神人之有夢也蓋

亦誠之形而心之神也今夫入無人之室而
其心惴焉則或聞肅肅之聲見罔象之形也
何心之動也夢亦如是矣昔高宗恭默思道
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果求而得之書
命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作說命王書曰以台政於四方惟恐德弗
類恭默思道夢帝賚子良弼以代子言曰富
版參件以形旁求天下說藥博巖之野惟肖
爰止作相王此其心之神也開元之末明皇
怠於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
其祖也即老子故感而見夢亦其誠之形

也自是以後言祥瑞者衆而迂恠之語日聞
事並見諛諛成風姦宄得志而天下之理亂
矣人君心術可不慎哉

天寶元年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
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凡鎮
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
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
兵凌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
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臣祖禹曰海內之地非不廣也生民之財非不多也人君苟能清心以治之恭儉以守之唐崔殖傳文帝躬履儉約為天下守財豈有不足之患哉守成之君不能持盈孔能持盈守成於其安也而勞之於其富也而刻之是以天下之禍常基於太平之時至於亂已成而人主猶不悟也豈非好大多欲好呼切任失其人之欲歟陳王府法曹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外之空中告以丹鳳門外之空中告以

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二月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二月二月饗玄元皇帝於新廟甲午饗太廟丙申合祀天地於南郊改桃林縣曰靈寶田同秀除朝散大夫

臣祖禹曰孟子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崇老喜僊故其大臣諛小臣欺蓋度其可為而為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為姦罔哉昔漢文一為新垣

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僊之事可謂能補過也

二年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皐繇為德明皇帝

臣祖禹曰老子之父書傳無見焉取方士附會之說而追尊加謚不亦誣乎皐陶作士而作史者以為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為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止放類也唐之先祖出於隴西故其葬有此次可考而必託之上古以耀

於民非禮之禮適所以為後世笑也

四載正月帝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官中為壇為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藥成以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達旦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

臣祖禹曰明皇假於恠神以罔天下言之不怍怍不怍也語十四其難而居之不疑語取仁

仁而行違何以使其臣下不為欺乎是率天下而欺已也昔漢武封太室而從官諂諛言有呼萬歲者前本紀元封元年春正月詔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翌日親登崇高御吏乘駕在廟勞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明皇乃自為詐又甚於漢武矣

初武惠妃薨帝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賢衛即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期歲

寵遇如惠妃七月冊昭訓女為壽王妃八月冊太真為貴妃

臣祖禹曰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詩新臺

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娶之毛氏傳云伋宣公世子宣公為伋娶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明皇殺三子又納子婦翔惡為故切取去聲

於官中用李林甫為相使族滅無罪父子夫婦君臣人之所以立也三綱絕矣臣語註君為子綱夫為妻綱

其何以為天下乎
六載十月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

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
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
厲兵秣馬秣音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
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帝命忠嗣分
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
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
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
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
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

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兵以不
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
得之未足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
爲之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
宿衛其次不過黥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命
易一官乎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帝
怒李林甫因使人誣告忠嗣敕徵入朝貶漢陽
太守八載帝使哥舒翰攻石堡城拔之唐士卒
死者數萬果如忠嗣之言

臣祖禹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為無益害

有益書旅契不作無益不以所得易所亡不

顧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

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而

勿分兵以助延光均之得罪不亦宜乎既

黽勉奉詔予之兵而復撓其謀予音與撓使讒

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邪

十二月以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自唐興

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

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

畧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

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

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

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

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無統矣李林甫欲杜

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

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

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

能為朝廷盡死帝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臣祖禹曰李林甫巧言似忠明皇故信而不疑然以胡人不知書則不必聰明聖智之主而後能知其謀也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李林甫得其計以中其欲仲中人苟不能以制制欲速而不復何所不

至哉

八年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物有差帝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臣祖禹曰財者天地之所生而出於民之膏血先王知稼穡之艱難昔無逸君子先知杼抽之勤勞杼五呂切盛緯器也故取之有制而用之有節明皇暴斂而橫費之橫去聲其不愛惜如此安得無禍乎

帝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六月上聖祖號曰
大道玄元皇帝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皇帝太
宗謚曰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皇
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皇帝睿宗謚曰玄真大
聖皇帝寶太后以下皆加謚曰順聖皇后十三
載二月朝獻太清宮又上聖祖尊號曰大聖祖
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太皇大帝享太廟上高祖
謚曰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
聖大廣孝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大弘孝皇
也

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謚曰
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謚孝故

臣祖禹曰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謚號惟一

而已既稱天以誅之

唐順口誅銘誅音壘述
前人之功德說文曰

也謚則子孫不可得而改也高宗不師古昔始

改祖宗舊謚天寶以後增加複重至繁而不
可紀夫祖宗苟有高世之功德則曰文曰武
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妄加之則是誣之

而使天下後世以爲譏玩也故夫孝子慈孫
之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浮過也記
表記行之則天下心服之矣未聞以謚號繁
多爲貴也唐之典禮不經經常亦甚哉
九載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
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
求得之時帝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
群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爲觀以
祝聖壽帝悅

臣祖禹曰昔秦始皇削平六國六國燕韓魏趙齊楚
武帝驅攘四夷前禮樂志征討皆雄才之主
也及其爲方士之所欺玩無異於嬰兒人君
惟恭儉寡慾清虛以居上則邪諂無自而入
矣其心一有所蔽鮮不爲惑也鮮切先明皇不
正其心故小人爭爲幻以惑之幻音其神明
精爽既奪矣此所以養成大亂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

玄宗下

十載帝命有司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
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旣成具幄帟器皿亦音充充

物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祿山生日

帝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

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襜褕裹祿山兩居切

使宮人以綵輿舁舁與居切帝觀之喜賜貴妃洗兒

金錢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官

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
聞於外帝亦不之疑也

臣祖禹曰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者知

其將為戎

左傳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

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杜預云

辛有周太史伊川周地被髮而祭有象夷狄

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為戲至使出入

宮禁而不疑褻慢神器亦極矣豈天奪其明

將啓戎狄以亂華歟華中何其惑之甚也

十一載戶部侍郎王鉷聚斂刻剝中鉷胡歲貢額

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

皆不出於租庸調中外嗟怨帝以鉷為能富

國益厚遇之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為使

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中使賜

賚不絕於門雖李林甫亦畏避之鉷弟戶部郎

中錡凶險不法錡何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

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鉷恐事泄捕得殺之王

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也詬之私庭鉷又

殺之錡所善邢綽與右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

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有告
之者帝使鉞捕之鉞意鐸在絳所先遣人召之
乃捕絳絳格鬪且走禁軍擊斬之國忠言鉞必
預謀敕陳希烈與國忠鞠之於是任海川韋會
等事皆發鉞賜自盡鐸杖死於朝堂鉞子準偁
流嶺南尋殺之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

臣祖禹曰昔榮夷公好專利厲王悅之召穆
公一本作良夫知王室之將卑以為王人者將導
利而布之上下者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

利百物之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墮
墮則所害者多

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
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
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
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以導利
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曰
休揚懼怒之來也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
猶謂之盜而王行之其歸鮮矣榮公君用周必數
也王下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王行暴虐侈傲國人
謗故凡有利必有害利於己必害於人君子
不盡利以遺民遺去所以均天地之施也
聖王寧損己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己記曰

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記大學傳百乘

有盜臣寧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鮮先也

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謂善終前食

貨志武帝時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

年十三侍中言利事析秋毫矣元封元年為

治粟都尉領大司農幹天下搃鐵盡籠天下

貨物從之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煎

乃弘羊天唐世言利始於宇文融唐本傳融廣

後言利百姓怨怨有司寔失職自融始其融既

流死同州卒而韋堅楊慎矜王鈇繼起又並

甚之唐本傳贊字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鈇繼起又

下獲寵負勢自用其人莫敢違極於楊國忠

皆身首異處宗族塗地其故何哉壅利而所

害者衆也天下之怨歸之故其惡必復其禍

必酷而唐室幾亡其後以劉晏之能猶不免

者乎必若公劉之厚民劉公詩美公管仲之

富國管仲以魚李悝之平糶魏文侯李悝作

上糶三而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

民通足平則止小熟則發小熟所歛中糶一使

依中熟所歛大熟則發大熟所歛中糶一使

也足耿壽昌之常平漢宣帝時耿壽昌白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
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使之不為培克上下皆
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
效如此可不戒哉

十二載正月帝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
垆草制楊國忠諫而止時垆為太常卿翰林院
供奉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
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諸文詞
於北門候進止謂之比門學士中宗之世上

家專其事帝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
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碁數術之士皆處
之謂之待詔

祖禹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

初學記中

書令漢武所置出納故詔敕行焉明皇始制
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
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
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棋數術執
伎以事上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

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制下懷其利為之者不亦可羞哉

先是劔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
瀘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
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六月劔南留後李宓又
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士卒罹瘴
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
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
前後死者二十萬人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

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壘蔽之為害深

也管子法合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

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

十萬而不得知去以敗為勝其不亡豈不

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

實告君者蓋在位者皆小人無一賢也當是

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在位共四十六年自以為太

早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暮由
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帝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
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
長師又遣將擁兵大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
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帝曰卿勿言朕徐
思之自去秋水旱相繼關中大飢楊國忠惡京
兆尹李岷不附已以災沴歸咎於岷岷音厲岷
手珍音反九月賊寇長沙太守帝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

言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帝以爲然扶風
太守房瑄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
天下無敢言灾者高力士侍側帝曰淫雨不已
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
陰陽失度臣何敢言帝默然

祖禹曰明皇之言未爲失也其失者任非
其人也誠使朝事付之相姚宋相去邊事付
之將如王忠嗣夫復何憂哉而以姦宄爲
賢能巨猾爲忠良是以禍亂成而不自知也

自李林甫之時言路塞絕

唐李林甫傳居相位十九年固寵市

權欺蔽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禄養資無敢言者滿闕杜絕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邳令因

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不暇亦

何所論君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欲

三品鳥首一鳴則黜之矣後韓以妻言為實

以實言為妖楊國忠知其君之可欺也而欺

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宴安寵祿諛佞成

風大亂將作凡民且能知之而無一人敢言

者蓋其君子皆去其立於朝者皆小人也高

力士惟慳之臣非有深謀遠慮心知其事而

不忍噤默

噤文曰噤反說也此非其忠義過人

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而至於宦者言天下之

事明皇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

不亦宜乎

十五載三月以吳王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

兵馬使賈賁前至雍丘有衆二十先是譙郡太

守楊萬石以郡降祿山逼真源令張巡使為長

史西迎賊巡至真源率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

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

西至雍丘與賈賁合

臣 祖禹曰明皇之末朝廷無忠賢左右無正

人一旦賊兵起幽薊唐開元十八年以洛陽縣為薊州薊音計中

原瓦解中原中國也前徐而顏果卿首謀常

山真卿唱義於中原唐顏果卿傳安祿山表

原瓦解及軍綱及長史袁履謙許定策時真卿在平

常山約起兵張介然崔無訛死其城郭唐張

斷賊且道張介然崔無訛死其城郭唐張

傳祿山反守陳留唐張

日城陷不能入唐張

官守

唐李愬傳愬攻東京留守安祿山互

珣繕城壘愬攻東京留守安祿山互

數日薄城下愬坐留守府夾守臺城陷祿山

賊時為事並見上張巡以縣令起兵郭子儀

鷹揚於朔方唐本傳祿山反詔子儀充朔方

於河北唐本傳光弼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

莫如孰謂天下無人乎蓋有之而不用也其

後興復唐室卒賴之於忠賢夫國有人則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人則亡古者萬乘之國有一臣則不可得而亡况忠賢如此其多乎唐之不亡斷可知矣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烈文詩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毛氏云競強也訓道也鄭氏云無疆乎惟人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運矣故天下所為也侯順其苟得其人則何危亂之有

哥舒翰軍於潼關或說楊國忠曰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授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無後繼萬一失利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使

李福德領之乃募萬人屯灊上令杜乾河將之名為禦賊實備翰也翰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衣灊上軍隸潼關六月召乾運詣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帝遣使趣翰進兵後陝洛翰奏以為未可國忠疑翰謀已言翰逗留將失機會帝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與賊將崔乾祐戰於靈寶西原翰大敗乾祐進克潼關蕃將大拔歸仁等執翰以降賊臣祖禹曰楊國忠既激安祿山使之速反以

信其言

揚國忠明皇貴妃之從祖兄天寶中

信其言如既進冊國忠亦浸顯三姊皆美帝

兵潼關恐其為已不利動為身計不顧社稷

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大就利

避害小人之常也利發於己而不利於人則

為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為之自以為得

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

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

家國伊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

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

得不傾覆乎

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帝然之甲午移仗北內

既夕命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開廐馬

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帝獨與貴

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

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

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臣祖禹曰傳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况爲天下之主乎古者天子巡狩必載廟主而行明皇旣不能率其民人城守以待勤王之師必不得已而避寇出奔猶當告於宗廟論衆而行爲備而動則不至於顛沛矣乃以天子之尊獨與其一介之身而迓委其子孫皆作城守以自守其地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京師不守人主先爲出計自明皇始矣夫

臣嘗王洛脚前行告諭邵縣軍頭令其至陽望賢宮洛脚與縣令俱避中使故以文書其有應者日向中帝猶木食枵腹自市胡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屬雜以麥豆皇孫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帝皆酬其勞之衆皆哭帝亦掩泣

臣祖禹曰臣民之位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者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所恃者衆心之所戴也合而從之則爲人君離而去

之則爲匹夫天下常治則能保人君之尊亂
則眾散衆散則與匹夫何異哉書曰予臨北
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書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
不敢自恃如此故其國家可保也明皇享國
式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自長安至咸陽不
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
恃乎

文部從進一曰保九成禍心一非一

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
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忠良以廣
聰明善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元
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
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
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
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
許之乎帝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
之

臣 祖禹曰天寶之亂田夫野人皆能知之而其君不得聞豈不哀哉夫壅蔽之禍至白刃流矢交於前六親不能相保而始覺也不亦晚乎

右玄宗在位四十六年傳位於肅宗寶應元年崩年七十八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一

肅宗

至德元載七月甲子帝即位於靈武城南樓尊
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

臣祖禹曰哥舒翰守潼關王忠禮請迴兵誅
楊國忠翰曰此乃翰反非祿山也翰偵軍降
虜江固無足道然其言可爲後法肅宗以
皇太子討賊至靈武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
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

唐自
高祖

武德至胎宣帝大祐凡由漢以來享國最爲

長久然三綱不立語疏君為臣綱父無父子

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

化下無廉耻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

下記大學欲齊其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

也語十三其身正不令而唐之父子不正而

欲以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

帝在靈武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

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皆闕

丙... 自若監察杜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

司帝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臣祖禹曰昔趙襄子有晉陽之難群臣皆懈

惟高共不敢失禮及襄子行賞以共為先史

世家趙襄子與韓魏之國攻晉陽歲餘引汾

水灌其城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群臣皆

有外心禮蓋慢惟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

夜使相同輕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

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

子曰方晉陽急群臣皆無先之肅宗之在朔方

共下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肅宗之在朔方

唐室危如綴旒也旒氏商頌之長發詩箋云綴旒喻

其易絕亦如此李勉不以正路夷險易其心
家之危也不以君父在草莽而廢其職
說文曰草中為

事君若此可謂忠正之士矣

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房瑄瑄官切喜賓客好談論

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賀蘭

進明與瑄有隙言瑄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

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帝由是踈

之瑄上疏請將兵不帝許之加持節招討

西京無防禦節度使瑄請自選

任恣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川

軍旅瑄為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

瑄分為三軍以南軍北軍為前鋒十月二軍遇

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瑄效古法用車

戰以牛車二千乘乘去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

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

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瑄自以南軍戰又敗

帝聞瑄敗大怒李泌為之營救帝乃宥之待瑄

如初瑄性高簡時國家多難去而瑄多稱病不

朝謁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
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以是大招權利明
年罷瑄為太子太師

臣祖禹曰房瑄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
既踈之而猶以為將帥俟其能成克復之功
是不知其臣也瑄以讒見踈而猶以討賊為
已任是不量其君也量如字君不知其臣臣
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成天下之務未
之間也且肅宗任瑄而瑄任劉秩君臣不知

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帝在彭原辟舍監狹帝與張良娣博打子娣音

聲聞於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壘帝乃潛令刻

乾樹鷄為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臣祖禹曰明皇播遷於蜀肅宗越在草莽見解

上宗廟焚毀社稷丘墟此痛心嘗膽之時也

史越世家其王夫差擊越敗之越王句踐反

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

亦嘗膽曰女志會稽之耻邪而於軍旅之中
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為樂乎肅宗之志不

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歟

二載四月帝在鳳翔是時府庫無蓄積專以官

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空去聲自開府

將進列御大將軍下至中郎即將聽臨事注名

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以至異姓王者諸

有官者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大

將軍告身一通纜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

衣金紫衣去聲至有朝士朝士而身執賤

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至是而馬

臣 則禹曰傳曰不執不物謂之亂政左

伯 謂之亂政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執不物

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

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則人貴之君以為

賤則人賤之難得而加於君子則貴矣易得

而施之小人則賤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

濫假名器左不成一年謹名與輕於糞土此亂

政之極也唐室之不兢強不亦宜哉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等大軍收西京初帝欲

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
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葉攝音欲如
約傲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
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
京乃如約葉護許之十月收東京回紇及西域
諸胡縱火大掠三日軍士為之鄉導府庫及士
民之室皆空回紇意猶未厭傲患之父老請率
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臣祖禹曰肅宗欲克復中原求天下之賢

而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何
患乎賊之不滅而唐之人主好結戎狄以求
其援肅宗姑務欲速不為遠謀語十三欲至
使諸胡縱掠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甚乎
昔武王伐商亦有微盧彭濮書牧誓武王與
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鬼鬻微盧彭濮
人孔安國云八百皆蠻夷戎狄蜀文王者國
名在江漢春秋之時姜戎常佐晉征討皆以中
國之師制之使為犄角之助而已春秋唐三

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肴杜預云姜氏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櫛之不同陳故言及倚居錡切至於後世則倚戎狄以成功也倚靠與之共事未有不為患者也

十二月上皇至咸陽帝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官南樓帝釋黃袍着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降如字撫帝而泣帝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為帝着之帝伏地頓首謝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餘齒汝之孝也帝不得已受之上

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帝固請自扶上皇於殿尚食進食帝品嘗而薦之將發行官帝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帝親執轡行數步上皇止之帝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

祖禹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立於靈武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是以不孝令也及其迎上皇於望賢宮百姓皆注耳目則辭

帝服避馳道屑屑馬為末禮以眩耀於衆豈其誠乎况其終也用婦言而保奸謀遷其父

於西宮卒以憤鬱而殞事親若此罪莫大焉唐張

傳乾元初立為后稍豫政事與李輔國

多以私譖掩權與輔國謀徙上皇西內

帝召山人李唐帝方擁幼女餽唐曰

無惟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陸

下而制於后卒不敢謂西宮事

上元二年又李輔國傳輔國安言於

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

會帝屬疾輔國即與慶

中馳奏曰陛下

中太上天還西內且臨危則以大

不豫至棄天下

且臨危則以大

且臨危則以大

且臨危則以大

且臨危則以大

且臨危則以大

利居安則驕小節以是為孝亦已悖矣孟子

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歆

而問無齒決孟子盡心不能三年之喪而總

決此之謂不知務中餘肉謂既不能念三年

飲食大樽齒決齒中餘肉謂既不能念三年

之喪而察察於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既放飯

忘其大者喻肅宗不其肅宗之謂乎

乾元元年六月史思明既降戶部切李光弼以

忠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帝從之會承恩入京
師帝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
謀泄思明責之承恩謝曰此皆李光弼之謀也
思明乃集將佐吏民向西大哭曰臣以十三州
十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
連坐死者二百餘人囚思敬表上其狀帝遣中
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李光弼之意皆承
恩所爲殺之甚善

臣祖禹曰王莽所以威服海內惟其有信與

我而已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自立於鄉黨
况人主而爲不信天下其誰從之肅宗既納
史思明之降加以爵命於時未有逆亂之節
也李光弼爲國元帥職在禦侮知其有不臣
之志終爲背叛言於君而備之可也待其發
而誅之可也乃使傳語之臣陰與其黨爲盜
賊之計不亦辱王命乎若事之捷勝也則反側
之人反側不誰不懷懼事之不捷適足以長
亂亂長切非所以弭亂也弭止也旣失信於已降

之虜又歸罪於死事之臣欲以服天下奸雄
之心奸與豈不難哉

九月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帝以子儀
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
照朝恩為觀軍容宣慰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
始明年三月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

臣相尚曰風沙衛殿齊師殖綽最曰子殿國

師齊之辱也

左襄十八年秋向告晉故曰城
上有烏齊師其遺十一月丁卯
齊師風沙衛師大軍以東

元帝人殿師故以為辱
殿丁練切軍後曰殿

夫以諸侯之師使開

人殿之猶以為辱况天子之師而使宦者為
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虜郭
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
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
之衆而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上元元年十一月淮西節度使王仲昇惡宋州
刺史劉展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屈彊不受命
名應謹識請除之延恩因說帝曰展與李銑一

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不去之恐爲亂然
方握強兵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俟其釋兵
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帝從之以展爲江
淮都統三道節度使密敕李峘鄧景山圖之延
恩授展制書展疑之延恩乃馳詣廣陵與峘謀
解印節以授展展舉宋州兵七千趨廣陵延恩
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
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使其
將擊景山景山衆潰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

陵峘悉銳兵守京口聞展將至軍自潰峘奔宣
城展陷潤州昇州十二月陷蘇州常州湖州泗
州宣州濠楚舒和滁廬等州初帝命平盧兵馬
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旣
敗與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
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爲賂神功討展
展敗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千數
城中穿掘畧徧明年擊展斬之平盧軍大掠十
餘日安史之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

毒矣

臣祖禹曰邢延恩一言而朝廷信失藩臣背

叛江淮數千里罹塗炭之患書仲祖之誥民

況墜危無救之者甚矣小人之交亂四國也

肅宗不明有以來讒慝之口豈特一延恩之

罪哉

二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

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

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

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法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臣祖禹曰陽失其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剛失

其所以為剛則困於柔君與夫為陽為剛臣

見制於輔國張后故為肅宗不君故制於小

人女子不能讎疾而反畏之欲見其父而且

不敢其况能保四海乎

九月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以

建子月為歲首月皆所建為數疏音因赦天下

臣祖禹曰肅宗信禳祈之小數以為更制改

號更亦改可以致福而弭禍弭除夫畏鬼神

聽巫覡者匹婦之愚也男巫曰巫女巫曰覡以天

下之君為之不亦異哉

寶應元年建巳月楚州刺史崔旆表稱有尼真

如沈愆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

有災以此鎮之群臣表賀甲寅上皇崩帝疾轉

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月為

正月月數皆如舊赦天下丁卯帝崩

臣祖禹曰昔堯命重黎絕地天通書曰刑乃

有地天通周蓋惡神人雜糅巫覡矯妄而誣天

罔民也後世主昏於上民迷於下黷亂天下

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奸

偽得以惑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

驗亦可睹矣

帝疾篤張皇后與太子謀誅李輔國太子不可

后乃召越王係諭之授甲於長生殿程元振知

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廡輔國元

振夜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及宦官等百餘人
遷后於別殿帝在長生殿使者過后下殿使去
并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人皆驚駭逃
散帝尋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充王憫

臣祖禹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皂隸之流

為開唐小兒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
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已以駭歿張后二王
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
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初帝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瑱音瑱

諷將吏上表留之行及鄧州復令還鎮荆南呂

諲諲音淮西王仲昇及中使往來者言瑱曲收

衆心恐久難制帝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

令瑱止領六州行軍司馬裴茂謀奪瑱位茂音

密表瑱倔彊難制俱課請以兵襲取之帝以為

然乃以瑱為淮西河南十六州節度外云寵任

實欲圖之密敕以茂代瑱為襄鄧等州防禦使

瑱聞徙鎮大懼又諷將吏留己代宗欲姑息無

事復以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裴茂既得密敕
即率麾下二千趣襄陽趣與同瑱以兵逆之逆也
問所以來對曰尚書不受朝命故來若受代謹
當釋兵瑱曰吾已蒙恩復留鎮此因取敕及告
身示之茂驚惑瑱與薛南陽縱兵夾擊大破之
追擒茂於申口送京師賜死

臣祖禹曰肅宗信讒黜陟不明以藩鎮為餌
欲誘反側之臣故劉展叛於前來瑱亂於後
皆朝廷易置字易如不以其道故也且瑱未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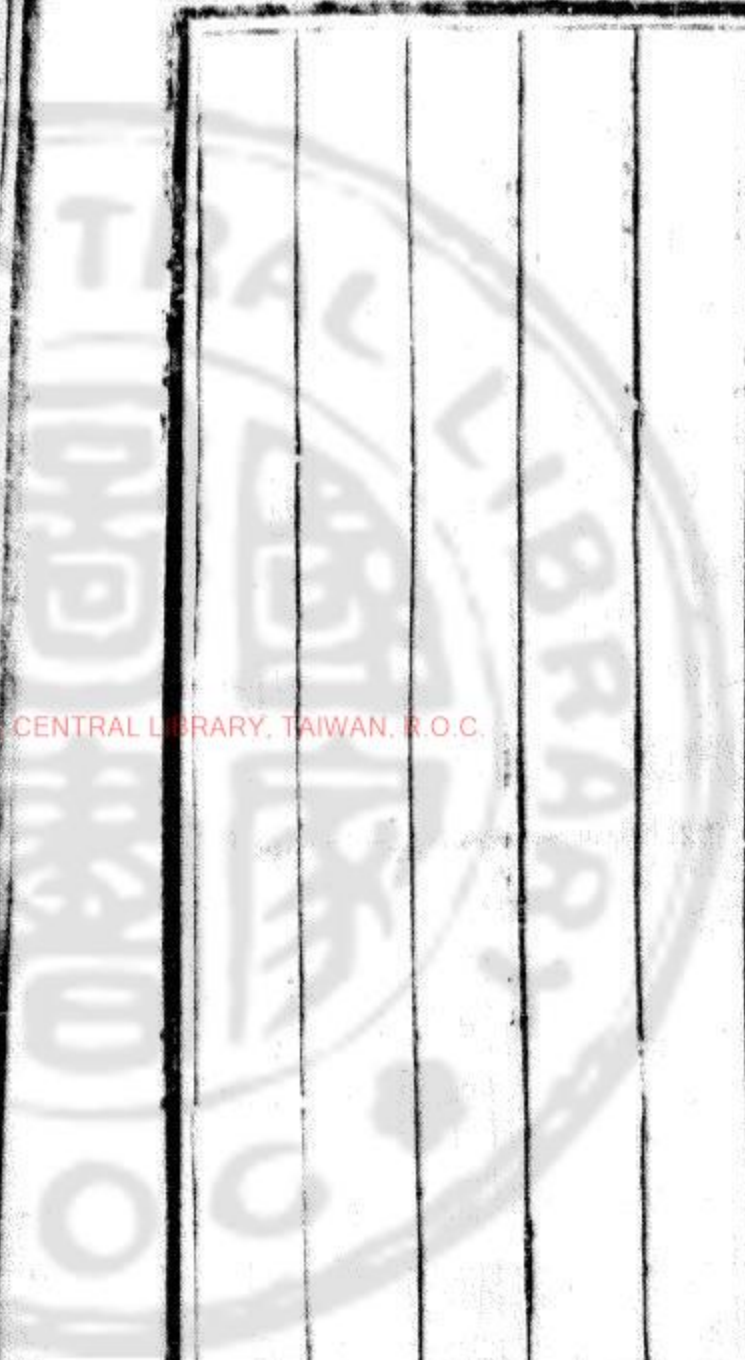
臣節而行裴茂篡奪之謀使茂克瑱而代其
位不若瑒跋扈之為愈也跋扈強梁之夫藩
臣屈彊阻兵得一賢相足以制之肅宗謀及
宦者得無亂乎

右肅宗在位七年崩年五十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二

代宗

廣德元年閏正月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衛
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
五州都防禦使李懷僊仍故地爲幽州盧龍節
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
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
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
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臣祖禹曰僕固懷恩既平河北而除惡不絕其本復留賊黨以邀後功亦由任蕃夷為制將故也唐失河北實自此始使郭李為將其肯遺國患乎遺去聲

六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論進士明經之弊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左丞賈至議以為自

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馬在流寓者庠序推馬勅禮部具條目以聞七月綰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吏刑部考試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臣祖禹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

學校

三代以前以鄉舉里選取士記司徒命鄉論秀士非之司徒曰選士司徒

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於司徒曰造士大樂
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
王而定其論定然後官之任
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爵之任
至唐而其弊
極矣惟楊綰貢舉之議最為近古可行而立
為庸人沮止况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舉而
措之天下不亦難乎

二年二月僕固懷恩叛其子瑒為其眾所殺
首詣闕群臣入賀帝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
致勳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

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
皆感歎帝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帝恐
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
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
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帝迎其母至長安厚加
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過之加厚

祖禹曰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左莊

年臧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初焉代宗之責己
也厚其待人也恕也韓原毀古之君子其責己

然而誠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善惡惡不明上下之情不通讒巧得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有功者不自保無罪者恐見誅以恩加人而人不親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為唐世姑息之主記檀弓也小以姑息鄰氏云息猶安也取安也由不得其道也

曆五年十一月元載以李泌有寵於帝忌之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來參帝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游

所俟朕決意除代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也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游使善待之

臣祖禹曰代宗以萬乘之主不能庇一臣而匿之於遠藩既相元載知其不可則退之而已矣乃欲稔其惡而誅之稔熟也且載方見任而與泌密除載然則人臣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此天下所以多亂也

六年八月帝厭元載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者為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

太子相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臣

祖禹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已可也誰敢不從且載所以方命虐政者挾君以為重也君去之則失其所恃何為之能為乃立黨自助以傾其相視之如敵國

也相匹敵之國類主勢不已卑乎哉

十一月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前之子華帝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在焉

慢

臣祖禹曰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以為既不能

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孟公孫丑既不能

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齊與吳皆列國也後世且猶

羞之代宗德不足以柔服刑不足以御姦以

天子之尊而以女許嫁叛臣之子苟欲姑息

而反以納侮君道卑替亦已甚矣此公卿大

臣之耻也

十年十月諸鎮討田承嗣帝嘉李寶臣之功遣

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
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駟從甚盛即日省
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世祖禹曰上之化下如風之靡草也
語子十二

上之風必偃靡亦偃楊綰以清名儉德為相

而天下從之如此况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

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脩其身

而天下自治記大學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

下平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

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離此之謂也

是秋霖雨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判度支

度韓滉恐鹽戶減稅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

瑞鹽生帝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

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不實帝令御

史按察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澤阿附

度支稱縣境田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澤同帝

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

之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

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計
澧州司戶而不問澆蔣鎮還奏瑞鹽實如澆所
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臣并置神祠錫以嘉名
帝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臣祖禹曰代宗責縣令職在字人無恤隱之

心也隱憫而阿黨權勢熱之當矣韓滉掌邦計

之臣澆判度支故敢為面欺乃置而不問是

刑罰止行於卑賤而不行於貴近也蔣鎮以

諫官受委覆實而共為姦罔人主卒受其欺

近臣亦無敢言此二臣者豈非以其君雖欲

恤民而卒歸於好利受佞可以蒙蔽故敢行

詐而無所忌憚也是以雖有仁心而民不被

其澤孟離妻今有仁心仁聞而民天下愈受

其弊由賞罰不平聽任不明故也且在縣令

與御史則始疑而終察之在戶部與諫官則

始疑而終信之其為欺一也明於踈遠而眩

於貴近是朝廷無公道也書曰無偏無黨王

道蕩蕩書洪範五皇極無偏無黨王若代宗

者其何責焉

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
在亮陰中動遵禮法
閔詔罷省四方貢獻之
不急者罷黎園使及樂
工三百餘人又詔天下
無奏祥瑞及獻珍禽奇
獸怪草異木內莊宅使
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
千餘斛帝令分給所在
充軍儲放諸國戶賦馴
象於荆山之陽凡四十
有二及豹納納豸豸鬪鬪鷄
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
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
皆悅皆青軍士至投兵相
顧曰明主出矣吾屬

猶反乎

臣祖禹曰德宗即位之初
思致太平知天下

厭代宗之政滌其煩穢
決其底滯四海之內

聞風震悚以為不世出
之主也唐太宗紀贊

世不數年而致大亂何哉
燭理不明而所任

非人求欲速之功役其
獨智而不本於人情

故也前是錯傳策三五計
孟子曰其進銳者

其退速其德宗之謂乎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者
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

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為輕我命
妃懼遽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
忌憚宰相常貯錢於閣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
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
重載而歸德宗素知其弊及即位遣中使邵光
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
黃茗二百斤帝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
是中使之未歸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
敢受

臣祖禹曰代宗寵宦者而縱之受賂雖為蠹
政其害未大也德宗矯其失而深懲之豈不
明哉然其終也舉不信群臣惟宦者之從至
委以禁兵持天下之柄而授之唐劉貞亮傳
宦人領兵附順者益衆宦者傳序德宗懲艾
此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立之置
中護軍糾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其後
下恩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
人主委置於其手如王守澄執憲宗於中和
自國老奈負心門生何之類則其為害又甚
於代宗何其明於知父之失而闇於知己之

非乎昔者明王欲改其先君之過者殆不然
故夫德宗即位之初凡深矯代宗之政者愚
人以為喜而哲人以為憂蓋出於一時之銳
而無忠信誠慤之心以守之記檀弓苟無忠信誠慤之心雖
其不解乎民未有不甚之者也

右代宗在位十八年崩年五十三

德宗一

建中元年正月始用楊炎議約百姓丁產定
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

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臣祖禹曰立法者其始未嘗不廉而終於貪
出令者其始未嘗不戒而終於廢法令者人

君為之而與天下共守之者也唐李乾祐法

共苟朝廷自不守其法則天下其誰守之德

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始戒而終廢其

初禁暴非不嚴也而刻剝之令紛然繼出天

下不勝其弊勝平蓋法雖備具而意常誅求

人君用意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朝廷之意

而不奉其法逆意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德宗

帝初即位踈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賍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賍動至巨萬而謂我曹獨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帝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臣祖禹曰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為哉二臣以賍敗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

深而待君子之淺也舜不以朝有四凶而不

舉元凱左文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于八人

謂之八高辛氏有子八人忠肅共懿宣慈惠和
不封懿親管叔蔡叔夫以失於一人而不取於衆是以噎而廢食也已則不明不能求

賢卒委宦者以為腹心乃疑朝士皆不可倚仗不自知其蔽也

二年二月以御史大夫盧杞為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己者必欲寘
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爲集賢直學士親
任之

臣祖禹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而聚於

朝

前劉向傳封事賢人在上

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人君得一賢者

而相之爲相者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
舉其類繼之者莫非賢也其國未嘗無人焉
則是一得一賢而百姓被其德澤者數十年而
未已也其任小人也豈特一時之患哉亦舉

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
非小人也是以任一不肖而天下被其災害
者亦數十年而未已焉德宗旣相盧杞而杞
復引延齡以爲助則其國政可知矣盧杞相
於建中之初而延齡用於正元之後是始終
之以小人也故德宗之時賢人君子常阨窮
而道不得行由小人彙進而不已也彙類人
君置相可不慎哉

三年四月帝遣中使發河朔三鎮兵討田悅王

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曰將士
有功者吾奏求官勲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共趨
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
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
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况太尉司徒皆受國寵
榮將士亦各蒙官勲誠且願保目前不敢更有
僥覲滔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
士卒帝聞之以力未能制滔賜滔爵通義郡王
冀以安之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以

言諫止之滔不從遣人誘張孝忠孝忠拒之滔
引兵發深州至東鹿將行士卒忽大亂誼諫曰
天子令司徒歸幽州柰何違勅南救田悅滔大
懼走匿蔡雄等矯傳滔令諭士卒曰今茲南行
乃為汝曹非自為也衆乃共殺勅使德又呼曰
雖知司徒此行為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
復諭之衆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令訪察
暗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乃復引兵而南衆
莫敢前卻

臣祖禹曰民皆有常性書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克

惟經厥猷後飢食渴飲以養其父母妻子而終天

年此人情之所欲也豈樂為叛而沈其族哉

然自古治少而亂多由上失其道而民不知

所從近語十九失其故姦雄得以詭其衆而

用之也天寶以後幽薊為叛逆之區中國視

之無異戎狄未滔劫其民如此不得已而後

從之亦足見其本非好亂也君人者可以少

自而脩政矣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

交月詩小雅盡廢則先王不以罪四夷而怨

中國反求諸己自脩而已矣孟公孫丑反求

人君苟行仁政使民親其長愛其上孟梁惠

上仁政斯民親其驅之為亂莫肯從也姦雄豈

得而詐之哉

河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

常憚五年者賓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

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

天下不過借一二十萬則數年之用足矣帝從

之詔借商人錢令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
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榜撻人
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
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糧錢凡蓄積錢帛粟麥
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為之罷市相
聞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
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悉借商所得二百
萬緡人已竭矣

上祖禹曰人君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

伐下庭以一海內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既起
未嘗不虐其民暴斂之害甚於寇盜寇盜害
民之命而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
治之君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復收也孔子曰
苛政猛於虎也記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
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問之曰何故曰
死焉無棺也無槨也無葬也曰無此政夫借商
之事可見矣議者必曰不有小害不得大利
不有小殘不成大功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

寧是以人主甘心焉而卒致大亂此不可以不戒

帝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故當時以為有貞觀之風想望太平及盧杞為相知帝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群臣勸帝以嚴刻御吏中外失望

臣祖禹曰德宗性本猜克德克當作刻唐本德宗猜忌刻薄以自強明故小人易入用崔祐甫則治用盧杞則亂祐甫輔德之以寬大固益其德矣和輔之

以嚴刻則合其性焉由其本猜克故也當其

即政之始勵精求治舊本紀史臣曰帝初

能任賢一為小人所指導而終身不復使如

甫用於貞元之後亦豈得行其志哉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

錢五月詔他道皆如淮南又鹽每斗價皆增百

錢十一月加少遊同平章事

臣祖禹曰少遊重歛加賦以媚上求寵此民也德宗推其法於天下而以宰相賞之是

以百吏承風競為刻剥民不勝困以至大亂
夫以天官當民賊孟告子君不鄉道不志於
之所謂民賊也安得無顛覆之禍乎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二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三

德宗二

建中四年正月關播薦李元平有將相之器帝
擢元平爲汝州別駕李希烈襲陷汝州捕之僞
署御史中丞播聞之詫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
賊而建功也左右笑之無何賊僞署爲宰相有
告其貳者元平斷一指自誓帝患希烈問計於
盧杞杞惡顏真卿對曰真卿爲四方所信使宣
慰希烈可不勞師旅而服帝以爲然命真卿宣



慰希烈為希烈所留真卿叱責之竟為希烈所殺

臣祖禹曰關播薦李元平盧杞陷顏真卿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暴於天下暴露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佞好佞報切所以蔽也相非其人欲不亂其可得乎

五月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劔南嶺南諸軍環

之境沔沔切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度支各切

帝優恤將士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境繞踰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者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筭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當告者錢五十緡官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

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
為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
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聞於
遠近

臣祖禹曰易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凶剝牀

以膚凶象曰剝牀夫牀者膚之所依也剝牀

不已必害於膚剝民不已必害於君故象曰

切近災也現上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

欲速之功速則十不務養民而先用武軍

食不足則果正橫斂以繼之民愁兵怨激而

成亂自古不此邦本而攻戰不息者書五

惟邦本本必有意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八月翰林學士陸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

乃上奏其略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

實財既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無紆

目前之虞紆音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財

備人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

奔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

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
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畧曰今關輔
之間興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
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
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贊
請追還神策六軍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
守仍令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
水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薰已輪者弭怨
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帝不能用

臣祖禹曰賢者之知國如良醫之知疾察其
形以爲病色視其脉理而識死生之變不待
其顛仆而後以爲病也赴仆音陸贄論用兵之
致亂如著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夫豈如瞽史
之知天道乎亦觀其事而知之也非獨如瞽
之賢者能知之意天下之凡民亦必有知之
者惟人君不覺也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
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聽則末如之何也必
亂而已矣

李希烈圍襄城危急帝發涇原等諸道兵救之
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
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
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澧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
唯糲食菜餼衆怒蹠而覆之遂作亂還趨京城
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
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聞架陷感矣

臣祖禹曰昔秦逐匈奴戍五嶺而陳勝起大
澤南張耳陳餘傳爲耳餘爲古校尉至諸將

有丘嶺之戍云云使天下父子不相師
今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莫不嚮應隋伐
突厥高麗而楊元感亂黎陽自古攻戰不
傾國以外向者必召內患民疲而本挫故也
夫城之危德宗以爲至憂故竭天下之力以
救之而不知大盜之覆都邑譬之欲除疥而
疾潰於腹心欲救四支而禍發於頭目兵革
旣起天下之變其可勝慮乎

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
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

在軍籍受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司農卿段秀
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猝有患難將何以
待之不聽至是帝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
者帝乃出幸奉天

臣祖禹曰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左右常

伯至於綴衣虎賁皆選忠良而勿以儉人

政周公用威戒于王曰拜手稽首告嗣

綴衣虎賁皆選忠良而勿以儉人

侯呂伋掌天子之兵故康王之立太保命

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以逆周家以

為天子心膂爪牙者太公之子也

仲桓南宮毛伴爰齊侯呂伋以二千

也以宰相之命二諸侯往焉慎重如此王室

其可亂乎晉悼公使弁糾御戎荀賓為右使

訓諸御知義群駟知禮故可用也

之時宿衛者猶以忠力之臣與公卿之子蓋

古之遺法也夫以天子之尊必使諸侯與天

下之賢者共扞衛之訓其徒旅使知禮義不

如是不足以爲固也後世苟簡人君多疑寧與小人而不與君子德宗之世所任尤非其人至於變起京邑而無一卒之衛其後懲前之失委之宦者而其禍愈深夫聚天下不義之人使執利器而環天子之居不以付之忠賢臣是以知後世人主之不尊國家之無法也

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臣嘗謂陛下旣不能推心

待之則不如殺之母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帝倉卒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旣而姚令言與亂兵謀果迎泚而立之帝初至奉天詔徵諸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爲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脩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群臣莫及柰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帝亦以爲然又聞群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軍寡防慮不可不深

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帝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帝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帝以問從臣皆畏憚無敢行金吾將軍吳淑獨請行既至為泚所殺鳳翔後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夜與其黨作亂殺節度使張鎰始帝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遘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

豈得以鑿與蹈不測之淵乎帝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是月以復為吏部尚書公輔為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朱泚自將逼奉天十一月靈武留後杜希全等四軍入援將至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城曰漢谷道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俯栢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鷄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倚居綺切且分賊勢盧杞曰漢谷路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應接可也倘出乾陵恐驚陵

寢渾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自驚陵寢也帝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希全等果為賊所邀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為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攻益急

臣祖禹曰人君如欲知其臣聽其言而以事驗之則忠邪賢不肖可得而見矣姜公輔策

朱泚必反蕭復言鳳翔必亂見幾知變何不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淑沒於賊又誤援軍奉天益危宰相謀國乖刺如此則其人可知矣奉天之守實公輔與復是賴德宗雖以為相不旋踵而踈斥之也後杞幾亡社稷也至死猶以為賢自古臨禍難而不悟難去鮮有如德宗者也鮮上

朱泚僭號大秦皇帝置百官以樊系為禮部侍郎系為泚撰冊文既成仰藥而死

臣祖禹曰司馬遷有言曰知死必勇非死者
難也處死者難使樊系能拒朱泚不作冊文
而死豈不為忠臣乎而文成乃死是亦為逆
而已矣惜哉其為忠與逆在於作與不作而
已系之不敢拒泚不過畏死而怯耳而卒不
免於死其愚豈不甚哉能死而不能拒泚此
特減獲婢妾之引決者耳綱目非能勇也
士有不幸而身處危亂者其亦視此以為戒
哉

朱泚攻固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帝嘗遣徒

步出城覘賊

覘音庫也

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

乞一襦袴

音音

帝為之尋求不獲竟憫然而

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

糲米不情也音厲

每俟賊休息夜縱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

帝嘗帥相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

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群臣皆頓首

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

祖禹曰德宗以飢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

當朱泚十萬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

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先

夏少康不大舊物而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

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故

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

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公孫世下不特大湯豈不信哉

朱泚既據府庫之富不受金帛以悅將士公卿

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六軍從車駕及哥

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
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
有司之暴斂焉

臣祖禹曰德宗欲剋滅藩鎮故聚天下之財

因師出以為名而多殖貨利善仲德之詰惟

國以殖主也貨以為人主可欺天下而莫之

知也夫匹夫猶不可以家之有無欺其鄰里

况人主內有餘富而可以不足欺天下乎得

財而失民將誰與守矣其失國宜哉而向之

所積反爲盜資貨悖而出猶不能竭先王不
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益以此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四

德宗三

帝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鄉日致亂鄉音由

上下之情不通勸帝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畧曰

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

下先去之惡鳥故切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

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又曰四方既患於中

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

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

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疏奏
旬日帝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贊又上疏其畧曰
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
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帝乃遣中使
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
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
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反在推誠又諫
官論事罕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
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人抵皆

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
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
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於接納贊
上疏其畧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
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補
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
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
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又曰誠信之道
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

非所以爲悔者也又曰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以無過爲貴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耻過而遂非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陛下雖爲其辭而非窮其理雖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

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帝頗采用其言如

臣祖禹曰德宗播遷幾於亡國不能反求諸己已觀而以爲失在推誠既過而不改又諫而不從乃疑臣下之揚其惡而掠其美左傳以爲因不復以聽納爲事甚矣其無人君之德也陸贄之言曲盡其情考其聽從曾無一二臣故劓其大畧劓下以見德宗之性與其行事以爲戒焉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
論誼騰亦谷杞等帝不得已貶杞爲新州司馬
白志貞爲恩州司馬趙贊爲播州司馬

臣祖禹曰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故
其去小人也難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
忤意則終身擯斥盧杞裴延齡之徒至死而
念之不衰迫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君子
則於其不可去而逐之矣夫賢之與佞正之
與邪聽其所言觀其所行語五今吾於人也
聽其言而觀其行

亦足以知之矣德宗反而易之豈惡治而欲
亂哉蓋其性與小人合也

興元元年正月蕭復嘗言於帝曰宦官自艱難
以來多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
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帝不悅又嘗言陛下踐
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以致今日陛
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倘使臣依阿苟
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帝旨復
正色曰盧杞言不正帝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

輕朕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浙福
建嶺南等宣慰安撫使實踈之也既而劉從一
及朝士往往奏留復帝謂陸贄曰朕欲遣重臣
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
此朕為之悵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其
不欲行意趨安在贄上奏曰若復有所請求從
一何容為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復不當受疑
一何憚而不為辯明乃直為此悵恨也夫明
則同惑辨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

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辨是使情偽相糅糅音忠
邪靡分帝亦竟不復辨也

臣祖禹曰德宗惡正直而保姦邪故親盧杞
踈蕭復嫌隙既開無事而疑陸贄之言蓋欲
救其心術而執疑耻過不欲辨明寧蓄諸心
曖昧不決而已此讒賊之所由入也孟子曰
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
以亡者蓄與災同其德宗之謂矣

陸贄在翰林為帝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

大小之事帝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帝
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
至帝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帝
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迂帝意盧杞
雖貶官帝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帝雖貌
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
贄恩遇雖隆未得為相

臣祖禹曰德宗於危亂之中斯須不可無贄
贄及其用裴延齡之譖則棄之如脫屣然子立

癖視棄天下於所厚如此宜其無所不薄也

同上其所厚者薄也詩曰將恐將懼維予與女

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小雅谷風詩云其德宗之謂矣

車駕至城固帝長女唐安公主薨四月帝至梁
州欲為公主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
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此宜儉薄
以副軍須之急帝使謂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
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
名耳相負如此如何處之贄上奏極諫帝意猶

怒罷公輔為左庶子

臣 祖禹曰人君置相必求天下之賢蓋欲聞

其忠言嘉謀

揚至孝言合後世之謂

以交脩

其所不逮也

善說命高宗傳

書曰朝夕

納誨以輔台德

同上命之日納也

世宰相與諫爭之臣分其所職人君得失相

不預焉必責之諫臣此謂諛之人持祿保位

之計非賢相之職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以

為非所宜論卒廢黜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

任相哉

帝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

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

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

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贄上奏以

為今盜據宮闈有冒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

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畧曰以一人之聽覽

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

兆之姦欺後智彌精失道彌遠又曰虛懷待人

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
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
雖骨肉結爲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
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御區寓之意喻字
謀吞衆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
嚴東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
勝殘之志是由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
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見討
則致離叛構成禍災

臣祖禹曰德宗好察而不明是以致亂而不
自知其非陸贄欲正其心術故必厚其禍之
所起而極論之使之懲既往之失防未來之
悔也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板詩云云毛

贄云云王之謀不能陸贄有焉

五月帝使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
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以聞
贄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况今秦
梁十里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

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
不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贊上奏
其畧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
不可失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
皆凶部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
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又曰君
上之權特異臣下唯不自用乃能用人

臣祖禹曰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與
尸貞凶易師卦六五為師之主制師之命者

也長子人之師也故行師則吉弟子聽之於
人者也故雖正而凶然則師之道在擇人而
委任之不可以牽制也而人君常欲權在於
己或不欲功歸於人將在外而以君命制之
兵從中御未有能成功者也

六月李晟收復京師露布至行在帝命陸贄草
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裹頭內人贄上奏
以為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拊
循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謀始盡

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璫詔未
敢承旨帝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

臣相尚曰德宗不能虛己以納諫雖勉從陸
贄之言不降詔而遣使是閉其門而由戶出
也人君苟不能彊於為善諫之為益也少哉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者典兵帝即位
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帝復以宦官實
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帝還長安頗忌
宦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十月以文場監神策

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
官分典禁旅

臣祖禹曰德宗為唐室造禍之主此宗社覆
亡之本也臣是以著之

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
帝勉等退復獨留言於帝曰陳少遊任兼將相
首敗臣節韋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臯代
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帝然之尋遣中使馬
欽緒搢劄從一肘耳語而去諸相還閣從一詣

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
奏行之勿令李廬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
陟岳牧無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廬不堪
爲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
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
主上亦有斯言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
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
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帝愈不悅復乃
上表辭位復爲左庶子

臣祖禹曰蕭復欲黜少遊賞韋臯此朝廷之
公議也德宗苟以爲然在於一言使宰相行
之而已何疑於李勉盧翰而獨與從一爲密
邪且旣以爲相而不待之以誠則踈遠之臣
其可信者幾希矣幾平夫如是忠臣賢者豈
得盡其心乎此嗚呼詩忠臣嘉
實得蓋其心矣

貞元二年四月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
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帝憂之
甚會韓滉運米三萬石至陝李泌即奏之帝喜

遽謂左右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
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
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飢饉兵民皆瘦黑至
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爲嘉瑞人乍飽食
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如故矣

莊禹曰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率
之後必有凶年老子野道言民以其愁苦之氣
傷天地陰陽之和致水旱之災夫以兵除殘
如人以毒藥攻疾疾去而人傷亦甚矣其血

氣必久而後復之或終身遂衰一失其養則
易以死亡不若未病之完也先王制治于未
亂保邦于未危周官若昔大猷制治有天
下者可不務哉

三年閏五月辛未吐蕃劫盟初李晟與張延賞
有隙帝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帝重違其
意以延賞爲左僕射吐蕃尚結贊大舉入寇遊
朔及好畤京城戒嚴晟遣將擊敗之尚結贊謂
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三人而已當

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
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擒我經宿乃引
退晟又遣將襲擊吐蕃破之尚結贊乃引去帝
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
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
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爲僧帝慰諭不許韓滉素
與晟善帝命滉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
節還引延賞詣晟第宴謝結爲兄弟因使晟表
薦延賞爲相帝以延賞爲同平章事李晟爲其

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知延賞蓄憾未已
初晟旣破吐蕃摧沙堡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
之吐蕃大懼屢遣使求和帝未許乃遣使卑辭
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爲之請於朝晟曰戎
狄無信不如擊之燧延賞皆與晟有隙爭言和
親使帝意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帝乃
謂晟曰大臣旣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宜
留朝廷朝夕輔朕乃以晟爲太尉中書令勳封
如故餘悉罷之延賞旣罷晟兵柄武臣憤怒解

體不肯爲用五月以渾瑊爲會盟使瑊將二萬
餘人赴盟所李晟深戒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
延賞言於帝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
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帝
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爲猜貳以阻虜
情閏月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
瑊表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
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
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耻朝廷爲犬戎

所侮耳辛未吐蕃劫盟渾瑊僅以身免是日帝
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
曰然抑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
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柳渾
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伏地頓首
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
鎮帝大驚街遮其表以示渾明曰謂渾卿書生
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帝欲出幸以避吐蕃大
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爲飛語者云

成伏兵大安園謀因倉猝爲變晟遂伐其竹六月以馬燧爲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責燧使併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慙稱疾不視事

臣相禹曰人若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有復唐室之大功又再敗吐蕃社稷是賴而

德宗猜忌使勲賢憂懼不保朝夕至於讒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一旦罷晟兵柄中外莫不解體行張延賞之私意中尚結贊之陰謀忠言至計確不可入而姦臣敵國得以欺賣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揚州不別也延賞敗國殄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李泌爲相帝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

之吏禮委廷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是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帝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唐

虞有百揆夏商官倍可知也
古建官雖百夏
分職以聽焉詔王廢置若宰相也
禮制

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

統相得其職君得其道恭己無為而治語十

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蓋以此也後世

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為權在

於己臣亦以為政在於君國之治亂民之休

戚戚憂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

肖者得以苟容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故

也其有功烈見於世稱為賢相者必其得君

之專任職之久言行計從出於一人者也古

者名與實稱而後事成功立焉後世不能正名而其實必合於古然後能有成功如欲稽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統天下始可以言治矣部國大長公主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帝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帝召李泌音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柰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陸

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帝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能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泌因言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今幸賴陛下以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帝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上抽笏叩

玄宗將廢太子瑛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

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因戒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明日帝意果悟太子由是獲免

臣祖禹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諂諛之人助君之決者必曰家事非他人所預
唐李勣傳高宗欲立武昭儀問 陷君於惡率由此言泌以爲天子以四海爲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爲己任其知相之職業

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四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五

德宗四

貞元五年二月帝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曰建中之亂術士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

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帝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臣祖禹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和易說卦

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君臣而言之為君盡君

道為臣盡臣道孟離婁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克舜而

知此窮理也窮理則性盡性盡則至於命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孟盡心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

故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柱楹而死者非正命也夫順

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命故

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見上立巖墻之下而

死者人之所取也非天之所為也順其道而

死者天之所為非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

之中之亂有以取之乎無以取之乎若無以

取之則不窮兵不暴斂不相廬杞而致亂乃

可謂命也若有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紂乎

書西伯既黎西伯既戰黎祖伊恐奔告于夫

爲人君不知相之姦邪不省己之闕失而歸
之術者之言以爲命宜其德之不建政之不
脩也李泌之論不亦正乎

九年二月帝使人諭陸贄立以要重之事勿對
道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贄上疏其畧曰昨
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
之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
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

祖禹曰凡此皆德宗心術之蔽也故肅復

諫之於前陸贄論之於後而終不改蓋自以
愈疑爲得馭下之術而不知失爲上之道是
以愈疑而愈闇也

五月陸贄上疏奏論備邊六失其六曰機失於
遙制自頃遣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
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
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
馳突迅如風颭駟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
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旣

縱剝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招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

臣祖禹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

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不勝多由於此二者矣傳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且戎事在遠而人主自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於九重之中唐孫觀如傳天雖有方叔召虎之臣

周宣

王臣力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敗乃人主自敗其師也

七月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臣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三十餘萬緡抽貫三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給用隨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帝帝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實無所增也虛費

更人簿書而已京城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
奏稱咸陽有陂澤數頃可牧廐馬帝使有司閱
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
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己功縣官
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
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直獨立時人醜
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
今群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爲朋黨
邪陛下亦宜回聖慮而察之帝不從

臣祖禹曰自古聚歛興利之臣非有生財之

術

記大學主財有大道

皆移東於西指虛爲實徒張官

吏置簿書以罔惑人主取功賞而已由明皇
至於德宗其事不謀而同蓋興利必用小人
小人莫不爲欺故其所行皆由一律也

十一月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逐節度使劉
士寧帝議除親王充節度使令萬榮知留後陸
贄上奏其畧曰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
先令順長又曰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

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
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帝不從以萬榮爲留
後

臣祖禹曰自肅代以來藩鎮之將有殺逐其
主帥者因而授之德宗之世姑息尤甚此教
天下以篡也夫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此爲國
者所深惡聖主之法必誅而無赦者也不惟
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偏天
子乎通音禮曰政不正則君位危治政

君也政不正則君位危君爲國者必嚴上下
之等明少長之序使不相陵越者蓋君欲自
安也唐之人主壞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
爲天下乎

十年帝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
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群臣一有譴責往
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篤之
士艱於進用群材淹滯陸贄上疏諫其畧曰以
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

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
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
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帝不聽

臣祖禹曰昔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

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語十二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

過無所不知而所不知賢才而舉之曰夫爲政不

先有司則君代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
人矣不舉賢才則小人進矣失此三者以爲
季氏宰且不可而况爲天下乎自堯舜以來

未有不由此三者而治蓋君人之常道也德
宗反之足爲後世戒哉

贊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二請兩稅以布
帛爲額不計錢數其畧曰穀帛者人之所爲也
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粟庸
出絹調出繒纒布帛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
賦者也續旨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
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
殊惟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

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緡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賤錢折為布帛之數臣祖禹曰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於天下則為用積於府庫不為利也何以知其然邪穀帛出於民而官不可為也錢出於官而民不可為也取其所所有而與其所無則上下皆濟矣是故以穀帛為賦則民不得不耕織以

奉公上此驅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所有而取其所無則民之所所有棄之必賤矣官之所無收之必貴矣穀帛輕則民為之者少錢重則物甚賤者多是以利壅於上民困於下至於田野荒籽軸空大東詩小東大東籽軸共空籽盛繹器毛氏云空盡也由取其所無故也然則以錢為賦官豈得其利乎為法者必使民去末而反本則富國之道也

九月裴延齡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檢閱

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廷羨應移置雜庫以供別較支用大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中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帝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厚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帝亦頗知其詭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其間外事故親厚之群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張滂李充李鈞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

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十一月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帝不悅待延齡益厚延齡日短贄於帝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帝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十二月贄與憬約至帝前極論延齡姦邪帝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壬戌贄罷爲太子賓客巨祖禹曰人君欲聞外事豈不有賢者可任以爲耳目乎德宗知延齡誕妄而信之是自

蔽耳目也其惑亦甚矣夫姦臣之立於朝非獨狡佞足以惑其君心音狡姦也必有大臣之不忠者附益而封植之故不可去也延齡之視寵陸贄之廢黜趙憬實爲之助憬之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春秋之法贄人以備猶憬其爲誅首歟

十一年二月裴延齡譖陸贄李充張滂等失勢志望動搖衆心四月貶贄爲忠州別駕充等皆貶長史帝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爲罪且不測詠

議大夫陽城率於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帝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帝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必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七月城改國子司業坐言延齡故也

臣祖禹曰韓愈作爭臣論規韓愈當城未有言之時也世之論者或祖襲愈之餘意議城以在職久而不言及陸贄之貶而後發向若

贊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豈得遂默而已乎
臣以爲不然楊雄曰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
楊重黎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元
之者也過裴延齡爲相救陸贄將死此人所
不能非賢孰能爲之一奮其忠名震四方終
身廢放死而無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
城者鮮矣鮮上聲少鮮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
人之美亦甚哉
十二年六月以竇文場霍仙鳴等爲神策護軍

中尉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
軍臺省清要亦出其門者矣

臣祖禹曰自是宦者專國矣外則藩鎮內則
臺省而多出其門則其易置天子不難矣刑
賞國之大柄也唐韋法傳爵貴其可以假人
乎

初帝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
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
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

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
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
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
肅始至是宣歙觀察使劉贇卒判官嚴綬掌留
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爲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
自綬始

臣祖禹曰古之人君或多難以興國或因亂
而啓霸蓋險阻艱難憂患備嘗左傳險阻難備嘗之矣
則知民之疾苦事之愆失因而後發其智懼

而後懲其心故能有爲也德宗還自興元不
知其貪以取亡而惟貨之求愈務愈歛政吏
駢惡駢楊先知政吏駢惡三勤也紀綱大壞德之不進而其
心謬戾亦甚矣哉

帝不欲生代節度使自擇行軍司馬以爲儲帥
李景畧爲河東行軍司馬節度使李說忌之乃
厚賂中尉竇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入寇者
帝憂之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
畧九月以景畧爲豐州都防禦使

臣祖禹曰德宗以姑息藩鎮為事

唐本紀贊德宗猜忌

刻薄湯明自任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然

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然

必自選參佐以副之者猶欲出於己也而藩

臣得以計去之宦者得以術使之終不由己

惟其苟簡多畏無法以自守也夫以一人之

慮其可勝左右之欺哉

九月裴延齡卒中外相賀帝獨悼惜之十月以

諫議大夫崔損同平章事損嘗為延齡所薦故

用之

臣祖禹曰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

為好之而無已也

鄭注緇衣詩好賢如緇衣案

並為司徒善善於其職國人之宜之故美其德以

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緇衣之宜乎敬予又改

也為有德君子緇衣是居卿士之聽朝之正服改更

者居手朝之服也楊曰敝也裴延齡既死

而德宗猶思其人又用其所薦者為相使其

好賢如此豈不善哉夫賢之入人也難佞之

惑人也深是以鮮有好賢如好佞者也鮮先切

十一月以韋渠牟爲左諫議大夫帝自陸贄貶
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
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
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
宰相趨附盈門紹謹密無損益實狡險培克執
誼以文章興帝唱和去年二十餘召入翰林
渠牟形神怵躁尤爲帝所親狎帝每對執政漏
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咲狎往往
門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臣祖烏曰德宗悅人之從己而惡人之違己
惡烏故切故守正之士難入辨給之士易親給捷也易
齊正元之間雖忠邪賢佞雜處於朝而君子
常阨窮孟公孫也小人常得志韋渠牟之
徒在左右王叔文之黨事東宮唐之小人於
是爲多其不至於亡非不幸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六

德宗五

十三年六月張茂宗許尚公主未成婚茂宗母
卒遺表請終嘉禮帝許之八月起復茂宗左衛
將軍左拾遺蔣乂上疏諫以兵革之急古有墨
衰從事者衰方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帝遣中
使諭之不止乃特召對於延英謂曰人間多借
吉成婚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婚姻喪紀人之
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



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表堪復上疏諫帝不悅命下嫁之期辛巳成婚

此高曰朝廷者禮義之所出也而以喪婚冒夷狄之風使四方何觀焉德宗即位之初動必循禮而其終如此心無所主故也委巷鄙慝之禮法之所當禁也乃引以為比苟欲拒冰不亦惑乎

先是宮中市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

比歲以宦者為使

使去聲

謂之官市抑買人物稍

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官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數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官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勅使出雖沽漿賣餅者撤棄閉門諫官御史數

奏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帝
頗嘉納以問工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度徒弁希各切
宦者意對曰京師遊手萬家無土著生業業切
仰宮市取給帝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世祖禹曰詩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民勞詩

止於可綏小息惠此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十語

近者悅遠者來天子所

與共守者也鄭氏詩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計

京師者諸夏根本天子所

望乎當是時刻剝適天下而京師甚焉惟其
委任宦官是以弊政至於如此其極也

十六年義成監軍薛盈珍為帝所寵信欲奪節
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屢
毀南仲於帝帝疑之盈珍又遣小吏程務盈乘
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率長安知之
追及務盈於長樂驛殺之沉盈珍表於廁中自
作表雪南仲之冤遂自殺帝聞而異之徵盈珍
入朝南仲恐澆之益深亦請入朝四月南仲至

京師帝問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
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
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帝
默然竟亦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於
帝曰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之也詔貶少
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推墜
臣相馬曰德宗信宦者而疑群臣故不分枉
直相能使相者直不辨是非而其心常與宦
者如一踈群臣而外之雖有實言人殺身以

明之終不信也至於宦者則妄言必聽之以

為若出諸己也故其為害如木之有蠹也

傳之也人之有膏肓之疾左成十年晉侯病

也膏肓之疾也求醫于秦秦伯使

也惟傷我馬也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

也不可醫也不可醫也

不可攻疾久則與身為一必俱亡而後已原

其禍由人主與之為一故也可不為深戒哉

先是諸道兵討吳少誠既無統帥每出兵人自

規利進退不一諸軍自潰於小澱水委棄器械
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夏綏
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素無勇畧專以巧
佞貨賂結宦官中尉竇文場受厚之薦於帝以
討秦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節度
使議軍事宦官為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
紛然莫能決而罷兵漸去其地沮如之地
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與吳少府
等戰于殷南廣利原鋒鏑未交諸軍大潰全義

遣保五樓七月少誠進擊之諸軍復大敗全義
夜遁保澱水縣城

臣祖禹曰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
師者喪去而唐為甚後世亦可以鑒矣猶循

覆車之軌前漢後車傳前豈非有疑於將帥而

以宦者為可信乎則莫若慎擇將帥委任而

勿疑之善也且將帥忠賢則不必監之監如

苟非其人將不顧其父母妻子何有於宦者

乎臣見其為害未見其有益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音因討吳少誠大募
 戰士繕甲厲兵聚歛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
 之志專以慢上凌下為事帝方姑息藩鎮知其
 所為無如之何頔誣鄧州刺史元洪賊罪朝廷
 不得已流洪端州遣中使護送至棗陽頔遣兵
 劫取歸襄州中使奔歸頔表責洪太重帝復以
 為吉州長史乃遣之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
 州長史比敕下怒已解奏留為判官一一
 之

臣祖禹曰德宗初有荆平藩鎮之志其明斷
 似剛其不畏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有
 血氣之剛語十六血氣方有志氣之剛孟公孫
 其為氣也夫勇有匹夫之勇孟梁惠比匹夫
 也有大至剛有天下之勇孟梁惠大王之勇文王以一
武王亦一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始盛而終
 衰壯銳而老消此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
 動也健此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
 也志氣之剛不可得而挫也不度其可而為

之不慮其後而發之此匹夫之勇也居之以
德行之以義此天下之勇也匹夫之勇可得
而怯也天下之勇不可得而怯也是故至剛
與大勇人君不可不養也德宗之初欲有為
者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之也易則其
屈也必深其發之也輕則其挫也必亡是以
其終怯畏如此之甚也

河東節度使李說薨以其行軍司馬鄭儋為節
度使帝擇可以代儋者以刑部員外郎嚴綬嘗

以幕僚進奉記其名即用為河東行軍司馬

晉書曰昔魏獻子為晉國之政其縣大夫
皆以賢舉梗陽人欲納貨其臣遽諫而辭之
晉書曰德宗舉藩鎮之臣乃以貨利雖為
天下之主不如列國之大夫也

十七年正月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為掩其敗
帝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馬
文舉入對放為全義引欲謝無功帝曰全義為
社稷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

為功邪閏月遣歸夏州

臣祖禹曰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詩云惟
有常德者能之德宗急於文吏緩於武夫凡
有土地甲兵者皆畏縮而不敢治難乎有常
德哉

初李齊運受常州刺史李錡錡音奇賂數十萬
薦之於帝以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
刻剝以事進奉帝由是悅之錡既執天下利
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

無復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
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
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帝覽之不悅
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預鑿阬待之善貞至并
鎖械瘞阬中陳休復遠近聞之不寒而慄

臣祖禹曰德宗本惡崔善貞直言故使
李錡甘心焉善貞之死罪非特以告錡也鉗
天下之口而長姦臣之威陳休復實德宗殺之
是朝廷殺諫者非錡殺告者也

十九年七月初翰林待詔王任善書王叔文善
棋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詐太子
嘗欲諫宮市事叔文以不宜言外事止之由是
大愛幸與王任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某可
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
執誼及當時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
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
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以進日與游處蹤跡詭
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

臣祖禹曰古之教太子者必選天下之賢使
與之共處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前賈誼傳古

道生周舉之以禮選天下端士孝弟博聞有
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生而
見正事聞正言行止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夫正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習與不正人居不

能正其後嗣猶或不能成德而小人之依德
宗不能選賢以輔導東宮而惟使技藝博奕
之人入侍豈不愚其子乎人有十金之產者
必欲其子守之有一命之爵者必欲其子繼
之此常入之情也而况天下之大祖業至重

可不求賢以傳其子而愚之乎詩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桃詩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昔之人君疑賢者導其子之爲非而不疑於小人因之不教其子者亦不思而已矣

二十年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帝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而奉

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言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且請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丞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八月詔以從史爲節度使

臣祖禹曰藩鎮不順未必人情之所欲也由朝廷御吏失其道而不能服其心是以致亂

三軍之士豈不惡夫上下之相陵犯欲得天
子之帥而事之哉廢置爵賞人主之柄也前
漢傳爵賞人主之柄也其所以為君矣豈非不能與賢人圖事而至
此乎

二十一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二十
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帝崩蒼猝
召翰林學士鄭綱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
蒼猝與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

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
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綱等
從而和之議始定

臣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
相康王憑玉几以訓之以元子付之大臣王
崩太保命仲栢南官毛倮齊侯呂伋以三千
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王王命命成

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惟命
月甲子王乃沈厥水相彼見服憑玉几乃召
太保與諸王伯彤伯畢公衛侯惟命
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命

汝爾尚明特朕言用敬保元子劉弘濟于艱
難乙丑王崩太保命仲相南官毛俾爰齊侯
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當是時太子在內特
人逆子制於南門之外當是時太子在內特
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
者惟恐衆之不覩而事之不顯也何則天子
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右
之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
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先王於其即位也
必以禮正其始於其將沒也亦以禮正其終
顧命之書吼安國云臨終之命所以爲萬世

帝王之法也至於後世之君以富有天下爲
心惟恐失之大利所在天理滅焉故父子相
疑以終事爲諱以後嗣爲忌是以繼承之際
鮮有能正其禮者也順宗爲太子二十餘年
既有壯子一旦病不能言而德宗亦寢疾彌
留書顧云命病日臻既兩中外隔絕大臣不
得聞知德宗既崩宦者猶有他議或太子幼
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變亂也唐之人主惟
太宗每求天下之忠賢而託以幼孤宗見紀太高

宗以下無足道者德宗在位歲久最為猜忌
及其將沒不能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廢
置繫於宦者次公等特以草詔得至禁中遂
沮其謀不然幾有趙高之事秦趙高矯遺詔殺公子扶蘇
胡亥趙高史奉紀後之人主豈可不法三代
而以唐為永鑒哉

右德宗在位二十六年崩年六十四

臣祖禹曰唐歷世二十歷年三百德宗享國
二十有六年亦不為不久以其時考之批政

尤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唐本紀贊

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二曰委任宦

者如用劉真玄三曰聚歛貨財如借商錢稅

稅屋間架算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思

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孟盡心尊賢使以

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易繫辭惟幾

初欲削平僭叛刻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

心墮膽破惴畏姑息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

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歛培克益甚於

初矣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惟不知其過也是以藩鎮強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從來者漸矣

水東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六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七

順宗

永貞元年二月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
轉運使戊子以王叔文爲副使先是叔文與其
黨謀得國賊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
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職人心不能服藉杜
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
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

臣祖禹曰易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

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九易咸卦

春秋傳曰凡師能左右曰以皆言制於人而

無所能為也杜佑以舊相不耻與小人

共事而為之用其可賤也夫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

骸骨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

僚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韋執誼計事

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

省懼入白執誼遂從慙赦竟起迎叔文就其闕

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筓以待有報者

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閤中矣佑郢

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

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

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顧叔文執誼等益無

所顧忌遠近大懼

祖禹曰孔子曰行已有耻可謂士矣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

耻耻之於人大矣

於人大矣不取不賈耽鄭珣瑜當小人用事
而為相碌碌無補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知
耻矣方之杜佑高郢豈不有間哉
右順宗自正月即位至八月傳位於憲宗明年
崩年四十六

憲宗

元和元年正月帝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
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
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

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
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
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帝深以為然於是始
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臣祖禹曰藩鎮之亂異於諸侯諸侯自古

以來有之皆聖賢之後王者不得而滅絕也

王畿不過千里其外皆以封國禮夏大司馬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乃以九畿之故王者不

勤於德則諸侯強大其理勢然也唐之藩鎮

本起於盜賊順宗其始也天子封殖之又從

而姑息之上世至於不可制人主自取之也

憲宗一裁以法而莫不畏威猶反掌之易天

下治亂豈有不由君相者哉

二月帝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

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

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

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慎選天

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

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故明主

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

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衛

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

殮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

不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

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

亦難哉帝深然其言

臣祖禹曰晁錯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

及故自親事

前本傳對東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反故自親事法官之申於明

堂之錯之學本刑名之言也

刑名上錯學申商刑名於張恢

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說

以諛人主至使為上者行有司之事宰相失

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

一相一相舉賢才賢者各引其類

前劉向傳賢人在

其類行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

其下下不可勤其上若為上而行有司之事

豈獨治天下不可為也一縣亦不可為也矣

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為也黃裳之相憲宗

其知所先務哉

二年帝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

實朕欲責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

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

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以諫者有

幾就有諫者皆晝夜度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

此切此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

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帝善

其言而止

臣祖禹曰李絳言人主不可不求諫人臣多

莫敢諫其曲盡上下之情矣舜曰予違汝弼

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書益稷禹曰云云帝曰

有後言安國云違道有後言以義輔正以舜

之聖而求其臣下如此恐其不諫也况於後

世之君乎

十二月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群臣進

諫者猶往覆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

當十論母但一二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太宗納諫厲其群臣其有

意於正觀之治乎夫能自防如此庶可以寡

過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文王詩王之

祖聿修厥德也憲宗有焉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帝英威為子季友求

尚主帝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李絳諫曰頔虜

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帝曰此非卿所知

公主適季友恩禮甚盛頔出望外大喜頃之帝

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頤遂奉詔

臣祖禹曰天子之於天下其爲政必可繼也
憲宗不愛一女以悅于頤天下藩鎮焉得人
人而悅之孟子古之王者所與爲婚姻而嫁
以女者必先聖之後不然則甥舅之國也頤
方命不朝而天子以女妻其子不亦亦乎

三年九月以戶部侍郎裴垪爲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
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用事帝在藩邸心固非

之及即位選樞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垪等曰以
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
及先聖萬倍者乎垪亦竭誠輔佐先是執政多
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垪獨賞之

祖禹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諫爭爲己任又
引天下之賢者使之諫其君此愛君之至者
也佞相不惟諛諂其主又惡人之諫恐其爲
己不利此賊君之大者也人君欲知相之賢
佞曷不以此觀之乎若裴垪者可謂忠於事

君而不負相之職任矣

四年正月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均薦藩有宰相器帝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二月罷絪爲太子賓客擢藩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帝甚重之

臣祖禹曰憲宗以循默罷鄭絪以忠直相李藩責任如此可謂正矣其中興唐室不亦宜

乎

帝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上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請出官人禁諸道橫歛以進奉及嶺南黔中福建掠賣人爲奴婢閏月己酉制降天下繫囚餘皆如二臣之請己未雨澤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臣祖禹曰古之救災必施舍已責逮鰥寡賑乏絕至漢之時恤民者猶賜之田租二年九紀

月詔賜今年天下民稅之半田租之半十二年詔賜
農民今年天下民稅之半田租之半十二年詔賜
食貨志文帝賜民十二年田租之半除
民田之租稅孝景二年令民無出田稅二十
而稅後世人君惟赦有罪及有爵而已德澤
不加於百姓也絳居易以爲欲令實惠及民
無如減其租稅使憲宗詔令不爲空文賢人
之謀豈不信哉

四月帝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
欲朝廷自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均李絳以
爲未可左軍中尉吐突承瓘欲希帝意奪裴均

權自請將兵討之帝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
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瓘親近信臣宜委之以禁
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帝以拭狀示諸學士曰
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瓘故上此奏卿曹記之
自今勿令得進用

臣祖禹曰憲宗以李拭逢迎其意謂之姦臣
可謂明矣知拭之不可用豈不知承瓘之不
可將哉將同去聲而必將承瓘是不能以公滅
私私書周官允懷以義勝欲也夫不知其非

而爲之其過小知其非而爲之其過大已爲
不正則邪之招也君人之道可不慎其在已
哉

七月帝密問諸學士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
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
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
時不可失如何李絳等對曰群臣見陛下西
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誦躁之人爭獻策盡勸
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

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
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
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
莫之與關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
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
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
其將士懷其累代養嫗之恩嫗於不知君臣逆
順之理論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之又
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間代易必合爲一心蓋

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
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
窺窬其爲憂可勝道哉濟及季安與承宗事體
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
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
審處之

臣祖禹曰人君之患在狃於一勝而欲事所
難不知敵之彊弱堅脆而輕用其武一戰不
克喪威長寇征伐不息或起內患德宗奉天

之亂是也夫根深則難拔疾固則難除先王
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車政詩宣王能內脩政
事外攘夷狄復文王武
境上其爲之有本末圖之有先後是以無欲
速輕舉之悔也

十月制削奪王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
承瓘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
營兵馬使諸路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
易上奏以爲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
中使統領今承瓘之任乃制將都統也陛下忍

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相都統自陛下始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瓘職名太重者相屬帝皆不聽戊子帝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監鐵使李鄜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帝不得已明日削承瓘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中官爲大將此亂政也然其群臣皆以爲不可彊諫而力爭者相屬于

朝此則治世之事也亦足以見其賢臣之多矣天下之禍莫大於人君過舉而下莫敢言如皆莫敢言則至於亡而不自知也

田季安將出兵邀王師幽州牙將譚忠爲劉濟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爲誰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倚誇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耻且怒乎既耻且怒必

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
擊前之敗必先伐魏矣

臣祖禹曰朝廷伐叛討逆以一四方此天下

之公義也必與天下之賢者共為之南有嘉魚詩上

誠樂與賢者共之其克以天下其不克以天下天子

無私焉憲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而不任

宰相是天子與臣下爭功也何其不廣哉夫

天子之功在於用人而不自用用伊尹者湯

之功伊尹商用傳說者高宗之功傳說高用

十亂者武王之功周武王有亂臣十人謂周

第公散宜生南宮适太用周公者成王之功

顛則天及文母十人未聞獨用家臣而後功由已

出也憲宗一將承權而天下之人已見其情

知其將以誇服臣下人君之舉動可不慎哉

五年帝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

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臣祖禹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

書酒誥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

來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安國云從成湯手帝

乙中問之王猶能保其成王道其稱中宗曰

嚴恭寅畏書無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

太王王季曰克自抑畏同上惟我周太王王

太王王季曰克自抑畏同上惟我周太王王

翼翼大綱詩小心夫為人君動必有所畏

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

至哉憲宗畏直臣之諫而不敢盤于遊畋無書

逸其可謂賢矣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七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八

憲宗

七年帝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
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
人是使姦臣得以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
故也帝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
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
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
卿輩宜用此爲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得已勿

畏朕譴怒而遽止也

臣祖禹曰人君患不從諫人臣患不納忠人君唯不從諫也是以君子日踈小人日親君子立人之朝豈以踈而遂易其心哉錫如有官守者不失其職有言責者不失其言孫孟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君從之亦諫也君不從之亦諫也諫而不入則去之臣之義也君惡正直而說諂諛然而未嘗殺一正士哉一諫者也而其臣懷祿畏罪而不言則曰言

不能從此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

孟離婁謂吾君不能

者賊其君者也憲宗之責宰相以其未盡人臣之義乎

李絳或久不諫帝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邪將無事可諫

臣祖禹曰憲宗可謂能自克矣書曰僕臣正

厥后克正

書畢命僕臣正厥后克正

夫能求諫

如此豈非親正直之益乎說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書說命傳說不告祗若王休命說音悅

苟能悅而從之又責以求之何患乎臣之不
諫也

李吉甫嘗言於帝曰賞罰人主之柄不可偏廢
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
惰願加嚴以振之帝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
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
皇父子乎帝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帝峻
刑又數日帝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
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帝曰此欲使朕

失人心耳

臣祖禹曰守位以仁
易繫辭何以
不聞以威

有罪而刑之曰天討
書皋陶謨天討有
先主

豈敢輕重於其心哉故書曰惟我在天下曷

敢有越厥志
書秦誓有罪無罪于曷敢有越
無

罪惟我在天下其言刑在人而不在已所以

為無私也然則人君患無德不患無威人臣

勸之以峻刑是納君於惡也孔子曰不知言

無以知人語十憲宗懲于頔之姦謀其可謂

知言矣夫如是邪說何自而入哉

十月李絳上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
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
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
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
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復有此將何以給之
帝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
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
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

進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
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帝悅曰朕所
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
徒財之府庫何爲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至魏
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
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鄆使者數
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

臣祖禹曰憲宗不愛府庫之積以慰魏博三
軍之心可謂知所取與能用善謀矣其德厚

如此猶不過於一傳而復失之雖穆宗御失
其通使楊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祖詐威作敵亦
由人心不固而王澤易竭也况不懷之以德
而臨之以兵其能有之十年乎

帝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
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
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
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
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

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
有典刑誰敢逃之帝曰誠如卿言

臣祖禹曰孔子曰舉爾所知語仲弓為季氏

有司救小過舉賢才曰馬知賢才而舉宰相

之於人才苟知之也則內雖親不避外雖怨

不棄也此信外舉不避怨其行罰也亦然

凡其功罪所在而無間其親與讎若權衡之

於物輕重不私焉記經解衡則至公矣安

得斯人者而相其君哉私親而報怨者固不

足言矣其有避嫌而矯枉者親則廢之僻則
德之豈不有心於其間哉是亦私而已矣人
君多疑臣下之私其親故而其臣亦鮮不為
欺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
則記編衣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也是以上下
兩失之也

八年正月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帝前權德輿
居中無所可否帝鄙之罷守本官

臣祖禹曰德輿依違中立無所適從自以為

得固位之術矣且於同列猶不敢忤而况於

君乎苟無所發明則焉用彼相矣

語十六用彼

相矣馬憲宗黜之足以厲其臣下豈不明哉

九年二月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癸卯罷為禮部
尚書初帝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瓘為淮南監軍
至是帝召還承瓘先罷絳相甲辰承瓘至京師
復以為弓箭庫使左神策中尉

臣祖禹曰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瓘並立
於朝故其言足以信於君行足以信於民可

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捨以義而不以利
不如是何以為國之重哉

十年六月裴度同平章事初德宗多猜忌朝士
有相過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
客及度為相奏言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
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臣祖禹曰易曰巽而耳目聰明易鼎卦聖人

大序以養聖明言人君養賢之效也詩曰周
爰咨詢咨詢周爰咨謀周爰咨度言人臣

事君之職也德宗禁錮宰相而使之其宰相
亦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治亂民之休
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聾瞽其大臣
而可以為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
疑前此置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
疑之於既用之後未有可託天下而不保其
不欺君者也然而人君多恃人之從己其未
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以之是以上下相蒙
而政愈亂也欽定四庫全書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帝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帝不爲之止弘靖乃求罷明年正月以弘靖爲河東節度使

臣祖禹曰張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大體矣其後卒捨恒冀併力淮西如其所慮憲宗雖得之於裴度而失之於弘靖豈未之思乎

十二年十月李愬擒吳元濟裴度入蔡州以蔡州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咲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之死度旣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鬪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曰相禹曰裴度伐叛以刑柔服以德使百姓

曉然知賊之爲暴而唐之爲仁故能變獷戾

之俗

獷頭也

爲驩虞之民

孟盡心王者之民驩也虞讀如娛

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

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之效歟

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

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恃逆不復知有

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

制德各以便宜自戰故人得盡其才韓全義

之收於汲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閭部書

少誠東而示衆曰此皆公卿囑全義書云破蔡

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妻由是衆皆憤怒以

死爲賊用雖中土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

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臣阻焉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

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

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則

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書中明說兢兢業業

兢兢業業慎其所以守之者也

事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群極諫其不可帝不聽度耻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其畧曰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歛手削地韓弘興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隳壞使四方解體乎帝以度爲朋黨不之省

世祖禹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

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服其心也苟能服其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於掌孟公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豈不得其要乎

十四年淄青平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畧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帝曰

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曰祖禹曰憲宗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矜此大

禹之德也

書舜謂禹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

功豈不賢哉其行已如此而不勝其驕侈之

心卒任小人以隳盛業何其撥亂之易而守

成之難耶蓋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泰泰

則逸心生是以天下既平而禍患常生於所

忽也

三月橫海節度使烏王亂奏河朔藩鎮所以能

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

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鄉使刺史各得

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郡獨

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

事應在州兵並以刺史領之四月詔諸道節度

使都團練防禦經畧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以

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

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為患故重胤論之

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

得宜故也

臣祖禹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之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異於無郡縣乎是以爲法者必闕盛衰揚先不知聖王之法未嘗不闕盛衰也使一縣之衆必由於令一郡之衆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天子則天下如網網之相維書維在而無解網指之相使矣唐陸贄傳天下使指

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擅兵之勢而刺史無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彊橫海一帥制之得宜而數世順命况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八月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

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
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
皇甫鑄深恨之

臣祖禹曰天下治亂係於用人明皇之政昭
焉可睹矣崔群以退張九齡任李林甫爲治
亂之所分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孟公孫丑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十五年正月帝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
有死者人皆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

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
討賊但云藥發人莫能明也初左軍中尉吐突
承瓘謀立澧王暉爲太子帝不許及帝寢疾承
瓘謀尚未息太子憂之帝崩中尉梁守謙與諸
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
子段吐突承瓘及澧王暉

臣祖禹曰憲宗伐叛討逆盪平河南唐室威
令赫然復漲而變生於左右近習身陷大禍
由任相非其人故也

唐本紀實憲宗初即位

志平僭叛能用志謀不惑群議卒收功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及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可不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尤甚於德宗

為深戒哉可不為深戒哉

右憲宗在位十六年為陳弘志所弒年四十三

臣祖禹曰陳弘志弒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

舊史於憲宗之崩疑以傳疑舊紀曰時帝暴崩皆言內官陳弘志等弒逆憲宗英威在人

疾大折內官陳弘志等弒逆憲宗英威在人

守與內常侍陳弘志弒帝於中和殿

故終不能測其後文宗謀誅宦者本討

元和之亂舊史官曰以累世受起禁聞宣宗

追怨穆宗以為預謀窮治逆黨誅之殆盡其

子孫皆以為弒無疑矣臣故正其事曰為陳

弘志所弒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八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九

穆宗

長慶元年三月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
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
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
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善掌貢舉西川節度使
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
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與焉而及第者鄭
朗輩之弟裴讓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婿楊殷士



汝士之弟文昌言於帝曰今歲禮部不公所取
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帝以問諸學士
德裕稔紳皆曰誠如文昌言帝乃命中書舍人
王起莘覆試四月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
史宗閔劔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
紳屬書上必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柰何
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
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
年

臣祖禹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譏
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譽後黨錮傳序初桓帝
為蠡吾侯受學於甘
陵二部相譏
陵周福及郎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南
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誣曰天下規矩
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
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
部黨之譏因其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
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
暢更相褒舉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
受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河內張成
弟于牢脩上言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
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謗朝廷疑
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
布告天下使同忿嫉遂收膺等其讎連及陳
寔之徒二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始自甘陵汝

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
 蔓行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二十五人
 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
 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凡群
 臣有黨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
 分邪正忠讒以黜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
 養成之也是以穆宗以後權移於下唐本替
 宗以來八世而為唐自穆朝無公政士無公論爵賞
 宦者所立者七君宗以儲濫刑罰旋紛士之附會者不入於牛則入
 於李不憂國家之不治而唯恐其黨之不進

也與夫三君八俊同上海內正直廢放邪枉海內
抄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
俊實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
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
未寓為之八俊俊者言其人之俊英也厲
 名節立廉耻以抗權邪者斯為下矣何則漢
 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
 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為唐之黨趨勢利勢
 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操士不足
 稱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
 十月河東節度使裴度討幽鎮翰林學士元稹

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
於帝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
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
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
朋比姦蠹之狀以為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
作朋撓敗國政撓上聲又切陛下欲掃蕩幽鎮先
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
朔逆賊祗亂山東禁圍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
朔患小禁圍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

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又曰若朝中姦
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
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帝雖不悅以度大
臣不得已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稹為工部侍郎
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臣祖禹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使能周詩任賢
興吉甫征伐於外六月詩宣王征伐也時尹
其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而王宣之所與處者張仲孝
友也同上侯諱友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見上

註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
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
儉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
也宣王能使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車攻詩
宣王能
後文武
之場士內順治而外嚴威也記聘義用之於
禮義則順治
穆宗庸昏姦諂在側栢舟詩小
人在側裴度欲先正
其本而後治其末先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
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
古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能克勝

者也曉也亦可不為深戒哉

二年先是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為僧以盧龍
歸朝廷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音涿
斬請除張弘靖為節度使平薊媯檀為一道音媯
為請除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盧士
玟為觀察使音玟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
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燕平
聲
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知河朔風俗而盡
誠於國故舉之士玟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

降麾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之
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
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是時帝方
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
畧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
州以士致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
羈旅京師至假旬衣食與日詰中書求官植
元穎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奉軍
使克融輩皆憤怨弘靖驕貴莊然自尊賓客

此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所辟幕僚章雍等
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裁刻軍士糧賜數
以反虜詬責吏卒詆呼切軍中人人怨怒雍欲杖
小將不服士卒因作亂囚弘靖殺章雍等推朱
克融爲留後初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朝廷以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爲成德節度使弘正自以
父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以魏兵二千從赴鎮
因留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判度
支崔俊俊切性剛褊無遠慮謂魏鎮各自有兵

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
魏兵歸弘正厚於骨肉輦魏鎮之貨以供兄弟
子姪之費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
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
知兵馬使王庭湊潛謀作亂激怒士卒魏兵既
去庭湊夜結牙兵譟於府署謀蘇切殺弘正及幕
僚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人庭湊自稱留後
崔陵於崔植為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詔
徵弘正之子前涇原節度使布為魏博節

度使又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討庭
湊帝自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
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乃議王庭湊殺
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輕重請赦克
融專討庭湊帝從之以克融為盧龍節度使田
布以魏兵討魏鎮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
魏人摧心魏博先鋒兵馬使史憲誠陰蓄異志
離間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
幽州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

還魏復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欲布行河朔舊事
布無如之何遂自殺衆擁憲誠還魏奉爲留後
詔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深州圍益急朝廷不
得已二月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帝之初即位
也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
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
中限八人逃死帝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
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
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

之諸道兵旣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
度旣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陣主將
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
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
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凡用兵舉動皆
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
否唯唯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
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
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

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畧史憲誠旣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

臣祖禹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其人也穆宗拱手而得幽鎮不唯不能有而并魏博失之
或作平由宰相非其才也其得之以相其失之也以相相者治亂之所繫

惟治亂於豈不重歟

右穆宗在位五年崩年三十

敬宗

齊曆三年正月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可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拾遺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識宅占岡原不召自來其心可見帝雖年少察其誣謗待度益厚二月以度爲司空同平章

事

臣祖禹曰孔子言衛靈公無道而不喪曰仲

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奚其喪語十四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言其國猶有

人也敬宗在童足以取亡詩注童恣而能不

惑姦言復相裴度雖其身不免而社稷有主

天下未亂由得一相故也賢人所繫豈不重

哉

帝遊戲無度狎暱群小暱盡善擊毬好手搏禁

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去

召募力士招一切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

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官

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帝夜

獵還官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

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

人飲酒帝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

等弒帝於室內劉克明等矯稱帝旨命翰林學

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句當軍國事壬寅宣
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
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
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策以衛兵迎江王涵
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
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癸卯以裴
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甲辰見
諸軍使於少陽院乙巳文宗即位更名昂
臣祖禹曰裴度位為上相安危所繫
唐本傳

業此於邦子儀出八中外以君弒而不討賊

者所立則奉以為君耳且二日之間而三易
君主廢置皆由宦者不關宰相則安用大臣
矣唐之綱紀於是大壞以度之勲德處之猶
如此唐本傳韋處厚疏裴度元勳巨德文武
如此魚滿若任若廟委參夫必使長庶此缺
而況不賢者乎

右敬宗在位三年為劉克明等所弒年十八

臣祖禹曰周公作無逸曰在昔商王中宗享

國七十有五年書無逸昔在殷王中宗祗懼恭
取荒寧肆中宗之高宗五十有九年宗其在高
年國七十有五年勞於外愛暨小人作其即位不敢荒寧嘉靖
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享國五十
年有九祖甲三十有三年惟王上其在祖甲不義
御位寡肆祖甲之事國三十有三年民不自時
 厥後立王生則逸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
 年或四三年則同上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小
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克壽夫
或十年或七年或五年或四年或三年或二年或一年
 人君在位之淺深享壽之多少繫其治之逸

勤德之薄厚不可不知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九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

文宗

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去聲建置天子
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三月帝
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
畧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
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纂弑之漸則居
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
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以棄近五

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
即侯覽復生於今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閭寺
擅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
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
臣辨音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
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其前當治於
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臣非不知言
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行切蓋痛社稷之危哀
二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

賢良方正裴休李邵等二十二人皆中第仲中切
考官馮宿等見黃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
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
之秦何李邵上疏自以所對遠不及黃乞回所
授以旌黃直不報黃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柳
州司戶

臣阻為曰宦官脅制天子自宰相以下莫敢
指言劉黃布衣無一命之寵斗升之祿而懷
忠發憤極言其禍可謂直矣公卿大臣豈不

愧哉夫天之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
將有用於時其智必有所發其才必有所施
不使之汨沒死而後已也聖人順天理而感
人心易成卦聖人感人心易成卦聖人感人心歛天下之賢者而聚
之於朝前引其類而傳賢人在位則使之施其所
有以爲國之有則賢無不得其所賢得其所
則民得其所民得其所則物得其所矣若賁
之直用之於諫爭之職去紀正之任糾與
舉而寘之高位則賁之所有皆在朝廷矣唐

則不然抑遏之廢斥之使天下之口莫不稱

其屈名塞天地

選班固賈戲薛

而身老巖穴

卒不爲世用豈不違天理逆人心乎

七年宰相李德裕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

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議者皆以
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使天寶之末建中之

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

其生所以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

一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

屬踈者出閭且除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外
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內孰
不欣悅帝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
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庚寅冊太子因下制諸
王自今以次出閭授緊望州刺史上佐竟以議
所除官不決而罷

臣祖禹曰昔三代之王分封同姓布于天下

夏商天命雖改而祀宋之祀與周並傳祀夏後

木版之後也其子孫歷千百歲不可得而滅絕也

世人人主疑其骨肉寧為他人侮之唯恐同

姓取之禁錮家室甚於縲囚縲繫也其國未亡

而剪落枝葉以威其本王寧喻本報同姓喻

侯年表第同姓而為王者九國推恩分子弟

國邑強本餘為前諸侯王表周封國八百同

姓五十有餘親親賢賢深故自魏晉以後一

姓有天下遠者百餘年近者數十年而苗裔

湮滅祀奠無主由其疑忌骨肉故也有唐之

後五代之際已無聞焉者其祖宗之所致歟
九年十一月帝與李訓鄭注謀誅中官訓及王

璠郭行餘李孝本羅立言誅中官不克訓出奔
仇士良等知帝預謀怨憤出不遜語帝慙懼不
復言士良等遣禁兵露刃出閤門逢人即殺死
者千六百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擒王涯賈
餗舒元興等繫兩軍或斬李訓首送京師左神
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
郭行餘右軍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興李孝
本獻於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斬於獨柳
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屬無問親踈

皆死孩穉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
兩中尉帝不預知鳳翔監軍斬鄭注獻其首梟
之滅其族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自是天下事
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
脅天子下視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焉

臣祖禹曰文宗憤宦官之執逆欲除其偏

也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綱紀既正

賞罰之柄出於君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

書正典刑而已矣詩大雅尚乃

與訓注為詭譎之計欲用甲兵於陞城之間
 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攻內寇
 是以一敗塗地史高祖紀今置將社稷幾亡
 非徒無益而愈重禍孟公孫丑非徒
 蓋自古不用君子而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
 不害及國家者也唐本贊文宗仁而少斷承
不得其術故終困以此甘露之事禍及忠良
不勝竟出飲恨而已王崇曰李訓欲先誅官
官及後河望意果而謀決文宗以爲然人
元年十一月帝御紫宸殿韓約奏曰當降舍
先殿無顧中尉伏士良等險之訓司欲閉止官
人使無逃者會風動塵霧見執兵符士良等

為因口急美既狹筆入東閣捕訓黨千餘斬
之官賢等知事連天子相與恣橫帝俱獨不
一語士良等情怒屢欲廢帝乃於半夜置帝於
樂至乘
天下云

開成元年帝自李訓之敗意忽忽不樂兩軍迷
 鞠之會什減六七設宴宴慶使盈庭未嘗解顏
 閉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十月帝於延英
 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
 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帝曰朕每讀書耻為凡
 主他日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

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臣祖禹曰文宗欲除宦官之偪以清官闈正

紀綱有其志而無其材闇於知人是以取敗

雖恭儉寬厚勤於庶政唐本贊仁宗恭儉文

雖恭儉寬厚勤於庶政雖出於天由又恭儉位

行行無擇行而主威益削國命益微憤懣憂

鬱至於沒世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善

善不能足以爲政徒其文宗之謂乎

四年十月帝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

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墀對曰堯

舜之主也帝曰朕豈敢比德堯舜所以問卿者

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

至德帝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

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

涕自是不復視朝

祖禹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

繫辱之主也易繫辭言出乎身而加乎民行

繫辱之主也發乎近而見乎遠言行君子之

臣機樞機之發榮辱行君文宗欲立非常之

功為高世之主武紀必待非蓋有非常之人發而不

中孟公孫丑發而中聲危辱如此自取之也

豈不可哀哉

五年正月帝崩武宗即位九月以李德裕為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言於帝曰致理之要在

於辨群臣之邪正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

大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

不年所聽任亦在宰相之已

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

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

推心委托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唯以一相總天下之務

荀王霸論一相而任使之使臣下百職是

以治出於一代唐禮樂志三政無多門左傳晉

苟非其才則取之而已矣不以小臣間之讒

慝疑之所以重責任也德宗之時宰相夫職

故其政謬亂德裕欲先正其本而後圖所以

爲治其能致會昌之功伐蓋以此歟
右文宗在位十五年崩年三十三

武宗

會昌三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
秘不發喪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稹爲留
後帝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鶻
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
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群臣上言者亦
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

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
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自頃多用儒
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繼襲
使李絳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軍務宰相又無
遠畧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同戶
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崇權擅付豎子
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
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帝曰卿以何術制之
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魏鎮

不與之同則積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
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
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
欲更出禁軍冀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
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
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積必成擒矣帝喜
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積群臣
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
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畧曰澤潞一鎮

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
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帝臨朝稱
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
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
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五月下詔討積以王元
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南面招討使
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七月帝遣刑部侍
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
秋早平回鶻魏鎮卑澤潞回至河朔何弘敬

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橐鞬音高鞬郊迎立於

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

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臣祖禹曰自天寶以後河朔世為唐患憲宗

雖得魏博而穆宗復失之是以朝廷惟事姑

息記檀弓小人之也幸其不叛斯可矣豈得而

使之也至於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

因以為臂指之用唐陸贄策邑如身王由德

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楊雄曰御得其

道則天下徂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徂

詐咸作敵楊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徂詐咸

敵故有天下者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

相者哉

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

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

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

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

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

其黨拜謝而去

臣祖禹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以濟已之欲

使其君動而不靜為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

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悅耳目足蕩君心哉

又有甚焉者矣或殖貨利書仲虺之誥或治

宮室治書序好或開邊境或察臣下隨其君之

所好皆所以竊權寵也人君樂得其欲而不

知其為天下害是以政日亂而不自知惟能

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免斯患矣

八月帝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

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

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

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

孰敢哉帝善之

臣祖禹曰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下易繫辭天

大一朝廷者四考之極也四方之極也

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

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

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
是以術行而欺愈久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
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為
也以守至正記禮運王中心無夫惟正不可
得而欺則不容於詐矣豈不約而易守哉易

子簡而易守也

四年八月邢洺磁三州降

下江切

郭誼殺劉稹傳

首京師潞州平初李德裕以貞元以來將帥出
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號令下軍前者日有三

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
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
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陣戰鬪者
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
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陣從而潰
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監軍不
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
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帝行之自禦回
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

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方略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之時

臣祖禹曰治天下之繁者必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至靜夫用兵於千里之外而君相擾於內則本先搖矣何以制其末乎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

能成功也

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嘗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名事結知明主乎且李載義爲國家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者禍福足以觀矣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臣祖禹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再三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自唐之失河朔或討伐之或姑息之不聞有文告之命戒敕之辭也是以加兵而不服恩厚而愈驕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右武宗在位六年崩年三十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一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一

宣宗

大中元年二月初李德裕秉政引白敏中爲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九月前永寧尉吳汝訥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十二月貶德裕爲潮州司馬明年九月再貶德裕爲崖州司戶

臣祖禹曰裴度之相憲宗李德裕之相武宗
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
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度為小人所
傾無所不至唐本贊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
濟外連奸臣刺宰相及用事者
然排駭朝謀惟天子赫危亦極矣而能以功名
終唐本傳事四朝始德裕一失勢斥死海上何
哉度不為黨德裕為黨故也自今觀之牛僧
孺李宗閔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
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也夫惟天吏

可以伐燕德裕自為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
燕伐燕也孟梁惠王燕可以伐之孔子曰克
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語十四克伐怨
為難矣仁則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吾不知也
語術靈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群而
黨其能免乎

九年帝聰察彊記官中廝役給灑掃者皆能識
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
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瀆汚帛誤書

漬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帝不之見輒足成
之及中書覆入帝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

臣祖禹曰宣宗挾撻細微以驚服其群臣小

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

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孟萬章弗斥

譬如廉刻之吏而謹治簿書期會而不知為

政前賈誼傳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特一

縣令之才耳豈人君之德哉

十年十二月以戶部侍郎判戶部崔慎由為工

部尚書同平章事帝每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

一日令樞密宣旨於學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

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使王龜長馬公儒覆奏

鄴所判度支應罷否帝以為龜長等佑之即手

書慎由名付學士院仍云落判戶部事

臣祖禹曰堯舜疇咨四岳書堯典帝曰疇咨

四岳曰咨詢謀僉諧書大禹謨而後用人既以

為可則用之而不疑矣二使之請使去亦有

司之常職也何疑於蕭鄴而遽易之宣宗以

此為明防其群下知臣之道

前蕭何傳何對
呂后曰知臣莫

若其不然乎

十二年二月以崔慎由為東川節度使帝欲御
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
赦不可數帝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
下未建儲宮海內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
況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
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
臣祖禹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

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壯而彊勉

焉老而教訓焉身以俟死而已天下無異

道荀解故篇天有教人皆死而欲一己獨

不死者也執左道亂政者殺紀云故無迂

怪之士凡藥所以豈有服之而不死者哉

後世去聖寢遠競起由秦漢以

來乃有神僊服食死之說如秦始皇紀使

求仙人不死之藥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

道不明此其一端也

考之自太宗至於武宗惑於方士

唐本紀武宗躬受道

家之錄服藥以求長生王崇口方士云云趙

師真以術進德裕諫之帝曰召以語養生之術而餌藥以敗者六七君皆求長生而反

夫其天年

並注見上卷

亦可以為戒矣而宣宗又

敗以藥至以儲嗣為諱惡豈不蔽甚矣哉夫

心術不可不慎也一有所惑將無所不至不

足以語學矣而况可為聖賢乎

帝臨朝接對群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

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

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問

閫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得

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

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

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臣初禹曰古者臣進戒於君君申教其臣上

下交修

書說命高宗命傅說所以勤於德也

宣宗視輔相之臣禮貌雖恭而心防之如遇

胥史遇侍惟恐其欺也拘之以利祿憚之以

威嚴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
設施白敏中令狐綯之徒崇極將相持寵保
位二十餘年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功烈亦可
知矣

十三年六月初帝長子郾王溫無寵

郾音

居十

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欲以爲
嗣爲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帝餌醫官李玄伯
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

疽子

八月

疽甚宰相及朝臣皆不得見帝密以夔王屬樞

密使王龜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
之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玄皆帝平日所厚也
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
宗實爲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於宣化門外將
自銀臺門出左軍副使元實謂宗實曰聖人
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
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寤復入諸門已踵
故事增人守捉矣元實翼導宗實直至寢殿帝
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龜長等責以矯詔皆

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壬辰下詔立鄆王為皇太子權向當軍國政事當

並去仍更名淮更平聲收龜長公儒居方皆殺

之癸己宣遺制以令孤絢攝冢宰

臣祖禹曰古者受遺託孤語八可以託必求

天下之忠賢伊周伊尹相太甲周公聖人不

可及已漢武帝總攬英俊及其末年所得者

霍光金日磾而已前霍光傳上年老寵姬鈞

為嗣使書周公輔上察群臣惟任大重可屬社稷

萬光澤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諭前盡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其可謂難軍受遺詔輔少主日音密碑音低

也齊桓公定嗣於易牙故其國大亂史齊世

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五子各樹黨爭立相攻以故

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

左傳云杜預曰易牙既有宣宗不能早立太

子而以非次屬諸宦者至使元實挾正立長

以相屠滅自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皆出

於宦者之專命非人主使之也宣宗不懲其



禍而以委之蓋以宰相爲外臣宦者爲腹心
溺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爲明哉
帝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
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
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臣祖禹曰宣宗之治以察爲明

唐本紀贊宣宗精於聽斷

以察爲明無後仁恩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吝惜
爵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守而
不能治內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

上並

註然百吏奉法政治不擾海內安靖幾十五
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壞亂是以人思大中
之政爲不可及書曰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
明德恤祀書多若宣宗者豈不足爲賢君哉
右宣宗在位十四年崩年五十

懿宗

咸通七年十月高駢克交趾斬首三萬餘級南
詔遁去十一月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爲節度
使自李涿侵擾群蠻爲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

始平

臣祖禹曰戎狄自古迭為中國患由秦以來
 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
 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孟公孫丑天時
 不如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
 三者皆亡矣秦發閭左戌五嶺而陳項起秦
 遂以亡前陳勝吳廣傳秦二世元年秋發閭
左戌漢陽九百人勝廣皆為也長行
至新大澤鄉會天大兩道不通度已失期失
期法斬勝廣乃謀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
乃入據陳勝自立為王項謂項羽自立為西
楚霸王共攻秦閭左閭里門也言居在里門

左首一切發之五嶺大漢初呂后欲誅趙佗
 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漢初呂后欲誅趙佗
 士卒不能踰嶺軍史南越王趙佗傳言后遣將
士卒大度兵不能踰武帝擊越發兵江淮因
 橫慮者間運古黑牛武帝擊越發兵江淮因
 巴蜀罪人等放棄之同上元鼎五年使馳義
兵下拜柯江蓋不可以中國之師涉其地也
 咸會番禺咸會番禺
 遂滅南越以為九郡本紀元鼎六年春定越
山南之北九真日元帝卒罷珠崖前本紀初
珠崖南縣反博謀解臣賈捐之以光武遣
 馬援擊交趾最為有功然三年而後克士卒



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後馬接傳交

反畧嶺外卒余城便自立為王拜援伏波將

軍南擊交趾樓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

十八年軍至浪泊上與賊其難也如是唐太

宗欲討馮盎而用魏徵之策卒招懷之唐馮

貞觀初或告盎叛盎舉兵拒境太宗發江淮

甲辛將討之徵諱曰天下初定創業未復且

當懷之以德盎懼必自來帝乃遣韋叔諧喻

盎遣智載入侍帝曰明皇之末李宓敗於

雲南死者二十萬南蠻傳云南詔楊國忠

於大和城死而度自是以後南詔盛彊

至於懿宗陷安南國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

命唐南蠻傳咸通以來蠻始叛命再入安南

東師者過丰門天丁驍動十有五年賦輸不納

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黃巢之寇本

於徐方之餘南詔黃巢宗任相不明藩鎮屢叛

倡代橫行無連不詳唐遂以亡唐室之衰宦

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

而因以亡矣夫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

之亡蠻夷常為之資是以聖王不重外而輕

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而變生於內
以搖其本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既易
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高宗賢王鬼方小夷也
賢王伐小夷三年乃言用兵之難也唐自開
元至於咸通南鄙之師皆由邊臣貪利邀功
以啓羣蠻自我致寇大爲國患非高宗不得
已之伐也十年而克亦速矣哉

帝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
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

伊則興勅及千緡曲江昆明灞澹南宮北苑昭
應成世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
樂飲食帷帟亦帟音諸王立馬以備陪從每行幸
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臣祖禹曰國之將興其君未嘗不儉將亡未
嘗不侈也懿宗不德而暴天產窮人力其能
久有國乎

右懿宗在位十五年崩年四十一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二

僖宗

乾符二年帝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帝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帝每見常自備果食兩盤與帝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帝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帝籍兩市



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
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臣 祖禹曰唐自明皇肅宗以來尊寵宦者德

宗始委以禁兵唐宦者傳德宗懲艾濮賊以左

右神策軍分提禁 文宗以後天

子由其所立唐本贊唐自穆宗以來八世為

志在穆宗王守澄立文宗仇士良立武宗馬

元贊立宣宗王宗實立懿宗劉行深立僖宗

楊俊恭 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國之興

也未有不由親賢及衰也猶以小人取敗况

祖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甚者矣是以明

王必慎其所與恐開禍亂之原也若僖宗者

又何責焉

濮州賊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曹州衆

至數萬寬甸人黃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巢

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業善騎射喜任俠

年 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

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

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臣祖禹曰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
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書曰夏王
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書湯誓夏王率遏衆力
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
子滿曰時日害喪又曰降監商民用又讎歛書
子及汝皆亡又曰降監商民用又讎歛書
管子降監商民用又讎歛此桀紂之所以
亡也秦漢以下莫不皆然唐之季世政出閹
尹不惟賦歛割剝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
有私鹽之盜商賈之事行曰商賈皆官爲
之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也

以明元年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
而帝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攷專
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帝大怒
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臣祖禹曰昔比干立於紂之朝三孤之位三孤
任少師少傅不可以視天下之亂而不言也王
子之親不可以待宗廟之亡而不救也史周
紂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以死爭是
是以諫而死之唐之季世人主蒙弱閹尹

擅朝四海橫流不可止救賢者遯世不居其位可也諫而死職則忠矣其未得爲仁乎

十二月黃巢入長安縱兵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尤憎官吏得之者皆殺之

臣祖禹曰楊雄有言曰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楊雄云先王患德之不達於下也故舉仁賢而任之上有惠澤下吏猶或不能究宣而况君爲聚斂刻急之政則其臣阿意希旨必有甚者矣孟勝文公

必有甚焉者矣故秦之末郡縣皆殺其守令而叛

怨疾之久也唐之盜賊尤憎官吏亦若秦而

已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洞酌詩豈弟

母注云豈弟樂而易也夫爲吏而使民愛之如父母則

其愛君可知矣苟使民疾吏如寇讎則其君豈得不危亡乎

中和元年帝在成都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

下事待外殊踈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爲治

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

體去冬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
碎于賊獨北司得全今朝臣至者皆冒重險出
百死者也所宜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頭軍作
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自守不
召宰相不謀群臣求入不得請對不許且天下
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
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
信南司未必盡無用安有天子與宰相了無關
涉朝臣皆棄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

及尸祿之士得以安安已事誠不足諫而來
冀可迫也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
司戶遣人沈於墓願津墓音麻聞者氣塞而不敢
言

臣祖禹曰自古大亂之世亦必有忠義之臣
僖宗播越幾於亡矣幾音機也而諫爭之職猶

有人焉蓋天下未嘗無賢惟其君不能用也

唐之將亡雖有忠賢亦末如之何矣昭圖豈
不知言發而禍應哉特出於忠義憤激而不

能已耳夫明主導天下而使之言其賢者樂

告以善道干旄詩衛文公臣子多好故國家

可得而治也記中庸天下國也苟上下否隔易否

卦上下不可告語使人之言者出於憤激之

氣則其國豈不殆哉

二年六月羅渾擎等反捕盜使楊行遷等與之

戰不利求益兵府中兵盡陳敬瑄悉搜倉庫門

反之卒以給之是月大戰於乾谿官軍大敗行

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為俘送府俘音日

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及

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

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

臣祖禹曰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

德烈於猛火書胤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

從自古以來將非其人而兵無紀律者多

殺戮平民以為俘馘而上不知之其為暴甚

於寇盜何則民知防寇盜而不虞王師也也

先王以用兵為戒豈非以所害者多歟

四年五月李克用破黃巢還至汴州館於上源驛朱全忠與之宴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總城得出引兵還晉陽上表自陳為全忠所圖將佐以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嫉能陰狡禍賊音異日必為國患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率音下道音討之不用度支糧餉音帝累遣楊從恭等

諭旨稱吾深知卿寬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歸歸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能為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唯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

臣祖禹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

暗被各失詩辨是非枉直錯曰辨直使人各

當其所音物各安其分而不相陵暴也去

音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輒欲殺之

善夷之人不敢專矣復歸而赴訴於朝廷是

諸侯猶有專王室之心也為天子者宜詰其
孰是孰非直者佑之不直者黜之使征伐號
令出於天子則誅一鎮而天下莫敢不從也
僖宗則不然知其直者而不恤置其不直者
而不問是猶一郡一縣之長不能聽訟而使
民以其強弱自相勝也不惟全忠無所忌憚
而克用心亦不服敵兩存之乃兩棄之自是
以後藩鎮擅相攻伐不復稟命以天子不足
許也唐之政令不行於藩鎮實自此始後雖

德宗為弭兵可得乎書曰有罪無罪予曷敢

有越厥志

書秦

刑罰者所以為天討也

書皋陶謨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王者之於天下懲勸

前賈誼勸

善刑惡可不明哉

光啓元年六月乙巳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為陛
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
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

奇駱

復懷西顧之討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
令攷之黨言於帝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

猜忿庚戌貶濟萬州司戶尋賜死

臣祖禹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故侯昌業孟

昭圖常濟皆以諫而死自是以後無敢言者

唐亡之兆亦以著矣何必天變彗孛之為妖

乎夫忠臣欲救社稷之危人君不惟棄

其言而又戮其身不祥莫大焉則不祥莫大

焉此其國所以為墟也

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其地鐵置官榷之中

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之曰令孜奏復

制令孜自無兩河榷鹽使收其利以贍軍

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

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鎮有不附己者覘輒

圖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重榮待之甚厚而

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責

其無禮監軍為講解僅得脫去匡祐歸以告令

孜勸圖之令孜乃徙重榮為秦寧節度使以王

處存為河中節度使重榮累表論令孜離間君

臣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

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重榮求於李克用
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攻昌符亦陰附全
忠克川乃上言請討二鎮十二月戰於沙苑攻
昌符大敗克用逼京城帝幸鳳翔明年令孜劫
帝幸興元

臣祖禹曰僖宗播遷兩京陷賊皆令孜之為
也其養子傲狠於河中而重榮克用背叛再
幸興元不去其本禍難不已難去書曰怨不
在大考亦在怨不在豈不信哉

文德元年三月壬寅帝疾大漸皇弟吉王保昌
而賢群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
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太弟監軍國事

臣祖禹曰懿宗之崩中官廢長而立幼長切

下遂傾唐室僖宗疾革楊復恭亦如之大抵
宦者利於幼弱欲專威權以長而立則已無

功故必有所廢置謂之定策唐楊復恭傳按

考乃發正上復恭書曰吾披荆榛立天子既得
位乃發定策國老素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
子也又見下夫立君以為天下而宦者以私

一已既以援立爲功未有不亂國家者也
右僖宗在位十六年崩年二十七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二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三

昭宗上

大順元年四月赫連鐸李匡威請討李克用朱
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爲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
汴滑孟三軍與河朔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
臣爲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
附田令致而薄復恭復恭再用事深恨之帝知
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爲已任
每自比謝安表度克用之討黃巢也河中也濬

為都統判官克用遣其為人聞其作相相去私
謂諸使曰使去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
之士也主上棄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
是人也從濬聞而銜之帝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
此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疆臣此
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帝問以當今所急對曰
莫若彊兵以服天下帝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
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帝命三省御史臺
四品以上議之以為不可者什六七杜讓能劉

崇望亦以為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濟楊復恭乃
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為也今兩河藩鎮共
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
可平孔緯曰濬言是也帝曰克用有興復大功
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
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帝以二
相言叶僂從之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
以濬為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
孫揆副之八月揆為克用將李存孝所擒克用

鋸殺之十月禁軍自潰張濬戰又敗克用上表
訟寃制以孔緯為荆南節度使濬為岳鄂觀察
使再貶緯均州刺史悉復李克用官爵使歸晉
陽明年二月加克用守中書令再貶濬繡州司
戶

臣祖禹曰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苟無大
害於天下猶將十世宥也見上卷注朱全忠欲殺
之而朝廷不詰全忠與諸鎮一請討克用則
遽從之蓋以克用出於蕃夷而陵蔑之耳然

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誅則無以為國故夫
昭宗所以失政而海內愈亂者由張濬為此
役也唐之將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秦和
扁鵲救之秦和扁鵲古未必能起也而庸醫
妄藥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不攻豈不速其

死乎

乾寧元年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楊復恭楊
守信帥其機黨犯圍將起自商山奔河東至乾
元遇華州兵獲之八月韓建獻於闕下斬於獨

柳李茂貞獻後恭與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
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累訓兵勿貢獻吾
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
此費心門生天子

臣祖禹曰惟君子可以有功小人不可以有
功也君子有功而不伐易繫辭子曰勞而不
也小人有功而益驕先王戒小人勿用者以
其不可立功也易既濟高宗伐鬼方無功
猶不可長也况其有功何以堪之故小人而

有非常之功者國之不幸也復恭刑臣宣人而故

臣曰刑至與天子為敵昭宗親戰用大師而後
克之其言不臣如此由其恃援立之功故也
豈不足為永戒哉

三年七月李茂貞犯京師帝將幸太原韓建請
幸華州帝從之茂貞入長安宮室市肆燔燒俱
盡帝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
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帝
以為然八月以朴為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朴

為人庸鄙迂僻無他長制出中外大驚

臣祖禹曰國之將亡如大厦之將顛扶其東而西傾支其南而北壞况所以扶而支之者非其任哉

四年帝在華州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三亂昔漢文帝即位未幾平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為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盛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

廷社稷始為姦臣賣弄終為賊臣所有也帝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

臣祖禹曰昭宗之在華州唐室日趨於亡當

求賢如不及聽言如在己班彪王命論見善

已社稷宗廟未可冀也而斥逐言責之臣孟

孫母有言責者杜絕諫爭之路唐李林甫傳

是自蔽耳目長姦諛也終於顛墜厥緒誠不

知君道哉

光化三年初崔胤與帝密謀盡誅宦者及宋道

弼景務脩死宦者益懼帝自華州還忽忽不樂
音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中尉劉
季述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謀廢立
惟音十一月帝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
數人明日辰巳官門不開季述率禁兵千人破
門而入問得其狀謂崔胤曰主上所爲如此豈
可理天下庚寅季述陳兵殿廷召集百官使書
奏請太子監國胤等不敢違帝在乞巧樓季述
仲先與宣武進奏官程巖等帥兵入將士大呼

至思政殿逢人輒殺帝見兵入驚墮牀下起將
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皇后趨至拜曰軍容勿
驚官家有事惟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曰願奉
太子監國陛下保順東宮帝曰昨與卿曹樂飲
不覺太過何至於是后曰官家趣依軍容語官
官扶帝與后同輦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搨畫地
數帝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
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李師虔將
兵圍宍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帝

求錢帛皆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矯詔太子監國又矯詔太子嗣位以帝爲太上皇十二月季述遣養子希度詣朱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李振勸全忠討季述全忠乃囚希度遣振如京師崔胤密遣人說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誅季述等德昭乃與董彥弼周承誨謀伏兵誅之

天復元年正月乙酉朔德昭斬王仲先崔胤迎帝御長樂門樓率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

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爲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以韓全誨張彥弘爲左右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

臣祖禹曰劉季述劫太子而幽帝宦者皆預

謀昭宗不能因天下離疾之心窮治逆黨以清宮闈奪其兵柄歸之將相將相並而以亂

易亂復任宦者旣赦而不問又稍以法誅之至使反側不安外結藩鎮以致劫遷之禍由除惡不絕其本而大信不立故也昔陽虎作

亂於魯囚季桓子劫其國君春秋書曰盜竊
寶玉大弓若季述等家臣賤人不得曰廢立
爲唐史者宜書曰盜則名實正矣

六月崔胤請帝盡誅宦官宦官屬耳頗聞之韓
全誨等涕泣求哀於帝帝乃令胤百事密封疏
以開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官
中陰令詞察其事盡得胤密謀全誨等大懼每
宴聚流涕相訣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時胤領
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誼譁訴胤減損冬衣帝

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
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帝幸東都茂貞欲帝
幸鳳翔胤知謀泄急遺朱全忠書稱被詔令全
忠以兵迎車駕且言上反正公之力而鳳翔入
朝引功自歸今不速至必成罪豈唯功爲他人
所有且見征討全忠得書十月舉兵發大梁全
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
竄山谷百官皆不入朝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陳
兵殿前奏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

洛陽求傳禪音臣等請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
帝不許伏劔登乞巧樓全誨等急即火其下帝
降樓乃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
聲不絕全誨等遂火宮城壬戌車駕至鳳翔二
年六月全忠敗李茂貞之師于虢縣之北進軍
攻鳳翔九月全忠圍鳳翔十月茂貞出兵擊之
又敗還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是冬大
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卧未死肉
已爲人所鬻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錢

五百茂貞儲待亦竭以犬彘供御膳帝鬻御衣
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潰松栉以飼御馬
十二月帝召李茂貞等食議與朱全忠和帝曰
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
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已竭
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帝曰速當和解耳
二年正月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奉
車駕還京帝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
誨等斬之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爲左右軍中尉

王知古楊虔朗爲樞密使是夕又斬李繼筠等
十六人遣使囊全誨等首以示全忠時鳳翔所
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使京兆捕九十人甲
子帝幸全忠營己巳入長安庚午崔胤奏誅宦
官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於
內侍省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者
詔所在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
灑掃帝愍可範等咸無罪爲哀祭之自是宦官
詔命皆以官人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

以崔胤兵六軍十二衛

臣祖禹曰崔裔本與韓全誨爭權因昭宗懲
幽辱之禍謀盡誅中官故全誨黨李茂貞而
裔結朱全忠各倚彊藩以爲外援而岐汴亦
憑宦官宰相內爲城社以制朝廷故裔召全
忠以兵入朝而全誨劫帝西幸唐室之亡由
南北司相吞滅而人主受其禍豈不爲將來
之木鑿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四

昭宗下

天祐元年正月全忠殺崔胤將劫帝遷都引兵屯河中丁巳帝御延喜樓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帝遷都洛陽帝未及下樓宰相裴樞以得全忠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繼屬月餘不絕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爲御營使

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甲子帝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帝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乙亥帝至陝全忠自河中來朝帝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帝遣間使以御札告難于王建建使王宗祐將兵會岐

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三月帝復遣間使以綰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爲全忠所幽閉詔勅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通矣四月全忠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帝屢遣官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帝徘徊俟變怒甚謂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使宗祐發來閏月丁酉車駕發陝癸卯帝憇於穀水自離亂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

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帝而東全忠猶忌
之為設食於幄盡縊殺之預選二百餘人大小
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帝初不覺累日乃
寤自是帝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甲
辰車駕至洛陽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
終日沉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蔣玄暉伺察帝
動靜皆知之帝從容問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
全忠何故堅欲殺之玄暉曰中書省中書省
具以語全忠全忠曰臣等時茂貞等移檄往

來皆以興復為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英
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李振
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圖之八月壬
寅帝在椒殿玄暉邀龍武牙官史太等夜叩宮
門言軍前之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
也兵曰急奏何以兵為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
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
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而弑之漸榮
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乃求哀於

玄暉乃釋之癸卯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
執連宜立暉王祚為皇太子更名祝監軍國事
又矯皇命令太子柩前即位宮中恐懼不敢出
聲哭丙午昭宣帝即位年十三

臣祖禹曰昔周之興也以諸侯歸之其亡也

以諸侯叛之事主以後周室微弱政令不行

以周室衰微諸侯時時奔奔楚秦晉始大攻

由方歷數百年而不亡者亦以諸侯持之也

唐之亂以藩鎮及其末也藩鎮割裂疆土皆

盡而唐室遂亡僖昭之時惟李克用最為有

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王室可倚以為

藩扞使太原之勢常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

唐僖宗紀光啓元年十一月河東節度使李

克用叛張濬傳時朱全忠請舉兵誅李克用

帝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寧皆侍

太原指非所有藩國爭討之斷兩淮勢帝曰

平泉克用功第一人爭危伐之天下其謂我

何孔緯曰濬言為世之利陛下所願一時事

濬帝乃決出師討濬為河東招討使克用上

帝始則張濬覆車於平而唐以其戎狄之人

增李克用改色之勢而唐以其戎狄之人

疑而不信外而不親有震上之勢而無朝廷

之助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彊吞噬諸鎮
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不忠
豈有不亡者乎

右昭宗在位十七年為朱全忠所弒年三十八

昭宣帝

天祐二年三月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政事初
柳璨及第不四年為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
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
遠孤損皆朝廷所望意輕之璨以為憾和王

傳張廷範本優人全忠欲以為太常卿樞以為
太常卿當以清流為之廷範以梁客將不可乃
曰廷範勲臣自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
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怒璨因此并遠損譖於
全忠故三人皆罷五月乙丑彗星竟天占者曰
若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柳璨因疏其素所不
信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宜
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
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

為然乃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為刺史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皆為司戶其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達於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皆指以為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為之一空辛巳再貶樞損遠為瀧瓊白州司戶六月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臣祖禹曰白馬之為至公悲之歐陽脩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並見言行錄臣以為不

然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篡奪之勢已成人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其黨被其薦引以為宰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宴安於寵祿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旨已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弑殞而唐遂亡

由此觀之樞爲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
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弒與流品不
分孰急樞不惜長安以與全忠乃惜一卿不
與廷範不恤國亡君弒而恤流品之不分其
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爲社稷
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弒其
君父旣從之矣以爲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
不與未必拂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
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

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爲此小事也猶不從
已其肯聽已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
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爲唐輕重乃全忠
疑之過也鄉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
遷端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
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爲此而惜一卿不
死於昭宗之弒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
豈能爲國慮乎迹其附會全忠以爲相聲進
不由其道矣蓋勝文公道乃欲上不失賊臣

之意下不失士大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孟雖然自古如此而死者多矣貪躁之士亦可少戒哉

十二月王殷趙殷衡嫉蔣玄暉之權寵欲得其處譖玄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為誓欲興復唐室全忠信之斬玄暉焚其尸令殷殷衡弒太后追廢為庶人斬璨於上東門懷延範於都市

臣祖禹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

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離三代以後

有不仁而得天下者焉朱全忠之篡唐以

逆取之以暴虐守之雖為天子數年不免其

身子孫殄戮靡有遺類是以一身易一族之

富貴也五代之際起匹夫而為天子或五六

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皆宗族夷滅世絕不

記如平末温二主為後唐滅晉石晉唐二主

亂臣賊子曾莫懲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

影響書大為豈不信哉

三年正月天雄節度使羅紹威與朱全忠密謀帥兵攻牙軍闔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全忠引兵入魏州自是魏兵衰弱紹威悔之

臣祖禹曰昔商民化紂之惡周公遷之於洛

邑既歷三紀而其風未殄書畢命惟周公左

豈殷頑民遷於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

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于一人以寧商

俗靡靡利口惟賢餘以累聖人之治猶如此

風未殄公其念哉 甚矣汚俗之難變也自天寶以去 其人安於特

號燕趙魏不為唐有燕平聲 其人安於特

不復知有君臣聲教之所不及唐蠻夷傳荒

不政刑之所不加歷十五世然後殲夷殄滅

靡有遺類而其俗猶不及改也其後梁之亡

也始於魏莊宗之亡也亦始於魏其得之也

以魏其失之也以魏由其習亂之久故易動

也而燕人至於晉氏遂淪於左衽左衽俗豈

非諸夏之禮其亡有漸乎趙居二寇之間或

逆或順不若燕魏之甚也故其禍有淺深論

者或謂紹威謀牙軍以弱魏而全忠無後顧



之慮因以篡唐夫唐與魏離亦久矣牙軍適足亂魏以拒朝廷而已其能為唐室輕重豈其然乎

四年三月帝禪位於梁音以楊涉為押傳國使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蓋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不寧者數日

臣祖為曰自古易姓之際必有伏節死義之

臣忠於本朝故賊臣憚焉唐之亡也其害於朝者皆小人也故以綬璽與人而不以為不可勸進賊庭而不以為羞惟凝式一有言而其父大駭以為狂惑不祥之人矣豈其賢人君子遺世之亂而隱伏不見歟抑其累世之君不能養其風俗而無禮義庶耻之習歟前賈誼傳禮義庶耻是謂四鄰何三百年之天下唐二百年九大年數而無一忠義之士扶持之也人君豈可

不養士之廉耻以重其國哉

右昭宣帝在位四年禪位于梁梁封帝為濟陰王明年為所弒年十七

臣祖禹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公孫丑以力假仁者之則亡故凡有德則興無德則廢君人者勤於德以待天下之歸而已至於後世有天下者其德不足而以勢力劫持之天下之人非心服也力不能勝也孟公孫丑以力假仁者非心服也力不能勝也

故天下易離然而漢唐之有天下也除其暴亂而待之以寬善微子之命撫民人心悅而從之故其享天下皆長久雖不足以及三代亦其次也魏之代漢非由積德故天下不服分而為三蜀魏數十年而亡若朱全忠之篡唐又不足以及曹氏直為盜賊而已矣言之可醜醜有可道也言之可醜也豈足道哉然唐之所以亡不可不戒亂臣賊子不可不懲也臣故舉其大畧而著之

右唐起高祖武德元年終昭宣帝天祐四年凡十四世二十帝二百九十年

臣祖禹曰唐自高祖取隋五年而四方底平九年而太宗立正觀之治幾於三代然一傳而有武氏之篡國日淺朝命中絕二十餘年

高宗崩武后稱制號天皇后高宗贊武氏之亂唐之宗黨弒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之八九以大宗之治遺德餘烈中睿享國日淺

朝廷濁亂明皇以兵取而後得之睿宗禪讓自去為皇太子月十七日臨淄郡王隆基率萬騎兵誅岸

開元之治幾於正觀而終之以天寶大亂唐

室遂微本紀天寶十五載六月己亥祿山肅宗

以後無稱者惟憲宗元和之政號為中興和元

憲宗五年號凡唐之世治日如此其少亂日如

彼其多也昔三代之君莫不脩身齊家以正

天下欲記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

難偏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偏迫也音

此其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

其治安之久者不過數十年或變生於內或

亂作於外未有內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楊

雄曰前漢楊雄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

德不形唐室之亂極於五代而天祚有宋

太祖皇帝順天人心兵不血刃市不易肆而

天下定神武所臨海外有截詩高繼以

太宗文治記祭義文

四宗守成百有餘年太平君鷺詩太平之維三

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其取之也雖無

以遠過於前代其守之也則不愧於三王內

則家道正而人倫明易家人卦夫夫婦婦而

孟勝文公人其養民也仁其奉己也儉德澤

從厚刑罰從薄外則縣之政聽於令郡之政

聽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

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藩鎮無擅兵之勢郡

縣無專殺之威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及也

故無大臣之誅施及群生前董仲舒武帝制

及方及方功利無窮較之唐世我朝為優夫唐

事已如彼

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則今當何監不在唐乎今當何法不在

祖宗乎夫惟取監於唐取法於

祖宗則永世保民之道也書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宋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十四